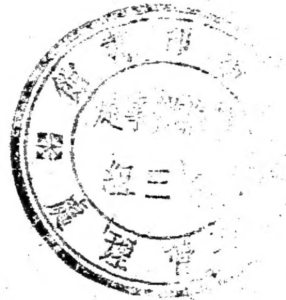


夜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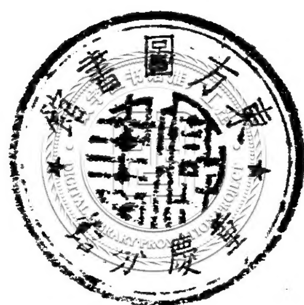
王平陵著





時代文藝叢書

商務印書館印行



大時代文藝叢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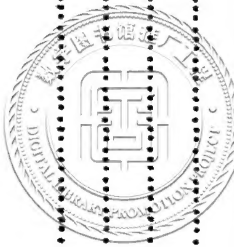
夜奔

王平陵著



商務印書館印行

目次



夜奔

下月十五號

微雨迷濛中，江海關擠滿急等渡江的人。

早上，天剛有點亮，陳廣漢就從床上滾下來，草草洗過臉，攜帶一柄破雨蓋，拖一雙舊得不堪的皮鞋，走出難民收容所。在途中，一滑一步，趕到江海關，他希望搭到第一班的輪渡，過江拜訪一位最得發的同鄉，此刻正在省府擔任文書科科長的黃浩生。

他一到漢口，就打聽黃浩生的消息，經過多少曲折，好容易才知道他住在武昌張之洞路，他在省府辦公的地點和時間，也調查得很清楚了。陳廣漢為了專誠拜訪，已一連渡過五次江，但從沒有遇着過一次。他根據省府門房那裏得來的確報，證明他並不是故意規避落難的朋友，而是因為忙，的確是因為忙。「忙是好的，越顯得忙，越表示他有辦法，而自己才有出路呢！」他這樣想。他在五次徒勞的拜訪中，曾經有一次順便爬上黃鶴樓，閒來無事，看看樓頭的景色，煙霧蒼茫間，覺得隔江的漢口與漢陽，真是雄壯，龜山、蛇山遙遙對峙，是長江的天然封鎖線。敵人即能毀滅他的故鄉，佔領首都南京，但要沿江西上，破壞大武漢的屏障，終是

千難萬難。在武漢多住幾個月，應該是毫無問題的了。現在全國的精華都集中在武漢，武漢已是全國抗戰的中心，人找機會，機會也在找人；如果沒有更好的幸運誘惑他離開武漢，他的自知之明在作證，憑他這樣出色的人才，某某大學的教育系學生，曾任縣立中學的校長，總算是大時代一塊有用的材料，無論如何不至於排斥在大時代的圈外的。雖然，此刻仍流落在難民收容所；但正因爲初到這裏，人和地都不熟悉，時間上的遲早問題，除了勉強忍耐之外，又有什麼更好的方法呢！所以，他並不像別人似地叫苦連天，而常是逆來順受，自得其樂的。

那一次，他獨自沿着黃鶴樓的週圍，兜一個圈子，覺得黃鶴樓不過虛有其名，祇有一座陳友諒的古墓，面對大江，並有饒漢祥的碑文足資瀏覽以外，其餘就同蘇州的玄妙觀，上海的城隍廟一樣，隨處都是擺着占卜休咎的拆字攤，而求神問鬼的煙火氣，更混合了江上浮起的薄霧，籠罩着整個的蛇山。歷史告訴他，這裏是赤壁周郎大破曹魏的勝地，在黃鶴樓上又流傳着英雄與美人的豔跡；可是，因爲俗不可耐的緣故，絕對引不起他的詩興，發動「悠然懷古」的情緒來。

他轉一個灣，看見賽半仙招徠生意的商標，扣在路旁矮樹上，迎風招颭，上面寫着：推論過去，判斷現在，預測將來。他被這誇張的商標所激動，頗有躍躍欲試的樣子；同時，包圍了賽半仙的一羣，並非俗客，都是聲稱破除迷信，自命爲極端科學化的男女青年們，因此，他也就拚命擠上去，伸出手來，捻了兩個紙捲，擲在賽半仙的面前。

「你問什麼事？」賽半仙確有把握似地問。

陳廣漢看一看逼近身旁的那些漂亮的人們，覺得在他們的面部上並沒有鄙視的表情，便囁嚅地說：「我問問將來的出路。」

賽半仙點點頭，用力皺起額皮，裝做煞費考慮似的，然後把字體拆開，根據天干地支，畫了許多連他自己也無法瞭解的符號，他慢慢放下筆桿，眼睛注視陳廣漢的臉，一會兒，微微笑着說：「恭喜你，老兄！交運了！你要遇見貴人。」

「是嗎？還有多少時候呢？」陳廣漢問着，將信將疑似地。

賽半仙屈着指，默默計算了一會：「快了！快了！至遲不出下月十五號。」他毫不猶豫地回答。

這在陳廣漢是逃難中的一個奇蹟，他不會忘記這一個奇蹟，正像打了勝仗的軍事家不會忘記自己的記功碑一樣。眞的，沒有多天，就從黃浩生那裏寄來一封信——是約期面談的信。他捧着信，歡喜得要流下感激的熱淚。

本來，收容所的規矩，出入都有定時，如果要外出，非得着管理員的許可，所長的核准，就算是觸犯禁條而有被開革的危險的。但陳廣漢全不顧慮這些了，他捧着黃浩生的信，彷彿在幽暗的地獄裏忽然打開透光的窗眼，希望之神，似乎在大江的彼岸，和顏悅色地向他招手。他深信機運已到，就是觸犯禁條，正無待他們的開革，他自己也巴不得趕早離開呢！

那一天，天方微明，他就懷抱一顆希望的心，愉快地走出收容所的大門。

在路上，在輪渡中，他在研究黃浩生與他過去的關係。給他想到三個理由，證明黃浩生決不能袖手旁觀的：第一，彼此是幼年時代的老同學；第二，黃浩生的表兄就是他岳母的乾兒子；第三，當他衣錦還鄉時，他首先自列於鄉黨親朋之誼，設席歡迎於悅賓樓酒家。因爲這三個理由，他覺得事無論大小，薪不問多寡，總得是有百分之百的把握的；何況，此番並不是自己的求見，而是他約期面談的呢！

他興奮地跑到黃浩生的家，大門還緊緊地合攏着。他輕輕敲門，屋子裏似乎有人在行動，他又重重地敲了一下。

「誰呀！」那個人高聲呼喊着，隨即移動快速的脚步，走近門旁。

「喂！請開門！請開門！」他在急迫地請求。

門開了，他看見是黃浩生自己。很高興地說：「浩生兄！是你。你起來這麼早。」

黃浩生表示極願意接待的樣子，堆着一臉的笑，引他到客廳裏坐；並略露一種招待不週的侷促之感，默然地說：「久違了，想不到你會來得這麼早，連老媽子都沒有起身呢！不能好好招待你，很抱歉！」

「唉！你我既是鄉親，又是老同學，不必客氣了。你每天都很忙，我連來過五次，不會會到你；所以，我故意早些渡江來，希望暢快地談完了我們所要談的話，不至於妨礙你的工

作。」

「那好極了！前幾次你到舍下來，我卻巧遇着不能不辦的事，不能不參加的會議，讓你屢次撲空，眞是遺憾之至！」

隨後，他們談及家鄉的瑣事，把從滬戰發動起，一直到國軍撤退淞、滬，故鄉變成淪陷區域以後的種種情形，彼此一問一答，經過相當的時間。黃浩生聽到日寇的暴行，非常痛心，對於故鄉大有今非昔比之感。陳廣漢因想起舊事，親切地說：「我們從前在一塊讀過書的小學，已經燬了；就是前年你回來時，我曾經請你喝過酒的悅賓樓，此刻也片瓦無存呢！」

「可恨的日本鬼！」黃浩生應和了一句。

陳廣漢不想把舊事重提了，他所以說起悅賓樓和從前住過的學校，是要觸動黃浩生的回想，使他眷戀舊交，立刻使自己有一個安身立命之所的。但黃浩生並沒有在這一方面，多多考慮，他不過想知道一些家鄉的事，函約陳廣漢來談談而已。

「你此刻住在那裏？工作呢？」黃浩生不經意地問。

陳廣漢連忙嘆一口氣，「唉！」繼續說：「不要提起工作了，我到漢口，除了你，一個熟人也沒有。住客棧，那裏有這許多錢，我不能露宿在街路上。老兄！說起來實在慚愧，也眞是丟你的臉，我此刻還流落在漢口難民收容所裏呢！」

黃浩生霎霎眼，緊閉嘴唇，表示毫無辦法的樣子。停一會，立刻從扣袋裏摸出一張五元的

法幣，捏在他手心裏，極端同情似的說：「你先拿去用吧！本來要請你吃飯的，國難必須節約，大家省些，就算是接風了。」他把理由斷續而曲折地說出了以後，仍坐到原來的位置上，料過頭，沒精打彩地翻閱隔夜的報紙。

顧廣漢猜不透他的用意，對於他的盛情，實在是受之有愧，卻之不恭的。想了又想，依舊把那張法幣還給黃浩生，帶着抖抖地說：「浩生兄！零用錢我有，在收容所裏，一天兩頓，茶水供給，用錢極少，這個，請你收回去，需要的時候，再說吧！」

「老兄！你罵人了，我也知道是拿不出手的。」黃浩生怫然地說着，站起來，推開他的手。他祇得把那張法幣暫時保存着。

顧廣漢從幻念裏閃着的靈機，立刻明亮起來，他已看出這對於自己的出路，是一個嚴重的打擊。黃浩生那麼忍痛地犧牲一張五元的法幣，是要結束一件不能不敷衍的情義，堵塞自己的嘴，使自己不好意思再對他有任何的需索。「黃浩生究竟在官場中混得久，經驗宏富，手段敏捷，酷辣而漂亮。」他暗暗地佩服。

黃浩生決不再提及關於故鄉的種種，打開顧廣漢的話箱了，他手捫着嘴，抬頭望望屋頂的天花板，好像在窮思什麼似的。

顧廣漢還想從故鄉說起，拍到自己流落在武漢的及身問題，探詢一個徹底的，可是，如同打電話一樣，那邊的聽筒已經掛上，話線早就隔斷，他也未便再獃在那裏，祇好向黃浩生告別

了。

他在回來的途中，覺得自己所要說的話，始終沒有透露的機會；所說的，都是不必說的廢話；但那些廢話，像與黃浩生異常有益；而當他一提到自己的問題時，黃浩生便立刻愁皺眉尖，好像比自己還要痛苦。

他重回到難民收容所。剛走進門，就看見許多難友，男的，女的，都向天井裏集中。他發現同路逃來的李茂生打他的身旁走過去，隨手扯一扯他的衣袖，李茂生回頭問：「你從那裏來？」

陳廣漢並沒有答覆，立即回問李茂生：「什麼事？什麼事？」

「所長訓話。」李茂生輕聲地回答。

「見他媽的鬼！一個做生意的市儈，有資格對誰訓話！」陳廣漢憤憤地罵出來。

「沒有辦法啊！他是本區公安局局長的叔父呢！」他又低着聲音說。

陳廣漢也祇得走到天井裏，插入難民羣中恭聆所長的訓話。

所長走上講台，初初是打着禮儀的招呼，在他肥胖得有點浮腫的面龐上，裝着親暱的樣子，寒暄地扯，不三不四地說了一大堆，不知說些什麼；以後便對於難民不遵守所規這一點，着實地罵了一陣，立刻就把陳廣漢的不請假，開了門走出去，當作一個例，鄭重地告誡，如有類似這樣的事件，再度發生，「那麼」，他把語氣頓一頓，蓄一下勢，大着聲音說：「就祇有

請他滾蛋，不准他再吃收容所裏的飯。」

許多無路可走的難民，都憂慮自己的將來，有那麼一天，男女老小一大羣，無處謀生，活活地餓死。都瞪開惶悚的眼睛，哭號着聲音說：「所長！誰不遵守所規，就開除他，不能連累我們，我們沒有犯法。」

「是了！你們沒有犯法，與你們無干。」所長還用慈勉的神氣，繼續說。

大家的視線，都集中在陳廣漢身上，他同被擧發的罪犯樣，面紅耳赤，心驚胆顫，一刻都站立不住。他很想理直氣壯地說出一番理由來，聲明就算違背一次所規，也不應該當衆侮辱，毀壞他的名譽。他並想向大家公開表白自己的來歷，是縣立中學的校長，某某大學的學士。像他這樣的人，也和大家混在一起，吃一口難民飯，在自己是損失，在國家是少一個人抗戰，責任不在他自己。但他又覺得那個名義上是所長，實際上不過依仗自己的姪兒是分公安局的局長，他不懂什麼，祇知道金錢和勢力；自己既來到收容所，就同一般的難民毫沒有區別，正同難民吃的飯，都是一湯一菜，絕對分不出高低是一樣。你如果有神通，那麼，很顯然的，你就不至於流落在收容所。實在說起來，就是一個退位的皇帝，在這種人眼光裏，還是他自己的姪兒——一個現任的分公安局局長更能發生實際的價值的。陳廣漢根據這種種，認定在眼前還是以勉強忍受爲上策，萬一站出來說話，因爲自視過高，先存着鄙視他的心，言語不加檢點，露出蘊藏在心頭的老實話；那麼，權在他手裏，他就會當衆斥責你藐視所長的尊嚴，也算是犯了

侮辱官長的罪，立即掛出似通非通的條告，把你趕出去。當然，自己決不至於因開革而餓死，不過在人家面前，是多麼難堪的一件事。萬一把這消息流傳出去，社會不明底細，總是同情於權威者的施行權威，常常是合法的；對於自己今後的活動，直接間接就是一種不大不小的障礙。

「唉！算了吧！還是忍耐些好。」他低下頭來，悶悶地自語。

陳廣漢聽完了訓，跟隨許多難友，回歸四五個人同擠在一起的狹小得像鴿子籠似的屋間。隔一會，李茂生也闖進來了，他笑着說：「老兄是教訓人家的人，現在逼着你受人家的教訓了。」

「而且並不是受人的教訓，是吃鬼的氣」。陳廣漢作爲站在客觀的立場，補說了一句。

全房間的人都瘋狂地笑起來。

大家便坐下來，隨便談談逃難的經過。他們在難中所遭遇的一切，好像電影的脚本一樣，先是平鋪直敘，再是穿插，過場，最後的情節，都是出人意外的最高峯，彷彿每個人都應該死過幾次而仍能在千鈞萬險中活出來似地；所以，他們對於自己的刼後餘生，都非常寶重，多數的主張，寧可瞎開眼睛吃氣，決不願抱緊肚皮餓死。祇有陳廣漢的主張與他們絕對不一樣。他認爲在抗戰的中國，像他們這些身強力壯，各有專長的人，不應該閒居在收容所裏，諸事不做，坐耗國家的食糧。就算是找不到機會；但是，國家應該創造機會，自己也應該創造機會。

比如到後方去開墾，畜牧，到前線去挖戰壕，運子彈……都是有益於抗戰的職業，也是大家義不容辭的責任。他便根據這些理由，慷慨激昂地說：「有志氣的人，一定要滾出難民收容所。」

這些話，有的表示深切的同情；多數以為是無補於事實的高調。李茂生含譏帶嘲地說：「喂！我們的陳校長！請你不要以教訓學生的神氣，來教訓我們罷！並且，我以難民一份子的資格，向你請求，希望你不要把所長那裏吃來的寃氣，在我們身上找發洩。」

他說着，一陣哄堂的大笑。陳賡漢怪難為情似地漲紅了面孔，一句話都回不出來。這使同情於他的人，看得不服氣，便帶有一種俠義的氣概，刺激李茂生：「李大哥決不肯離開收容所的，我知道。」

「為什麼？」有人問。

「每天有一位十七八歲的小姑娘，隔着一層薄薄的木板，唱小調兒給他聽，怎肯離開這裏呢！」那個人笑嘻嘻地回答。

「嘖！原來如此，李大哥逃難中還有豔遇。」大家齊聲附和，並且，定要他報告那位小姑娘姓什麼，叫什麼，唱些什麼小調兒，除唱小調之外，還有些什麼鬼花樣。

「你們想，僅僅是隔開一層薄薄的木板啊！」那個人故意加強誘惑的意味，極盡挑撥的能事。

「是啊！快說出來啊！」大家又不住地亂嚷。

李茂生無從躲避，喉管裏打一個噎，咽下一口痰沫，半吞半吐地說：「是的，有一位陳小姐，蘇州人，據他說還在中學念書呢！人生得俏，歌唱得眞好。她的母親，急於要物色一個人，好減輕自己的責任；但是，此刻仍舊和我們在一起，吃着一湯一菜的難民飯。」

「那正是李大哥的機會囉！」大家說。

「哼！哼！」李茂生從鼻洞裏發出一種古怪的笑聲，面向陳廣漢說：「假使陳校長願意的話，我一定作媒。」

「茂生！不必開玩笑了，談談正經話吧！」陳廣漢說着，緩步走過去，打開破爛的舖蓋捲，極度的鬱悶和疲乏，使他要略事休息的樣子。他輕輕嘆一口氣，感傷似地說：「唉！所有的財產，盡在這裏了！」

「陳先生！我們連舖蓋都沒有啊！你還是一個富有的財主呢！」大家說完這句話，都嘻嘻哈哈地出去了，房間裏祇留着陳廣漢一個人。

他把一天天的遭遇，像溫舊書似地背誦了一遍，覺得竟沒有一件稍可自慰的事。他家在江南，那裏有美麗的田園，衰老的雙親；還有遺留在故鄉的嬌妻和愛子，忽到今天，將近一個多月了，一點音信都沒有；而自己雖然吃盡千辛萬苦，逃到漢口，而結果是一籌莫展，寄生在難民收容所，遭人家的白眼，聽人家毫無理由的辱罵。這種種，都銳利地刺傷他的心，就算他是能夠



容忍的好漢，也有些受不住了，神經收縮了一回，便從他失神乏力的眼眶裏，源源地擠出淚水來。

當陳廣漢愁腸百轉，心灰意冷地入睡時，忽然，門外扣門聲甚急。他又被驚醒，掠一掠朦朧的睡眼，走起來開門，進來的是姓張的管理員。

「張先生請坐。」他好聲好氣地說。

張管理員點點頭，脚步輕快地向屋角裏移動，又向他招一招手，那種匆忙鬼祟的神氣，像有不可告人的陰謀，要和他密談似的，他立刻迎上去。張管理員儘可能地縮小了聲音，靠攏他的耳邊說：「你知道所長的用意嗎？當了大家的面，單單提出你的名字。」

「不知道，一點都不知道。」

「告訴你：收容所裏總共三百多個難民，所長最不放心的，就是你，你識的字最多，你會說話，他怕你。」

「為什麼要怕我，我已是透頂的倒霉了。」

「他媽的，一個月淨賺一千多塊呢！」

陳廣漢驟吃一驚，若有所悟似地插上了一句：「嗄。太很心了！」

「所以，所長巴不得捉住了你的錯，把你趕出去。」張管理員繼續說。

陳廣漢聽到這樣的消息，他的慈悲心還使他要冒一次險，幹一點俠義的舉動。他這樣想：

「許多受了日寇的侵凌，以至於無家可歸，拋男丟女的難民，已是世界上最不幸的人了；而他們還要在這些人身上，打主意，剋扣他們的口糧，這種人眞是蛇蝎的心腸，連吃人的野獸都不如，比燒殺淫擄的日寇還殘酷。自己被蒙蔽在鼓裏，平白地受人家公開的侮辱，原來是人家預定的計劃，還不是恥辱，簡直是仇恨。」他又想起：「當時那些無知的難民，一經威脅，便深深憂慮被革除以後的明天，將有無處投宿，坐待餓死的危險，萬不得已，祇好屈伏在所長的威脅下苟延殘喘，實在太可憐呢！」

張管理員看到陳廣漢的表情，非常苦悶似的，他也覺得難過起來。陳廣漢聽了他的訴說，知道他的命運並不比自己好。收容所裏一共是兩位管理員，那一位是所長的大舅子，心腹，自家人；這一次，就是大舅子舉發自己的過錯。另一位就是張先生；而張先生是前任所長把他連著生財器具一同移交過來的。他的位置，如同擱在羅盤上的雞卵，時刻都有滑落的危險。據他說，所長的大兒子，本來在一家商店服務的，此刻故意從商店退出來，專於等候機會，塡補他的空缺呢。

「那麼，他們在難民身上剋扣的口糧，你能不能分潤一點呢？」陳廣漢問。

張管理員痛苦地搖搖頭，計算似地說：「難民飯一天兩頓，一個難民，公家每天派發三角錢。是的，從前每個人祇能爭賺一毛，而現在是一毛四了。他們似乎還不滿足，在糠一般的糙米中，還夾入泥沙呢！」

「難民飯硬得同石塊一樣，眞吃不下口，以前一湯一菜之外，還有一塊豆腐呢！現在連豆腐都沒有了。不錯，又多賺了四分。」陳廣漢說着，一眼不霎地望着他，希望他繼續說下去。

距離晚餐的時間，還只有一點鐘了，張管理員便表示要走開的樣子。臨行時，鄭重地關照陳廣漢：「在事前，你們千萬要祕密，我不便參加，祇能暗中助你們。」

「是了！你放心！不會連累你的。」陳廣漢負責地回答。

張管理員跨出了門，又回轉頭來，對陳廣漢尖一尖嘴，暗示他不要站在門口，再給所長的大舅子看出了破綻。

陳廣漢立即縮進去，捲起打開的舖蓋，取來一盆井水，洗滌用過的飯具。這時候，同住的難友們先後闖進臥室，李茂生也回來了，面容上都非常慌張，雖然快到晚餐的時刻，但不同平時一般的興奮。他們都在交頭接耳，計議什麼似地，又像是故意避開陳廣漢的注意一般。

陳廣漢出其不意地向他們望一望，他們便立刻中止低聲的密談，回復到鎮定的狀態。

「你們搗什麼鬼！」陳廣漢問。

李茂生笑着回答：「不能告訴你。」

「不要瞞我，我早知道了。」他說着，假裝猜中的神氣。

「你知道的是什麼？你說呢！」李茂生擺起面孔，詢問陳廣漢。

「來！」陳廣漢要他走近一些，運用僅有他一個人才聽得清楚的小聲音，附耳密語了好

久，又去詰問：「是不是這件事？」

李茂生連連地點頭。

「怎麼樣，他也知道了嗎？」大家非常驚異似地。

「這件事我們一定要聯合起來，幹一個澈底。」陳廣漢正式地提議。

「是的，我們一定要幹到底，準備滾出收容所。」每個人都興奮地附議。

他們都知道這筆錢的來源，並不容易，有的是從後方仁慈的老百姓身上，募集來的血汗，有的是國家在抗戰軍費中盡量節省一部分，救濟他們的。他們已是國家的損失了，可不能由於他們的緣故，讓少數人利用他們的名義，救濟少數人。他們一定要追還全部的損失，退還給國家，他們決不願意把從大家身上榨取了的血液，讓少數人養得那麼胖胖的。

「我們一定要從那隻肥猪身上，全部追還剋扣的口糧。」大家憤憤地說出來。

「我們可以救濟前線的傷兵，也可以救濟後方的難民，現在被那隻肥猪獨吞了去，真氣死人！」陳廣漢接着他們的語氣，指示了將來的用途。

這件事，似乎已到非發動不可的程度了；但還沒有確實的決定，他們是在考慮着發動的方式，發動的時間，以及有沒有鐵一般的證據，達到他們所要求的目的。

考慮了好久，一致主張在今天晚餐就發動，公推陳廣漢第一個說話，假使那邊提出理由來，大家站出來駁倒他們的理由。

陳廣漢毫不猶豫地承認了。並且對大家一再聲明，萬一失敗，他願意一個人承當所有的過錯，任憑他們去懲罰，決不連累到大家。他那勇於犧牲的熱情，都深切地感動。

在群情激昂的情勢下，祇有李茂生是比較冷靜的，他理智地說：「我們有沒有鐵一般的證據呢？什麼算是我們要求的目的呢？願你們在這些方面多想想，否則，我們一定要失敗的。」

「我們要把他剋扣的口糧，全部退還給國家；剋扣我們的口糧，就是鐵一般的證據。」大家不加思索地回答。

「不，不是這樣說，茂生的話，有道理。但是，我既然願意一個人承當，我自然有應付的方法，希望你們信任我。我們爭的是正義，正義不會失敗的。」陳廣漢為要激勵大家的熱情，堅決地表明自己的態度。

「好！我們一致信任陳廣漢。」

事情就這樣決定了，大家忍氣吞聲，回到各自的臥室。

這消息，已無法祕密，很快地就流傳到所長的耳朵裏；而且知道洩漏這祕密的，是張管理員，主使這一個行動的，就是給他當場侮辱的陳廣漢。

所長急切地考慮應付的方法，便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假借辦事不力為理由，撤除了張管理員的職務；一面把將要發生的變動，通知自己的姪兒——本區的分公安局局長，請他在必要時派弟兄來彈壓；一面暗地裏密令自己的大舅子——收容所的另一位管理員，用著「先禮後

兵」的辦法，疏通陳廣漢。並且，在晚餐時，他決定親自出巡，在飯廳裏檢閱每個人的舉動。

張管理員撤職的條告，突然地掛出，整個收容所裏的空氣，越發緊張起來。

廳堂上已響着晚餐的鈴聲，每個人預料事變就要爆發，都帶着慌張，熱烈，憤慨的情緒，湧進了飯廳。

陳廣漢攜帶飯具，正待轉身出門時，所長的大胖子忽從門縫裏伸出一個頭，他爲要使陳廣漢不必因爲他的突然出現引起意外的驚惶，便立刻闖進來，在他灰白的，毫無血色的面龐上，显現着吃力的笑容，緊緊地握緊陳廣漢的手，連聲說：「陳先生！所長問候你，所長很關心你！慢些出去，我們談談，談談。」

「對不起，吃了晚飯再談吧！」陳廣漢不悅意地說。

「晚飯我請客。」他說着仍舊握緊陳廣漢的手，死命拉到屋角裏，急急忙忙說：「喂！陳先生！所長說你的資格高，才情又好，他要介紹你到本區公安局當書記，十塊錢一月。」

陳廣漢哈哈大笑起來，運用嘲諷的口吻說：「謝謝所長的好意！」

「眞是，像陳先生這樣的一表人才，委屈在難民收容所，未免太可惜了。」說時，像十分關情似的。

陳廣漢看見他鬼祟的樣子，就生氣，詞嚴義正地回答：「管理員！請你原諒，恕我不再奉

陪了！」說着，轉身就走，他立刻跟蹤追出來。

這時候，飯廳上的情勢，表面上雖然還看不出什麼；可是從大家那種嚴肅的面容，沉默到一點聲音都沒有，就顯得那天的情形，與平時完全不一樣。

在通飯廳的走廊下，大家看見所長兩手叉着腰，擺着四方官步走進來。大男子緊緊地尾隨着。他像把一切的一切，已完全布置得非常妥貼似地現出驕傲而威武的樣子。陳廣漢見他們踏進飯廳的門，便在靜默聲中站起來說話：「請問所長，我們的口糧，每個人派發幾個錢一天？」

所長側轉頭，睜開眼睛盯着他，氣得挺起肚皮，大聲問：「你憑什麼資格盤問我？」

「誰說沒有資格！」大家一窩蜂地嚷叫。

「一半是糠，一半是泥沙的難民飯，我們眞吃不下去了。」他繼續說下去：「以前一菜一湯之外，還有一塊豆腐呢！現在爲什麼要取消我們的豆腐？」

所長冷笑了一回，表示不屑一顧的神氣說：「你們是難民呵！」

「放你媽的屁！難民就不是人嗎？」大家放膽罵出來，接着在尖銳的噓……噓……噓的怪聲中，夾雜了一陣簡單而有力的高呼：「打……打……打。」

陳廣漢連忙搖搖手，壓抑洶洶的群情，侃侃地提出合理的要求：「現在要我們不追究既往，祇有請所長把公家派發我們的口糧，當衆交出來，讓我們自己去保管，由我們自己辦理自

己的職任。」

「贊成！」大家熱烈地擁護。

所長氣得發了瘋似的，不知說些什麼好，閉着眼睛，搖頭，嘆息，痛苦地自言自語：「呀！你們要造反了！你們要造反了！」所長的大舅子也裝滿了一肚子的憤悶，急待尋求報復，便偷偷地跑到陳廣漢的身後，咬緊牙齦，伸出巨靈似的手掌，準對陳廣漢的左右頰，重重地打擊了兩下，憤恨地說：「教訓你這個不經抬舉的東西！」

「打人！打人！」陳廣漢忍着痛，大聲喚醒大家的注意。

李林首先由隔座旋風似地飛過來，予打他者以猛烈的打擊。所長的大舅子，不甘屈服，趕忙拿起桌上的大硯，狠命地對李林的腦袋砸下去，他立時昏倒，流着一地的鮮血。群衆都驚訝過來，亂了，圍，旣起了極度的騷動，許多老弱婦孺，都放聲號哭，哀哀地呼救：「我們是可憐的孤兒啊！老天不要害我們啊！」

所長在驚懼中不住地慨嘆：「唉！不得了！不得了！」立刻招呼身旁的聽差：「趕快去撥一個電話，趕快！趕快！」

一會兒，十幾個武裝的警察，如臨大敵似的衝進來。所長得着這樣有力的保護，剛纔怕得縮小的心臟，突然跟着膽量的壯大，像花冠似地放開，凝止的動脈管的血液，又規則地流動，滿面光彩煥發，操着洪亮的嗓音說：「把正犯帶下去！」

陳廣漢押解在憲警的後面，一面走，一面高聲喚喊：「難友們！一人做事，一人當。與你們無關。」

大家都覺得無可奈何，悲悶地低下頭來。

所長爲了澈底消滅這一場糾紛的因素，又吃力地爬到桌子上去，把陳廣漢的話重複了一遍：「難友們！一人做事，一人當，與你們無關。」

這以後整個的飯廳內，便又回復到原來的靜肅，祗從躺在地上的李茂生嘴裏，偶然聽到呼痛的呻吟。

憲警們把這一案的正犯，拖到分公安局局長的面前。

局長爲要充分顯示他的官威，着了一身筆挺的軍裝，把戰敗時用以自刎的短刀也佩掛起來，當作裝璜品，並且命令局內的弟兄都荷鎗實彈，木檮似地站在陳廣漢的周圍，他自己居中坐着，聲色俱厲，像審判盜犯一般的嚴肅；但陳廣漢爲正義所激動，並沒有在非法的淫威下，放棄公道的主張，他仍舊理直氣壯地伸訴自己的理由，是爲要淸算收容所的帳目，追償所長剋扣的口糧，退還給國家。犯法的不是他，是剋扣難民口糧的所長。

「混蛋！胡說！」局長拍桌大罵，繼續說：「本局長不同你那一套，你可以向司法機關去控告。你在本區管轄的範圍內，煽動羣衆，打管理員，破壞收容所的秩序，你就犯了違警法，你還有什麼理由可說。」說着，立卽揮動紅筆，判決拘押十五天。

從難民收容所被監禁在拘留所的陳廣濮，他覺得完全是爲了伸張公道所遭遇的不幸，身體雖不免感覺痛苦；但在良心上還是安適的。

當他一走進那所木頭搭成的拘留所時，一種陰森可怕的鬼氣，使他覺得是由光明踏入地獄的強烈的預感。在拘留所的後面，是一塊荒涼的墓場。「埋葬在裏面的尸骨，大約都是給公道所遺棄的犯罪者吧！」他在凝神苦想。

深夜，怪風怒號，墓場上那些醜惡的植物，高大的古樹，發出怕人的聲響。他目光炯炯，不能入睡，在千頭萬緒的思慮中，聯想到黃鶴樓的風景，黃鶴樓上賽半仙替他拆的字。賽半仙說他要遇見貴人，至遲不會出下月十五號，他是不會忘記的。他不耐煩地走近木柵，把視線投射在幽暗的木柵外，忽然想起來到這木柵，很快地已經一星期了；而第一天踏進木柵的門，適巧是下月十五號。不錯，那一天，他確實要算遇見貴人的。「貴人！我們的分公安局局長！是你？我以爲是黃浩生呢！」他忠厚軟弱如同女性一般地自語着。

他不知道是賽半仙欺騙了他，還是命運欺騙了他？他撫摸着胸頭灼熱的羞辱，又在蒼白的臉上，顯現着絲絲的痛苦的微笑。

這時，木柵以外，是一片濃霧，他覺得更幽暗起來。

暗礁

（一）

秋雨新晴，一望無際的田禾生長力異常的快速；繁榮的原野，點綴着明朗的秋山，茂密的樹林，淸可見底的溪流，彷彿經過畫師的手，繪成一幅生氣蓬勃的圖畫。

有經驗的老農夫都說，像這樣的豐年，還是在他們的前輩未走進墳墓之前似乎有過的。不過，他們都怕東洋鬼要打中國，今年的五穀，不知是爲誰辛苦，爲誰種的。他們看到春筍一般怒苗的秋禾，並不興奮。

祇有大紳士謝長壽的見解，和他們絕對不一樣。他大部分的財產，就在「九一八」，「一二八」那兩年，盡量收買廉價的糧食，暴發起來的。如果東洋鬼眞和中國打起來，他相信又是一個發財的好機會。他個子很高，身體肥胖得像裝滿破布的衣包，不論冬夏，常常攜持一柄雁毛扇，搖着，擺着，說是爲了煽動空氣而成風，無寧說是借此表現充分的紳士氣；鄉間的事件，縣裏的問題，都少不了他，他要算是舊世紀最後的一個人物了。我們的考古專門家假定要考證過去年代的風俗，習慣，以及與活人有關的社會制度，實在不必發掘古墓，搜尋死人的枯骨，他就是一塊舊世紀的化石。

他是不甘寂寞的。以前在窰子裏物色的姨太太，已經粗眉疏，臉上起了深刻的溝流，他在極端厭惡的心情下，體驗到暮年的苦悶，便又納了一位年青的姨太太，是個戶沈老四的女兒。

兒子謝樂生，是妻所從出。樂生的母親，受着他父親和二姨太太的迫害，遺棄在鄉村的別莊；樂生在中學畢業的那一年，便寂寞地死去了，這在樂生是一件說不出的隱痛。當父親的三姨太太跨進了門，他又親眼看見母親之敵——父親的二姨太太，走上母親所走過的舊路。

孩提時代的樂生，謝長壽是當寶貝似的愛護着的；雖然並不喜歡他的母親。但當他漸漸長大，由中學而考入大學時，總覺得兒子的思想和行動，完全與自己是對立的，相反的。

每逢寒暑假，樂生從學校裏回來，謝長壽看到自己的兒子和差不多年齡的三姨太太站在一起，像是自己的兒媳婦似的，常有一種奇妙的不快之感，襲擊他的心；可是，樂生從不知道有這樣不必要的顧忌，煩惱着父親。

一九三六年的夏天，樂生大學畢業了。不知怎的，社會上都把謝長壽更重視起來，誇揚他老人家的八字好，福氣好。他因兒子的關係所受到的榮譽，使他對兒子的態度，也改變了一些，便在樂生歸來的一天，做幾樣菜，買一點酒，像款待賓客似的，接待他的兒子。

「樂生！爸爸栽培你到大學畢業，已經不容易了。」謝長壽浮一大白，抹一抹鬍子，自鳴得意地說。

「是的！爸爸！」

「你爸爸是苦出身，你也應該自謀生活，成家立業呢！」

說着，他看見三姨太太打扮得花枝招展似的，從房裏跑出來。

「你來做什麼？」他氣沖沖地問。

「大少爺大學畢了業，我來進一杯酒呢！」三姨太太笑着說。

樂生恭敬地點點頭。三姨太太兩頰緋紅，顯出她天生一副美麗動人的臉，骨溜溜的眼睛，明珠似的閃着光輝；薄薄的半月形一般的朱唇上，掛着含羞的微笑。

「爸爸的鬍子白了，實在不應該娶這樣花一般的姨太太。」他以爲。

謝長壽看看她，再看看兒子，又帶着驕傲的神氣教訓他的兒子：「年青人要出去做事，掙錢發財，坐在家裏，成何體統！」

「爸爸！我不願做事，我要到外國去。」

「是的，我也要跟隨大少爺到外國去。」三姨太太搶着說：

謝長壽拍桌大罵起來：「邪教！邪教！」回頭對三姨太太：「滾進去！」

三姨太太把嘴一撅，怪不舒服地走開了。轉幾個彎，背了老頭子，時刻出神地斜睨長得那麼英俊的樂生。

樂生仍持原來的建議，並且揣摹父親的心，故意說：「爸爸！我們要保住財產，不被人家

敲竹槓，就得假做買賣假的拿出一筆血本來，給我留學，留學回來做大官。」

謝長壽覺得兒子的話，也有點理由，便無可無不可地問：「留學要化多少錢？」

「假定是三年吧，法國二萬元，折法郎；英國三萬元，合金鎊；美國最貴，五萬元，換金洋。」樂生乾脆地回答。

謝長壽嚇得把舌頭吐出來，睜開眼睛，好久說不出一句話。法郎，金鎊，金洋，他從沒有聽過這些古怪的名稱，他祇曉得本洋，大龍洋，袁世凱。把兒子開的一筆留學費，如果由他去糴糶販賣，馬上又可以發起好多萬的財。況且，他是有資望有地位的大紳士，何在乎兒子留學，做大官，纔能保住自己的財產。他冷冷地笑着說：

「樂生！爸爸活到這麼大的年紀，不怕人家敲竹槓，就怕你。」

「爸爸！你以爲我說的數目太多嗎。老實說，就憑這一點錢，在外國住三年，依然是過着教化子的生活呢！」

「唉！不必再談了，我不信你的話。」

謝樂生不可一世的雄心，給父親的老於世故的主張，完全打消了。又因爲在大學時代，困於父親的吝嗇，一個可靠的朋友都沒有交結到，無論什麼工作，都輪不着他，百無聊賴地閒居在家裏，木樁似的站在父親的面前，祇得展開肚皮，接受父親的惡罵與奚落。

（二）

謝長壽在一年之中，除了收租，討債，踏看田禾，間或下鄉走動之外，輕易不肯離家一步的。他管束家人——尤其是三姨太太，特別的嚴肅；他最忌年青人來往他的家，不經許可，決不准三姨太太在男人面前搖幌。每星期早晨，他必穿着僧衣，率領全家老小，跪伏在佛爺面前，循聲朗誦一遍金剛經的。他覺得人類畢竟是畜類，「所謂人爲萬物之靈」，並沒有經過萬物所公認，是人類的自誇。光明與黑暗，爲一體的二面，人類的人性，雖能在白晝閃現；但人類的獸性，終於會在黑夜裏抬起頭來。他自己是近六十的人了，距離墳墓的路程，已一天逼近一天；但每到日光沉落，漆黑一團時，還必須擁抱着美麗的小姑娘——可以當作自己的媳婦、女兒似的小姑娘，同睡在一起的，說明自己也是一隻可怕的怪獸。因此，他聯想到那些年青的兒女們，實在危險，這是孽海裏的狂瀾，法律、道德、三綱、五常，是絕對抵禦不住的，祇有我佛的慈悲，或許能超度衆生，解說人類的罪惡。當他跪在佛爺面前，心裏眞像一塵不染，立刻就要化道成佛似的。三姨太太也祇能任憑他的擺佈；可是，她惟有在唸佛拜懺時，最感覺人生的淒涼，最使她不能忍受。

她未到謝家以前，還在中學唸書的；父親沈老四爲了希望減租，曾帶了她到謝家去求情，謝長壽看見她長得美，便立刻答允他們的請求了。這以後，他和沈老四故意親熱起來，並且自動提起這一件心事。沈老四一聽到論親高門，歡喜得要發瘋，不待考慮，馬上就把她送到謝家。

她對於這種不自然的配合，永久哭泣着，怨恨自己的命運，又怨恨自己的父親。

謝長壽每夜躡手躡脚來到恐懼戰慄的三姨太太的床前。三姨太太一看見他張開大嘴，白鬚顫動，瞇着眼睛亂闖，就遍身發熱，像失去了魂魄似地慘叫起來。

謝長壽想不到更好的方法，克服她的心，便盡量節省費用，決定在滿足一個少女所應有的虛榮上，慷慨地化一筆錢。三姨太太在複雜變幻的人生中，總算滿足了一面，也就把這樣淒涼的人生，勉強忍受下去。

經秋的氣候，白雲從低空掠過，秋風搖動長林，西斜的夕陽，剛把綠野、山峯、溪流，染成金黃色，那涼爽的清曠的夜幕，便同女人的薄紗似地罩下來了。

那天，謝長壽和兒子爭辯一回，心裏怪不舒服似的，秋夜裏，一個人循着花園的曲徑，踱了幾步，便逕直跑入三姨太太的臥室。

她已悄悄地擁着薄衾熟睡了。謝長壽脫去衣服，鞋子，鑽進被窩，推她，催醒她，把叢生着白鬚的嘴，尖起來，觸她溫潤的唇邊。

她像泥塑無感動的活屍般聽任戲弄，一種死板的冷淡之感，使他非常掃興。

「你怎麼動也不動，像一條沙灘上的死魚。」他惡毒地罵出來。

「我病了！」

「怎麼了！」

「不曉得……頭痛，身上發燒，心裏有些悶。」

謝長壽拉住床沿，想了一想；但又無可如何，便傻頭傻腦用膝蓋骨在她的小腹下，碰一碰，慌忙爬出被窩，套上鞋子，站着，激怒地，遲疑一下，跑出三姨太太的臥室，走過長長的走廊，回到他自己的睡房。

三姨太太自他走後，聽到鄭重的脚步聲，漸被黑暗吞噬時，便移動藕一般的胳膊，支撐着腰，把頭頸昂起來，眼睛透過隔開小院的窗孔，瞭望藍色的夜天，密密的星星；忽然，呵哈了一聲，恍恍惚惚中，一個年青人的影子，浮現在他的意識裏。她到了謝家，還不明白在謝家的組織系統中，她究竟是什麼身份？但她以為這些都無關緊要，祇覺得自己還在年青，正和他一樣的年青，除了他，她這一生，再也不容易接近第二個年青的人了。想到這裏，她週身抖顫，窒息的心臟，在怦怦地跳動。

（三）

盧溝橋的砲聲，震響起來，緊接是淞滬的抗戰，反侵略的烽火，立時燃遍了全國；猛烈的戰爭，勢必延續下去，全中國的每一個角隅，都在激盪的洪流中，興奮着，前進着。

這在謝長壽是最可怕的事，不僅幻滅了他一切發財的希望，他就心一生的經營，和他潛藏的白銀和黃金，將於頃刻間盡等於零。他的生活，也就起了極度的變化。每星期早晨的經課，無條件地廢止了。擺在廳堂的秦瓶，插鏡，名人書畫，凡足以顯示富有的一切裝飾品，都已完

全撤除。自己便在僅僅開了一個洞孔的密室裏躲藏着，便溺在裏面，飯食從洞孔裏送進去，點一枝燭，把存票、股票、田契、房單、執據等等的貴重物件，靜靜地統計一回，登記在便於攜帶的簿册裏，而後裝進鐵箱，就在已掘好的深及丈餘的土坑裏，埋藏起來。他惟恐人家說他有成萬的白銀，全縣的首富，有幾千頃田；他爲了裝出窮相，便把日常費用，縮小到無可縮小的限度。

縣裏的救亡工作者常來訪問，希望他老人家慨然解囊，幫一點國家的忙；他立即捉住機會，向訪問的人，訴說他在三年之前，就倒了霉，販稻，販絲，在太湖裏失風；開錢莊和雜貨店，失火；田裏不出五穀，田租拖欠，一個錢都收不到。他現在比什麼人還窮。說時，像確有證據似的，那些救亡工作者都抱着極大的失望，空着手回去。家裏的情形，祇有他一個人是澈底明白的。謝樂生在人言嘖嘖中，祇聽說他父親是裝窮，並不是眞窮；但他究不知道父親的錢藏在那裏，從表面上看，的確不像有錢的樣子。

他常常這樣想：「父親要是眞有錢，不肯捐出來解救國家民族的大難，國家亡了，錢有何用！也許是眞沒有錢，否則一般勞工苦力尙知道輸金救國，父親何至於昧着天良，一個錢都不捐。」

淸冷的夜，無風，下弦月扁着身體向天之一角寂寞地走過去，乏力的光，斜照到高出圍牆的樹尖，隱約可以窺見三兩隻宿鳥靜靜打瞌睡；園裏是一片漆黑，無言的夜來香，盡量把心肺

張開，吐盡鬱鼻的芬芳。

滿腹心事的謝長壽，無論如何睡不着，翻了幾次身，掠一掠眼瀆堆積的眼角，不可思議的幻想，鼓動濃熱的心胸，他默誦幾節熟讀的金剛經，好容易才把鼎沸的思緒，壓抑下去。他又平靜地躺下來，閉起眼睛，忽然想到埋在花園裏梧桐樹下的白銀。這是他的命，比什麼還重要，他集中精力考慮一下，很不放心，因爲參加這一件祕密任務的長工，此刻是活着的，消息會從他身上洩漏出去；假使，那討厭的長工，在完成這筆任務的俄頃，立刻染着瘟疫病死了，那就再好也沒有了；但是，他此刻是活着的。他再三考慮，非常不放心。霍的一聲，整個的身體，從被窩裏豎起，慌忙套了鞋子，冒着淸寒，衝到夜靜的花園裏，冷氣逼進肺部，喉頭有些發癢，幾聲低低的咳嗆，水似的液質，便珍珠一般從鼻筒裏掛下來。

他走過花房，繞過幾座假山，循着通毛廁的曲徑，走近園西的一座土丘，旁邊一棵高大的梧桐樹，濃黑而肥碩的葉子，罩着整個的土丘。

他像一個堪輿家，苦苦研究自己的白銀埋葬在這裏，是否安全，是否萬無一失。

他極愛那棵梧桐樹，突然飄來一陣風，顫巍巍的樹幹，輕輕搖動了一下，像對主人表示親愛的敬禮，要主人放心，決不至於辜負他一番好意似的。

園子裏又靜下來。他曲了背脊，俯察掩蓋窖金的泥土，捲起袖管，伸手摸索泥土上的方磚。他的觸覺告訴他，有幾塊方磚，已經發生裂縫，離開了原有的位置，有幾塊深陷在泥土

裏，有幾塊合攏在一起，他駭極欲絕，額角上冷汗直流，誠惶誠恐地自語：

「惡賊！想來盜取我的銀子嗎？好險！好險！」

說着，立刻向屋子裏跑，跑到他兒子寄宿的書齋裏，叩門，連連地叫喚：

「樂生！起來！樂生！醒醒呵！」

樂生在夢寐中聽到父親的聲音，是那麽緊張而沉着，疑心發生意外，心臟跳得怪厲害的，發乾的舌頭，勉強能在嘴裏打一個滾：

「爸爸！」

立刻離開床沿，快速地衝到父親那裏，父親一言不發，緊緊握住他的手，拖着他走，向黑暗的花園裏走。

到他們的影子，全沒在花叢裏，謝長壽咳一聲嗽，從喉嚨裏吐了一口呼嚕嚕的痰，纔敢低聲對兒子說：

「樂生！我老了。這一份家世，遲早終是你的。」

「爸爸！你這……這……這是什麽意思？」樂生驚惶地問。

謝長壽指着那棵高大的梧桐樹，做一下手勢，低着聲音，吞吞吐吐地耳語：

「勿作聲，樂生……梧桐樹……土丘，……底下……挖……掘……你知道。……」

樂生有些明白了。趕快拿來一把山鋤，聽從他父親的指揮，在梧桐樹下工作着。揭開一

層方磚，掘去幾尺泥土，便顯出一條狹窄的陰溝，十二個盛燒酒的罈，緊緊排立在一起，樂生走下去，一罈一罈地用力端上來。

謝長壽計數了一回，默默地說：「不錯，是十二罈。」

臉上現出高興的微笑。

（四）

天還沒有亮，謝長壽便起了身，把罈口揭開，掏出裝在罈裏的本洋，大龍洋，袁世凱，分成一百一堆，排列在案桌上，睡床上；滿屋子白晃晃的白銀，閃爍着亮晶晶的白光，反映在他昏花的老眼裏，白蛾似的，又像白蝴蝶似的翩躚飛舞。他斜躺在沙發上，休息一回，出神地看着這些白色的蛾和白色的蝴蝶。

他又從沙發上走起，撫摩屋子裏的白銀，光滑柔潤的感覺，好像比觸及三姨太太白嫩多肉的腰，還要舒服；如果，把整整一百塊大龍洋，捧在手裏，就像抱着一個新生的嬰兒。他想想樂生新生時，就是這樣。

「這孩子，小時候怪可愛的。越大越討厭了。」他喃喃地自語。

忽的，房門響動，回頭，站在他面前的，正是樂生。

謝長壽眨眨眼睛，死盯着兒子的臉，怒火燒到頭上來，腿也抖顫了，惡毒地咒詛：

「惡賊！滾出去！老子沒有死，還沒有你的分。」

樂生更走前一步，喘息一回，大著膽子說：

「爸爸！國難當頭，任何人都有輸金救國的義務，你不應該藏匿成千成萬的白銀，阻礙抗戰，破壞國家的法幣。」

「滾出去！惡賊！」

「爸爸！站在救國的立場，做兒子的不能不告訴你：我們要保家，必先保國；國亡了，大家都是亡國奴，你藏着這些白銀有什麼用？」

「國是大家的，家是我的，我不能沒有家。」

「我不願意爸爸做萬人唾罵的罪人！」

「混蛋！你這敗家子，配來教訓我！」他說着，氣得發瘋，在室內環顧一下，尋到一根長長的木棍，拿了就打。

三姨太太聽到喧鬧的聲音，着急得不可開交似的，衝進來，拚命攔住他，奪下他的木棍，急忙地說：

「我爸爸來了。到處尋你，誰知道你躲在這裏。打人，罵人。」

謝長壽鬆一口氣，見兒子已經走遠了，牙齒咬得緊緊地又罵了一聲：「你這惡賊！」立卽回問三姨太太：「你爸爸在那裏？」

「在客廳裏等着呢！」她說着，生氣地拋開重重的木棍，默念給木棍痛打的人。

謝長壽整理一下衣服，另換一副和藹可親的姿態，走進客廳。三姨太太在後面跟隨着，沉悶地。

沈老四側耳聽到謝長壽咳嗽的聲音，便將遮蓋禿頭的草帽，馬上擺正，捻捻向前翹起的鬍子，小偷似的竄到門前，面上堆着不自然的笑容，十分諂媚的樣子，準備接受謝長壽的寵顧。

謝長壽連連拱手，好聲好氣地說：「老姻長！什麼風吹來的。」

「我早就想來看你呢！」沈老四輕聲回答。

他的眼睛，耗子一般在客廳裏掃射，再三不肯就坐，走到屏風後張探一回，搖搖頭，又不表示可否。

謝長壽有些感悟了，接着說：「到你女兒房裏去細談吧！」

「最好！最好！」

他們進了房，把房門、窗戶，都密密閉攏着，三姨太太點一盞燈，鬼火似的燈光，僅能照亮這房間的一個角落。

「上海的戰爭，怎麼樣了？」謝長壽非常憂慮似的問。

沈老四扭扭鼻子，裝出要哭的樣子說：「我就為了這件事來的，你我是親家，我的女兒跟着你，我不能不搭救你。」

「怎麼樣？」

「很壞！日本兵就要攻到縣城了！」沈老四肯定地回答。

「那怎麼好！」

「那怎麼好！」沈老四響應了一聲，又微微地笑起來，舉起粗笨的手，慢慢脫下遮蓋禿頭的草帽，從草帽裏取出一張名單，呈獻在謝長壽的視線下。

謝長壽默默地接過來，擦擦眼睛，偏着頭，在鬼火似的光亮下，仔細察看，是日本司令部預定的維持會的人選，他發現沈老四和自己的名字，居然被列在名單中。驚喜交集，低着聲音問：

「親家！這裏祕密的文件，你從那裏弄來的？」

「說來話長，待日本兵進了城，你自然知道。」

「拉我參加，有什麼用呢？」

「你的名字，正是我開進去的。我覺得你要保全身家，只有替日本兵出些力，在他們進城之後，幫同維持一下，要不然，你的一生，就白白地辛苦了。」

謝長壽正在猶豫不決時，三姨太太插上來說：「你們所談的話，我都明白了；但是請你們先把我處置一下，我不願意做漢奸的女兒，更不願意和做漢奸的人同住在一起。」

「傻孩子！你懂什麼？」沈老四厲聲呵斥着。

「不干你的事，走開！」謝長壽跟着說。

「是的，我不懂，好，但願不干我的事。」三姨太太一面說，一面憤憤地走出去。

他們不以爲她眞能懂得其中的奧妙，又繼續在討論。

沈老四搖頭擺腦地想一想，忽然拱拱手，表示慶賀的神氣說：「親家！你的機會來了。恭喜你！只要日本兵一進城，你就可以飛黃騰達呢！」

「請敎老姻長，你的話是什麼意思？」謝長壽非常親切地問。

「不過，你要做到維持會的會長纔好；僅是一個維持會的委員，沒有道理。因爲，維持會的委員，不只你一個。」

「是啊。我想做會長，我必須要做會長。我知道，一縣的會長，就等於縣長。一省的會長，就等於省長，也許比縣長省長的權力更要大。」謝長壽說。

「你要做會長，就得拿出一點東西來，歡迎日本兵。」

「拿什麼好呢？」

「女人，現大洋，糧食，他們都要。」

「女人，現大洋，我沒有辦法，還是籌備一些糧食吧！」

「那麼，好，我剛從鄉裏來，鄉裏的糧食眞便宜，上白的米，不過三塊錢一擔。」沈老四接着說。

「是嗎？我們就到鄉裏去收買，不要錯過機會，務必請老姻長幫忙。」

「親家的事，當然効勞。」沈老四高高興興回答。

「親家！我如果當了維持會的會長，全縣的財政決定交給你，你手頭並不富裕，趁機會撈一點錢，也是要緊的。」

沈常四從心坎裏噴發的暗喜，使他無法用言語來描訴，只能運用他用慣了的符號，對謝長壽不住地拱手。

他們算是把討論告一段落，隨手關緊房門，亦步亦趨，邊笑邊談地走出來。

謝長壽剛跨出門，就聽到庭前的喜鵲，向他連叫了幾聲，他覺得這都是走運的佳兆。

假使這一次的戰事，也和過去的「九一八」，「一二八」一樣，不要多少時候就風平浪靜了，那麼，他廉價收買的糧食，可以重價賣出去，保管大賺一筆錢。萬一，戰事延長下去，日本兵果然打到縣前了，他為了自己的出路，孝敬一部分廉價收買來的糧食，也是應該的。他記得前清的監生，民國以來的議員，不化一筆運動費，不會成功，何況是全縣的維持會會長呢。他邊走，邊想，把所能想到的種種，更加以審慎的考慮。

他送沈老四回到客廳裏坐，吩咐三姨太太侍候他的父親，他自己又偷偷轉進密室，把從梧桐樹下取出的白銀，當心滾遷到已掘好的土坑內，和存票、股票、田契、房單等等貴重的物品，安藏在一起。再招呼三姨太太走進來，把封鎖密室的鎖鑰交給她，特別是一張維持會的名單，要她妥為保管，並且再三再四關照她，必須提防不肖的兒子，什麼都不許他知道。最後，

恨聲嘆苦地說：

「這畜生，終究是敗家子，因爲養他的娘，就不是好東西。」

謝長壽已把一切收拾定當，吃了午飯，便和沈老四坐船下鄉，實現他們預定的計劃。

（五）

那天晚上，三姨太太獨自睡在房裏，在沉悶寂寞的氛圍中，想起白天從父親那裏聽到的一切，以及從老頭子手裏交給她，要她保管的那一張名單，她知道這不是一件尋常的舉動，是國法不容的漢奸行爲，他們旣決心這樣幹，要說是與她無干，不牽連到她，怎麼可能呢！她恐懼地閉攏眼睛，呻吟一下，伸一個疲倦的懶腰，向後一躺，企圖排除所有的胡思幻想，把自己引入睡鄉；但是，她怎麼也睡不着。

「這樣祕密的消息，大少爺是不會知道的。」她想。

大少爺不贊成他爸爸的主張，應該先國後家，把白銀獻給政府，她覺得是非常合理的。老頭子不但不聽他的話，他反挨到一頓痛打，眞是怪可憐的。她把手掌鬆緊了一回，似乎還能想像到那枝木棍的長度和重量，不覺一陣心痛，落下幾滴酸楚的眼淚。

「噯！這樣的事，是不該瞞住大少爺的。」她說着，輕輕嘆一口氣。

一陣熱烈的正義感，在她稚嫩的心田裏，天眞地萌動起來，使她忘了一切的顧忌和嫌疑，決然披衣走起，走向大少爺的書齋。

房子裏冷靜漆黑，像有鬼怪要出現似的，她屏住氣，一步套一步，摸索着走過去，每一秒鐘，都像有人緊跟在後面，如同那個白鬍滿嘴的老頭子，睜開眼睛，對着她苦苦地獰笑一般。好容易給她摸到書齋的門，黑溜溜的眼睛，從門縫裏偷偷地瞟了一眼。

擠軋，從書齋拋出的聲音，又是一陣微微地嘆息，風似地掠過她的耳膜。她驟吃一驚，機械地退縮一步，又走上去，扣門，聲音抖抖地叫着：

「大少爺！大少爺！」

「誰？」門內的應聲。

「是我呵！」說着，推門走進去，抬頭，樂生已惶惑地站在她前面，沉默地，不說一句話。

他們用火熱的發花的眼睛，凝視了一回。

「大少爺！我很可憐你。」說時，她羞答答地低下頭來。

「唉！爸爸這樣糊塗，決不是家門的幸福。」他慨嘆着，憂切地自語。

「大少爺！我也唸過幾句書的，我不是不要臉的賤女人，你瞧，這是什麼東西！」她從懷中摸出一張名單來。

「奇怪！眞有這樣的事！」他在看淸楚名單以後，不勝驚惶地說。

她隨即把所知道的關於這一件事的來歷，源源本本敍述了一遍。

樂生在書齋裏踱來踱去，悲悶地搖頭，好久，纔給他找住問題的要點，沉靜地表示他的意見：

「我覺得像爸爸這樣的人，還潛伏在社會裏，到處發生反動的力量，總是中國的禍根，抗戰的暗礁！」

這些話像針似地刺激她的心，她的眼淚再也抑制不住，逼着她不得不吐出蘊藏在心頭的痛苦：「大少爺，我好像關閉在地獄裏一樣，我再也不能忍受下去了。」

「是的，我非常同情你！」

「我不能再獃在這裏了，我要走。」

「爸爸是不可理喻的。要走？好！我們一同走，馬上就走。」樂生不加思索，斬釘截鐵地回答。

她歡喜得像燃着了生命的火花，不自覺地把緋紅的面頰緊貼着他激盪的心，熱烈地說：

「我們是年青人，我們有我們的出路。」

樂生莽勇地回答：「是的，我們要在鬭爭中活着，要在血火中活着！」

他們便忙碌着整頓行裝，把必須攜帶的物品，盡可能地帶走，連夜趕到城北的汽車站。

（六）

過了幾天，謝長壽回來了，他已按照預定的計劃，把工作做到他自己認爲滿意的地步。在

鄉間用廉價收買的糧食，都寄存在沈老四的家裏，這都是準備孝敬日本兵用的。

到家，纔知道發生了這樁驚人的變故。

「畜生！胆大妄爲的畜生！你有幾個頭！」他咬牙切齒地痛罵。

他肯定這斷不是三姨太太的主意，當然是上了還畜生的勾誘，他把一切的責任，都歸罪於學生。

「還成什麼體統！怎麼好？紳士人家居然出了破壞三綱五常的醜事。」他像發了瘋一般，把這些話反覆地掛在呆笨的嘴邊。

他勉強壓制極度的憤慨，根據他幾十年的世故痛苦地凝想，覺得這是一件驚天動地的醜事，是不宜向外宣佈的。宣佈了，首先受到影響的，是大紳士的莊嚴，如果日本兵進城，榮任了維持會的會長，人家必當作笑柄，動搖他的威權的。最後，他覺得這事情容易辦，這畜生究竟是自己養的，無論如何跳不過他老子的手掌。他硬着心肝，對自己說了一句寬慰的話：

「不管，等日本兵進了城再說。」

隨即把寶藏的許多活動的財產，仔仔細細檢查了一遍。事實在證明，除了衣服、金飾、鈔票、存摺，被帶走一部分之外，他所潛藏的十二罎的白銀，並沒有缺少了一塊。

他在極度的不快中，撲嗤一聲，發出一陣無可奈何的苦笑。

這時候，東戰場的戰事，愈迫愈緊，日本兵的獸蹄，已經踏進邑界了。當日本兵距城還有

幾十里那麼遠，沈老四第一個得着消息，便同孝子順孫似地恭迎在道旁，並且盡數獻出保存在他家裏的食糧，作爲勞軍之用。

日本司令官歡喜得什麼似的，立即說：「沈老四好，封你做維持會的會長。」

沈老四跟着跪下去，受寵若驚似地說：「謝封！謝封！」

又自動地由地上爬起來，領導他們佔據了縣城。那批在名單中內定的人物，都奉命集中在日本司令官面前。

「皇軍到這裏，你們爲什麼不來歡迎？」司令官運用粗大的聲音，嚴厲地申斥。

大家慄慄地顫抖，好像大禍就要臨頭似的，都不敢提出辯護的理由。

沈老四目擊這情形，躭心維持會的前途變成僵局，又伏倒在司令官的跟前，哀哀地懇求：

「大人！饒恕他們一次罷！請立刻下令，讓他們將功贖罪。」

司令官驕矜地笑一笑，立即說：「好！限你們在三天之內，交出一百個花姑娘，十萬塊現大洋。」說着，提起黑皮長靴的鐵腳根，猛烈地揮着沈老四的腿股，乾脆命令說：「起來！起來！立刻辦。辦得好，有封；辦不好，鎗斃！」

「請大人可憐小的，數目太大了，務必要開開恩，減少些，減少些。」

司令官說完就走，並沒有理會沈老四嘰咕些什麼。他依然再三再四地求饒。隔了好久，聽不到回應，大膽斜着眼睛瞟一瞟，纔知道司令官早已走了。

他感到腿有些酸，頭特別沉重。在他經過極度的掙扎，好容易把一段不靈便的活尸，從地上撐持起來時，謝長壽懷抱着一肚子的怨恨，無處發洩，一口氣衝到他面前，乘對他因伏地過久略現浮腫的面頰，死命抽打了幾下，破口大罵：

「賊！偷我的糧食，孝敬日本兵，運動維持會會長。你從前對我說些什麼話！有你這樣無恥的賊，纔會養出無恥的女兒。」他轉一口氣，把語氣頓一頓，重着聲音叫出來：「你的女兒跟人逃走了！」

「沈老四摸摸嘴巴，不回答什麼話，只是冷冷地發笑。大家湧過來勸解。沈老四像感覺到自己掌心裏已握着夠報復的權力，喃喃地自語：「我們見司令官去！」

沈老四立刻把這件事報告司令官，並且說：

「大人！你的命令，小的辦不了，因為謝長壽身充維持會委員，就藏有許多現大洋；並且，憑仗他大紳士的勢力，逼取我如花似玉的女兒。」

「哼！哼！他比皇軍還厲害，關起來，重重處罰。」司令官不動聲色地說。

謝長壽立刻被禁錮在暫把縣署改作為軍部的側屋裏，受着惡毒的壓榨和吊打，慘絕的呼喊，達於戶外，他忍不住痛楚，只得供出十二罈現大洋窖藏的所在。

慘絕的呼喊，隨着停止惡毒的吊打同時低沉，他在無法忍耐的痛楚中略略覺醒，他開始後悔，後悔不聽他兒子的話。

恍惚中，聽到扛夫們抬着十二鑄現大洋，「杭育」「杭育」地從側屋邊走過去。司令官發覺到白皚皚的又像白蝴蝶似的白銀，亮晶晶地在眼前搖幌，一面拍掌，一面狂笑。

他如小孩子似的，荷荷地哭起來；但是，並沒有得着司令的恩赦，恢復了身體的自由，因爲還要逼着他把杜老冏的女兒交出來。

又是一陣惡毒的鞭棰和吊打，站在門外的人，只聽到他一聲絕命的慘叫。

他的身體縮成一團，突然伸直了，翻一翻身，短促地嘆一口氣，便不再呼吸了。

他僵硬地躺在血泊裏。

火葬

大中華民族爭取獨立解放的神聖抗戰，將如貫通南北的津浦路，遠遠地延續下去。

古運河躺在模糊的月光下，像已卸去歷史的重擔，疲頹地睡着了；夜風撥動死浪，泛起碧色，是經過無數次激烈的爭鬪，給鮮血染紅了的。血色的浪，在月光下晃動，彷彿一條受傷的赤練蛇勉強昂起頭尾蠕蠕地爬行。

曠野靜穆無聲，稀疏的小村落，藏躱在密密的樹林裏，看不出一點人類的活動；擊毀了的車輛，雜亂地倒在路軌上；隨處是戰死者的殘骸，因爲日子稍久，凡容易腐爛的部分，都已腐爛了，而貼附在殘骸上的那套舊軍服，除幾處射通的槍眼和一塊塊的血斑以外，還算是完好的，膿脂吸進塵土裏，依然具有人形的樣子。這裏，比較新式的現代建築物，祇有一座台兒莊的火車站，也給戰神吞噬一角了。津浦路像人體的大動脈，寂寞地穿過台兒莊。

當魔鬼的鐵爪，祇抓住東方的一角依勢作威時，整個的地球上，也祇有沿着台兒莊的週邊，特別的緊張。在這裏，表面上死寂到一點聲息都沒有；但有一種潛在的活動，使留在這裏的人，喘不過氣來。這裏，像有無數雙眼睛，急於要窺探它的祕密，有無數對耳朵，要聽察它的消息，所有能聽能看的人類，生命是短促的，都不過暫時應用他們的智慧，在可能獲得生存

的條件上，盡其所能盡的而已。一切的人工建築，好像注定滅亡的命運，在僅有的刹那間，慄慄地顫抖。

北地的季候風，颳動黑夜的樹林，如夜行軍衔枚疾走；又像有大隊鐵蹄，已逼近堡壘，就要衝殺過來似的。月光透過風沙，再射到地面，那遼闊的天空，就同散佈了鮮紅的血點；戰地上愈發得淒涼嚴肅，帶有血腥的殺氣，像魔鬼嘴裏噴發的大瘟疫。

販倉板垣隨同參謀長石原少將，今均大佐，在佈置方畢的陣地上，仔細視察。

電網，裝甲車，坦克車，輕重機鎗的陣地，大礮隊的陣地……這種種銳利的武器，都依照他原定的計劃安擺着像天羅地網一樣。他覺得自己統率的皇軍，每一件軍用品，都是嶄新的，富裕的，完整的，從任何方面說，不知比華軍勝過若干倍。他相信戰爭的勝負，靠血肉來死拼，是無用的，這是科學家發明了最新穎的武器，讓戰略家拿到戰場上去比賽，就從比賽的優劣上所判定的非常合理的結果。他從南口，山西，一路跟蹤華軍的後面，追擊到台兒莊，他發現華軍的武器，各種都有一點；但是，名之曰武器，能否發揮武器的效力，是疑問，無寧說在武器的名目上，不缺少什麼罷了。他知道台兒莊是徐州的門戶，徐州是津浦隴海的要衝，攻破台兒莊，徐州是唾手可得的，搶奪了徐州，便可進軍隴海，直下開封，響應溯江而上的皇軍，會師武漢了。他想像到立刻就要實現的大勝利，不覺狂笑了一陣。

天空，原野，籠罩着濃重的灰色，越發模糊了，他昂起項頸，看了又看，始終看不出什麼

來。

「爲什麼不見華軍的動靜？」他驚奇地問。

「華軍是準備挨打的，我們不進攻，當然是沒有動靜的。」石原囁嚅地解釋着。

板垣向附近的高崗走過去，石原今均緊跟在後面。

他們偷偷地移動試探的脚步，爬上高崗。

就在一千密達那麼遠，似乎閃現一粒火星，零落的鎗聲，驚醒樹上的宿鳥，撲撲飛起，待這小小的驚恐過後，他們從高崗上走下來。

「吠！連鳥兒都打不死的舊傢伙！」板垣像已澈底明白華軍的虛實似地自言自語。

石原立卽低聲附和：「師團長！華軍是不堪一擊的。」

板垣點點頭。他發覺今均不說一句話，很不以爲然。

「你以爲怎麼樣？今均君！」

今均遲疑了一下，婉轉地回答：「我覺得還必須考慮。」

「考慮什麼呢？」板垣沉住臉，鄭重其事地問。

今均便指出許多理由，證明華軍的實力是不可輕視的。華軍把血肉和現代最新式的武器拼，始終不蜷縮，不退讓，到今天連一個被俘的兵都沒有。他像演習幾何學的命題似的，求得個肯定的結論，在板垣面前，連說了幾遍：

「報告師團長！中國人實在是世界上最勇敢的民族！最有作爲的民族！」

板垣非常不安；但又找不出適當的理由來，駁斥今均。他被莫名的憂鬱困頓着，欲行又止，睜開炯炯的眼睛，無主意地掃射。

「今均君！你的思想太可怕了！你不應該說這些話。」石原以參謀長的資格，不客氣地制止。

「是喲！」板垣接着說，運用命令的口吻：「你必須消滅這些危險的思想，今均君！」

今均不作聲，輕聲嘆一口氣。

回到司令部，板垣居中坐下來，他們退向兩旁的矮椅上顫巍巍地坐着。

營帳裏亮起暗淡的燈光，一羣打扮得妖嬈的營妓，托起盤子，扭動靈活的臀部，跳着快節奏的狐步舞，伏在他們的跟前。盤子裏是啤酒，牛肉，以及各式精製的食品。

板垣捻一下粗硬的短鬚，盡力推開烏黑的眉毛，在他那正方，闊大，希臘古雕刻一般的面龐上，現出可怕的獰笑；然後舉起酒杯，嚷着進大家的酒。他們喝了一口，便又放下了。

他決不能忘懷今均說的話。華軍的不怕死，勇敢善戰，是他憂心的勁敵。他連喝了幾杯，有些醉意，站起來，支持不住體重的樣，踱到今均那裏，神次恍惚地問：「今均君！你剛纔說些什麼，我忘記了，你再說一遍。」

當他忽然提出這樣一個無須答覆的疑問時，今均舌撟口呆，行了一個不自然的敬禮。板垣

像失去知覺似的，緊閉眼睛，搖搖頭，雙手亂舞，扑擊今均的面頰，嘴唇一翕一合，喃喃地發出苦悶的聲音。

想起自己是士官第十六期的步科學生，序列，年齡，都是落後的，而讀書的成績，又遠不如「三羽烏」；（註一）就算林銑十郎要破格推薦他擔當陸相的重任，他知道是決不會實現的。（註二）其實，所謂序列，年齡，教科書的知識，有什麼用呢！他熱望在台兒莊創下一筆驚人的功勳，壓倒一切，從速了結無足重輕的日支事件，立刻榮膺征蘇統帥，粉碎史太林的紅色政權，而以東方拿破崙的雄姿，傲示世界的。可是，如果今均不是欺騙他，再在台兒莊遭遇一次挫敗，他便什麼都完了，再也沒有揚眉吐氣的日子了。

奉觴獻酒的營妓，都依次退出去。

營帳的週圍，是泥土堆築的高牆，慘綠的燈光，被牆隙裏颼進的夜風吹拂着，時隱時現；幾個守夜的哨兵，握緊鎗桿，站立在土牆外，像雕塑的門神。營帳內靜寂無聲，陰森森地如同古牢獄一般。板垣面對着掛在牆壁上的軍用圖，觀照了一回，立卽退到案桌，振筆疾書：

「明天拂曉進攻。」

石原今均連夜奉命約束部隊，準備在平旦時，就向華軍作猛烈的襲擊。

在春天的第一道陽光直射到地平線時，這被魔鬼佔據的世界的一角，便在礮火的閃映中，開始呈現毀滅的慘象，充滿了血腥的風，橫掃廣漠的原野。

板垣統率的兵種，會同磯谷廉介的一個師團，採取迂迴的戰略，向最前線極少數的華軍，大膽地襲來。無數坦克車在沙場上橫衝直撞，像吃飽的鴨子在池沼裏游泳，爲了急於要達成他們的任務，便把裝滿了的礮彈，盲目地狂射。接着，翺翔在天空的機羣，排列在後面的大礮隊，都像富於模倣性似的，把木桶一樣的炸彈，礮彈，爭先恐後作火力的競賽。

本來是一塊人跡稀少，荒涼到幾乎同墳墓一樣的廢墟，現在給龐雜的爆裂聲，喧嘩聲，兵馬行進的鐵蹄聲，變得意外的熱鬧。這些大礮彈降落在地平上像數不清的隕石，凡接觸到的一切，都立刻變成灰燼，濃焰塞滿空間，遮沒着天的陽光與雲影；雪亮的火箭，異常快速而有力地劃破漆黑的長空，轟然的巨響，天崩地塌似的把已經毀滅了的一切，又連續不已地轟擊。伏在戰壕裏的華軍，不到應該還擊的時候，決不還擊，祇是悄悄地靜聽難得聽到的鬧樂。他們便像打了勝仗似的，盡量浪費各式的彈藥，當作慶賀勝利時照例要放的炮竹一般，聊以安慰工作的辛苦。這樣便把高崗轟成平原，本來是無邊的平原，都鑿成低陷的大洞。實在說，還於台兒莊一帶的農民，倒是極有利益的，因爲替他們鑿成這許多蓄水的池沼，從此可以無慮旱荒了。

他們經過長時間的工作，便只爲華軍是膽怯的，完全被他們的飛機，大礮，坦克車……鎮壓住了；更以爲在戰地上足以阻礙他們前進的困難，都在猛烈無比的火器下，炸成粉碎。板垣遠遠地隨着前進的隊伍，把司令部挨次移動到今均的聯隊駐紮的地點。他站在遠離火線的高崗上，舉起瞭望鏡，看到配備齊全的兵種，都十分熟習各種機械的運用，他的心也伴着地爆炸的

開花彈，欲喜得開了一朵花。立即催迫正在前進的隊伍，前進，前進。

華軍依然一點動靜都沒有，都伏在戰壕裏端起鎗根，作預備放的姿式，焦灼地等候攻擊的號令。他們但求這一次惡鬪，能夠多消滅日寇幾個聯隊，生擒幾個賊酋；他們的思慮，已集中在這一點，凡足以影響他們傾向於別種企圖的誘惑，絕對沒有了。他們決不畏懼敵人肆無忌憚地衝過來，就怕當他們剛要還擊，立刻加速倒退，躲在重兵器的後面，連一個影子都不見。他們根據一向作戰的經驗，常有一個疑問在腦子裏盤旋：「鬼子們爲什麼不敢和我們肉搏呢？」

敵寇衝進台兒莊，便分出大部的主力，沿臨台支線冒進。敵寇迷信了新式的兵器，並沒有把誓死血鬪的中華健兒們放在眼裏，依然驕傲深入，終於被困在台兒莊的三角形死地而不自覺。

華軍總攻的戰略，非常迅速地展開了。待衝殺的號令，從軍事首腦部發出，那久伏在戰壕，急於要一試身手的中華健兒們好容易纔把期待，焦灼，鬱悶的心情，沉落下去，全體歡聲雷動，躍出戰壕，高呼大中華民族解放萬歲，奮命直撲敵陣。他們在血泊中，都認清了自己勇敢的行列，是保衛祖國的長城，誰也不感覺死的威脅，祇知道整個民族的新生命，必須要在血泊中誕生。激戰的時間，從白天到深夜，又從深夜到天明，接着一星期沒有停止。

在漆黑的深夜，他們常常迷失衝殺的目標。他們看見敵人裂開的磁彈，像一朵朵的紅花似

地飛過來，他們無從發洩的痛苦，在苦痛中所積蓄的民族的仇恨，都急等要報復，便像受到極大的安慰，歡快無比地踏着鮮紅的血線，承迎敵人的火花衝過去。

敵陣像巨廈遇着轟炸，無底止地崩潰下來。板垣開始浸沒在懊喪，鬱悶的迷霧裏，最後，他下令：

「向後退縮的，開足機鎗掃射。」

但是，無數的敵寇，還是激瀉似地倒退。他們所依賴的新武器，大礮，坦克車，裝甲車……在急於逃死的忙亂中，都不知怎樣應用。除了各自逃命之外，什麼企圖都沒有，誰也不能照顧誰，甚至連鎗械都不要了，都紛向棗莊嶧縣的羊腸小路上，拚命狂奔。

殘餘的敵寇陷於死絕的重圍。他們已多天得不着一飽，抱着不可名狀的怨恨，坐待死期的來臨。有些明知還樣遷延下去，遲早不免一死，因故意毀壞了肢體，也算掛了彩，搬運到戰地的病院。

他們在包圍中，覺得每天的日子，特別的長久。饑餓，恐怖，窮日夜的搏戰，使他們疲乏得要死；但是，他們仍舊有一個夢似的渴想，佔據着慌亂的心，興奮得血液發燒，全身的細胞，起着劇烈的收縮，兩隻手緊緊地抱住一顆慌亂的心，從失眠的眼睛裏，射出火紅的希望的光，希望最好是有一支生力軍能為他們殺開一條逃死的路，竄出封鎖的重圍。

鉛色的夜，月光透過雲層，隱約可以認出遠山，近樹，打毀了的古堡，餘火未熄的荒

村。

朦朧中，一個鬼似的影子，隱現在華軍陣地上。

嗒……嗒……嗒……華軍最前線的哨兵，連發了幾槍，那影子便很快地潛伏在土坡下，待槍聲過後，又在地上爬行。哨兵勇敢地搜索前進。

「奸細！奸細！」

大家一面叫，一面都拉上子彈，靜候變動，作必要的警戒。

那個人並不慌張，反泰然地移動脚步，慢慢走過來。

「開槍！」一聲緊急的號令。

「老爺們！不要放，我是難民呵！」緊急地回應。

「……我是難民呵！」又重着聲音叫喊了一聲。

隨即倒在地上，嗚嗚地哭起來，不再前進了。

第一個走近的哨兵，首先發覺是一位白髮蒼蒼的老婦人，看樣子，已是走過六十以上的人生旅程了，在她那滿是皺皮的臉，深深現出被苦惱炙傷的創痛。

「是難民，把她送到後方去吧！」哨兵們在計議適當的處置。

老婦人喘一下氣，勉强支撐疲乏的肢體，從地上坐起，睜開失神的眼睛，向大家瞟一瞟，聲音有些震顫地問：「你們都是中國兵嗎？」

「我們都是中國的兵。」

「求求你們，不要殺我呵！」她說時，週身起一陣痛苦的痙攣，那難於克服的驚悸，逼着她把祈求的眼光，死命地注射在哨兵們身上。

哨兵們為了這一個不必要的請求，都感動得下淚。知道她在敵人的鐵蹄下，眼看自己的同胞遭逢敵人的殘殺，實在不算什麼一回事。凡在人類社會絕不應該有的殺虐狂，已是她全部的生活經驗；所以，當她遇到自己的軍隊時，也會失卻自信，把從敵人那裏習慣了的恐怖經驗，疑心到自己的軍隊了。哨兵們立刻扶她起來，誠懇地說：「老太太！我們都是中國的兵，中國兵不殺中國人，我們要殺鬼子，要和鬼子拚。」

「喔！好極了！」老婦人歡喜得發抖，繼續說：「我好久沒有遇到中國的兵了。」說着，把手伸向懷中，掏出一張通行證，坦白地說明鬼子怎樣脅迫她擔當奸細的任務。他們都被一個不可理解的謎困惑着，異常驚訝，便在她熱忱的報告裏，探知：

敵人已亟圖遁逃，連戰馬都殺光了。

僅剩的一個火藥庫，是在台兒莊西街一座古老的關帝廟裏；遠遠地可以望見一棵蒼翠的大柏樹，在晚風中搖動。

在他們的戰地病院裏，充滿了輕傷和重傷的兵。

…………

她說完了，依舊冒着夜寒，在黑暗裏隨時可以遇到意外的道途中，摸索着走回去。她的心祇掛念押扣在敵寇司令部的兒子，媳婦和活潑有趣的孫兒。

走到半路，隆隆的炮聲，便從華軍陣地上發出來，敵方也在還擊，但炮火的威力，已遠不如華方了。一陣說不出的暗喜，虹似地飄過她驚悸的心。

敵寇已看出華軍的大炮彈紛向台兒莊的西方落下來，都從密集的炮火下，衝進關帝廟，搶救存儲的彈藥。突然一聲驚人的巨響，把她震倒，摔在丈遠的泥地裏，待擦開朦朧的眼睛，關帝廟附近已經着火，那棵大柏樹也看不見了，炸藥味的濃烟，墨黑的，象鼻頭似地冒出來，捲起血色的火球，飄蕩，上昇，終於像凝固了一般，遮沒整個的台兒莊。各種兵器的爆炸聲，連續震響，響成一片，鬼子們都死命地喊叫。

她在戰慄和窒息中，慶幸自己并沒有錯過了機會，她爲祖國已做了一點事。

板垣最後的雄心，跟着僅存的火藥庫的炸燬，完全幻滅了。他嗔怒，驚惶，斷定走漏這祕密的是老婦人。不待她申說，便把她的兒子媳婦都槍殺了；又把她活潑有趣的孫兒，剝光衣服，從頭到脚，活活釘在門板上。當他們握着粗大的鐵釘，準對胖胖的小手，祇是第一下錘下去時，這小生命敏感到非常的驚嚇，立刻發出淒絕的尖聲音。老婦人早已碎心裂膽，昏暈過去了；然聽到孫兒的慘叫，也會機械地拚命號呼。板垣最不愛聽這種單調的聲音，稍微皺皺眉，對左右的人們，說了幾句話。就有人應命跑出來，抱住她的頭，死執着她兩條瘦細的腿，遊戲

似地用力撕開，越死線的苦楚，盡量表達在她的哀號裏；這以後，便奄奄一息，聲音又低又弱，幾乎聽不清晰一般，在呻吟，在咒咀。

板垣越發憤怒，大罵那些人為什麼不一下子絕滅了她的呼吸。他們又立即咬緊牙齦，把撕開一半的肢體，一直撕到胸部。腸，心，肝，膽汁，混和着鮮紅的血，不住地滾下來。他們便同拋去一捆溼稻草樣，竭力拋向空中，倒栽在沙質一般的塵土裏。

板垣咯……咯……咯……發出一陣乾笑。靠攏他身旁的石原，便瘋狂地鼓掌，擁起不自然的笑，極盡恭維的能事說：「辦得好！辦得好！」

板垣會意地點點頭；但他已感知中國人太可怕了，那無知的老婦人為了她的祖國竟能做出這樣驚天動地的事來。他想起一件急於要做的工作，旁皇四顧，在尋找能夠勝任的人，最後，他看中了今均。

「你去辦！今均君。」

「什麼？師團長！」

「趁火藥庫還在爆炸的時候，把台兒莊的中國人，不論男女老幼，一律拋在火堆裏。」

今均惶惑地想一想，接着說：「報告師團長！中國人是殺不盡的。」「馬鹿！你敢違抗我。」說着，立刻拔出手槍打過去，打中了他的肋骨。他昏沉地倒下來，負着傷送進戰地的病院。

激烈的戰爭，如驟起的大雷雨，暫時在平地上消失，暮春的晨曦，洛在血色的草原裏。這孤零的台兒莊，好像已沒有什麼有生氣的東西在活動，祇有一些褪色的太陽旗，插在岐圮的斷壁上，微風吹拂，發出低悶的旋律；但從華軍陣地上唱出的凱歌，已比前更清楚，更嘹亮，這證明密層層的包圍圈，早遍逶台兒莊的四週了。

板垣在極端蕭穆的氛圍裏，拖着困乏的脚步，祕密地巡視。他感覺空虛，渴望拯救。面前黑暗，冷落，連空氣都是中國的，是何等孤單；但腦子裏像放了一把火，熱得可怕，一切都混亂了。忽然，在距離不遠的傷兵病院裏，傳來一陣思家的歌聲，他走過去，凝神靜聽。隔一會，便有一個人選用哭一樣的聲音，在說話：「……我們應該覺悟了，像這樣的戰爭，不過把我們的血肉，給軍閥們做升官發財的工具，我們的犧牲，是毫無代價的。起初，我們從軍閥那裏聽到的教訓，報紙上看見的長篇闊論，現在把事實來證明，無論那一句話，全是胡說，胡說，都應該一筆勾銷的。我們的鄰居，同學，親戚故舊，都莫名其妙地跨上運輸艦，沒有多久，就病死，戰死，燒成骨灰，原艦裝回去。軍閥們爲了自己的利益，浪費我們的生命，就同浪費我們的國庫一樣；我們的國庫，都是國民的汗血，他們就毫不憐惜嗎？無論怎樣激烈的鬪爭，他們是不會死的，死的是我們；而我們是爲了什麼？想一想吧！我們也有慈愛的爸爸媽媽，也有天眞可愛的孩子們，也有一心記掛着我們的嬌妻愛人呢！……」說着，他喉頭有些哽咽，好像哭不成聲的樣子。

一陣熱烈的掌聲，延長到足有幾分鐘那麼久。接着，奮命地高呼：

「擁護今均君！」

「今均大佐萬歲！」

出於意外的刺激，使板垣驚恐得退縮了幾步，極度震撼的神經，像觸着電流，又如同一隻免不了屠宰的豬，早把他的四肢捆綁得伏伏貼貼似的。

「唉！」他嘆一口氣，輕聲地自語：「我不應該再糊塗了！」

他失魂落魄地走回來，悶坐竹椅上，雙手捧着腦袋，苦苦考慮。突然，神次清醒，狂暴的惡念，又浮上心頭。他決定在總退卻之前，把必須要做的事，先通知石原。

石原立即跑到傷兵病院，傳達板垣的意旨。

當他高高興興闖進病院，今均首先看見他完全不同過去一樣的狂暴，竟像一位極端仁慈的白衣觀音向着每一個傷兵，親切地慰問。也就不疑心他有什麼不可思議的舉動，仍舊當他是共患難的戰友，招呼他，問他；他也跑到今均那裏，寒暄一回，又裝作不是敷衍而是出於至誠似地說了幾句：「傷口痊癒沒有？今均君。師團長很掛念你。」今均立刻把絕望變成熱望，緊張而興奮地問：「有好消息嗎？」

「好消息，好消息。」

滿院的傷兵，都悉心靜氣，豎起耳朵，聽他們說話。

石原和顏悅色地與今均握握手，隨即走過幾步，面對着傷兵的面。這使輕傷的，都熬痛坐起來，重傷的，使勁昂着頭，以便於細聆他的好消息。

「喂！喂！戰友們！」他招呼一下，又咳一聲嗽，潤溼有些發乾的喉嚨，然後提高聲音說：「師團長的意思，馬上送你們到青島去療養呢！」

「青島？」大家不以爲有這樣的幸運，非常不放心地問。

「是的！青島！那裏的風景好，療養院又多，又週到。在那裏療傷，再好也沒有了。」石原爲了堅定他們的信念，不嫌其煩地說了一大套。

「當眞？當眞？」大家你一句我一句地搶着問。

「自然！擔架的工兵，就要動手搬運了。」

每一個傷兵，全忘了稍經震動就痛得死過去的創傷，在難於表情的苦臉上，格格地笑起來。他們祇恨自己無法動彈，不能把感激的心情，表現得更好。電一般的聯想，使他們覺得今均的話，雖然不錯，國內的軍閥們的確是如此；可是，不適用於板垣，板垣師團長還是最好的好人。他們爲了這一場無意義的戰爭，已損害了一部份生命，浪費了人生難逢的青春；但剩餘的生命，應該是屬於他們自己的了。他們像做着一個快樂的夢，一切的痛苦，怨恨，都在快樂的夢中，完全消失了。

「戰友們！安定些吧！馬上運送你們到極樂的世界去。」石原一面說，一面堆着滿臉的微

笑，向臨別的傷兵們點點頭，慢吞吞地走出去。

大家不約而同地歡呼起來，歡送這一位就將引導他們到極樂世界去的天使，直到看不見他的影子。

他們之中，沒有到過青島的，都深信那裏是一個仙島，人間的樂園，世界上所有最美麗最神祕的印像，都湧現在他們的思慮中，一種急於求去的心情，逼着他們屢次向去過青島和家在青島的戰友們，探聽關於青島的種種。而那些人祇忙着引起青島的舊觀念，回憶在青島時的實生活和有趣的經驗，他們像屏除一切雜念似地集中意志，在推測現在的與將來的青島；因此，他們實在沒有那樣的耐心，如同小學教師似地答覆那些孩子氣的疑問。但那些沒有到過青島的，一點不知趣，仍舊反來覆去地盤問：

「嗄！青島和銀座比起來，怎麼樣？那裏也有櫻花嗎？青島的娘兒們好看不好看？好玩不好玩？……」等等，等等。

這使那些決定在靜思默想中，回憶「青島之夢」的人們，會感覺說不出的煩膩，都恨聲怨氣地說：「唉！嚕嗦什麼呢！你們到了那裏，自然會知道的。」

「反正祇要比這裏好，管它呢！」他們在得不着要領之後，無可奈何地說了一句，也就算了。

他們暫時合攏眼皮，伸一個懶腰，嘴角裏現出絲絲的笑紋，把久已不唱的情歌，低聲溫習

一回，準備在去青島的途中，安慰跋涉的勞頓。

病院裏除了生硬的不成腔的歌聲之外，一點雜音都沒有。

暖和的日光，從窗縫裏射進來，幾隻大蜜蜂飛舞在盛開的花叢裏，嗡嗡地如同偵察機在窺探什麼似的。

那些到過青島和家在青島的人，不自覺地沉浸在恍惚的夢境裏，都有一個差不多的幻想：此刻已是暮春，過些日子，便到夏天了。白雲，海濱，翠綠的細砂，紅色的六月楓，從鬢絲衖邊上飄散着的芬芳的氣息……這種種都在幾點自由的人生，蒸發快樂的光輝，是多麼消魂的季節啊！以前，他們再也想不起這些，待覺得自己剩餘的生命，將能由自己來享受時，凡是以陶醉自己的奇思妙念，都油然而生了。他們面前，就像懸掛着一幅美麗的畫，自己彷彿在淺砂的海灘上漫步，海風戲弄着碧波，夕陽的餘暉，從勞山的樹尖上，漸漸照在海面，晚風盪漾，閃現金色的光影。海濱公園裏，許多風騷的姑娘們，都從匯泉浴場洗完了澡，露出潔白肥胖的肢體，帶着肉的魅惑，躺在乳白色的傘蓋下，唱歌，發笑，談着旖旎的情語，在舒展浴後的困倦。早上，如果海面沒有風，太陽瀝漉漉地爬起來，也像洗過澡似的，迷茫中常有一朵彩色的雲，蓋住勞山的頂。勞山是玩過了的，那生長在勞山脚底的西施蛇，是世界上少有的美味，卻沒有嚐過呢！現在，正是櫻花天，萬國公墓的櫻花，已經盛開了吧？青島的馬路，是寬廣平坦的，兩旁種滿森森的樹，當初夏的柔風撫遍市街，可愛的藍天就在蒼茂的街樹中顯現

着，眞想再在那清鮮的樹蔭下，自由自在地坐一回，輕鬆地散散步呢！……他們想到這裏，像被釋放的囚犯樣，撫摸身上的創痛……預料一到青島，簡直不必進什麼療養院，立刻就會痊癒的。

門外一陣嘈擾的聲音，接着，幾百雙凌亂的脚步，跨進門來，手裏都攜帶擔架的器具，他們都看見了，都知道是爲他們來的，石原沒有欺騙他們，都歡喜得直跳起來，一致高唱短促的國歌。

今均馬上擺出隊長的態勢，一再告誡他們不要歡喜過度，破壞了皇軍的紀律。

噓……噓……一陣古怪的聲音，竄入今均的耳管。他也就默然了。

扛運的工作，正在進行着。

他們依舊歡天喜地，但求爭先，惟恐落後，勉強忍受簸動的劇痛，死命搶到擔架上去，懇求先把他立刻扛得走。大家都是這樣，秩序混亂到極點，使扛運的工作，礙難着手；但是扛伕們並不討厭，反是衷心地歎服。

因爲他們剛從火坑那裏來，一大批戰死者的遺體，都已燒燬完畢，現在是輪到傷兵了。他們由於親眼發現決不該和戰死者受同樣處置的傷兵，不僅沒有絲毫恐懼之色，而是那麼歡快踴躍，視死如歸，不禁暗自讚許大日本的軍國民教育，眞是世界少有。

「這是大和魂的精神！不，是大日本的光榮！」他們想。

他們扛運那些壯烈的勇士們到火坑裏去，覺得也是非常壯烈，非常勇敢似的。

他們吃力地扛着傷兵，杭育杭育呻吟；又運用慷慨的聲調，高唱國歌，算是從國家觀念上發出的至高的禮讚，也可算是對就將舉行火葬的傷兵們一種無上的敬禮。傷兵之中，有的是抱着非常愉快的心情，隨口應和幾聲；但多數是哼着剛纔溫習過的甜蜜蜜的情歌。

目的地近了，火坑裏噴發着熔化過死人的濃煙；雖經軍醫們用盡防臭劑，消毒劑，各種化學的藥料，可是，不可向邇的異味，還是毒箭似地穿透他們的嗅神經，——特別是傷兵們的。

他們立刻察覺板垣的意思，並不是恭送他們到靑島去——到極樂的世界去；而是爲了自己要逃，要逃到極樂的世界去，免得累墜，拖帶麻煩，逃得更輕快一些，先把他們送到火坑裏，乾脆結束掉。此外，是否還有別的用意，他們在臨死的俄頃，再也不會把念頭轉幾個彎，作更深的推測了。已經唱得琅琅上口的情歌，會澈底遺忘，低聲啜泣起來。

扛伕們既走了相當的路，肩仔上的重量，頗感累人，爲急於擺脫起見，極想熬一點苦，齊發最後五分鐘的努力，一口氣跑到火坑那裏的。但傷兵們已驚覺逼近火坑，本來是低微的啜泣，會逐漸激越，放聲嚎啕；在擔架上輾轉反側，急圖滑跳下來，無奈捆縛得極緊，徒然的掙扎，不過白費氣力。反使扛伕們步履維艱，有欲速不達之感。

淒涼的哭聲，刺痛扛伕們的心，身體，四肢，都癱軟乏力，極願拋下重擔，讓他們去了；

但是，怎樣可能呢！是板垣的命令呵！

不過，有些扛佚看到他們從病院出發時，絕無痛苦，快樂的神氣，眞像到天堂去一樣，卻十分不解。也許，人到接近死路，就免不了有一點生之留戀吧？因此，當他們哭得慘不忍聞時，仍舊發作女娘們一般的軟聲音，千方百計地安慰他們說：

「我的好朋友！再唱一支甜蜜蜜的情歌吧！」

但是，他們哭得愈慘，愈可憐，都瘋狂地咒罵，什麼人都罵，連他們的天皇都罵，什麼話都罵，甚至要吃板垣的肉，剝板垣的皮。他們永遠唱不出甜蜜蜜的情歌了！

這時候，華軍加緊圍剿的消息，又在每一個賊寇的嘴邊，出神見鬼地流傳着。

石原發覺工作進行得異常的慢，焦悶萬分，逢人便叫：「趕快！趕快！」他看見扛夫們的腳跟，像鎖着鐵鍊似的，要移動一步，比什麼都難，就抽出指揮刀，痛打他們的背脊，一面狠毒地咒罵：「馬鹿！走得這樣慢，你們要命不要命，華軍的大礮，已經打到我們頭上了。」

扛佚們都飛快地跑，全忘記壓在肩頭的重量了。

另一批工作者和負責消毒的藥劑師，守候在火坑那裏，也正同石原一樣的焦悶，巴不得提早結束這一件麻煩的工作了。他們不待石原的吩咐，就動起手來，把運到的傷兵雜亂無章地拋在火坑裏。石原又立刻督策扛佚們趕回病院，把還有一大批急待火葬的傷兵，趕快運到這裏，

馬上施手術。

火坑裏突然發出劈乾柴的聲音，熾烈的火，把人類的肉體，拍拍拍地爆炸，完好的面孔，霎時變青，變紫，變成爲黑的爛檸檬的顏色，長髮，短鬚，很快地燒盡了，手，脚，腿部，都像塗上引火的藥物樣，也不難燃燒，頃刻燒成了焦枯的炭；最不容易死滅的，還要算是主宰智慧的腦和心，就是僅留着半段枯樹桿一般的上體，仍能堅持最後一息的活力，從不成樣的嘴巴裏，慘絕地呼喊。這聲音絕少變化，極高，筆直，就好像是代表人類最大痛苦的最尖銳的結晶。

那些工作者都憂慮華軍就要衝到台兒莊，把他們盡數殲滅掉；非常躭心自己的生命，能否保全，誰也不會同情於被燒者的痛苦的。他們祗埋怨火力太弱，火化得太慢。第一批還沒有肅清，第二批已跟着來了，大家但求完成自己的工作，不問火坑裏能不能容納，都死命地拋，丟，塞，一下子就有人滿之患，幾乎要掩熄了正在燃燒的火焰，逼着他們不得不互相警告：

「喂！喂！塞不下去了，等一等！」

但是，他們誰都不理會。火坑裏急待燃燒的材料，土丘一般的高起來。壓在底層的，早就斷了氣，絕不覺得燒和炸的痛苦了，壓在中間的，都在死命掙扎，想翻滾到上面來，而躺在上面的，都盡力支持，決不讓自己陷落下去。火坑裏像有幾百條蛇在劇烈地翻着，滾着。隨後扛運來的，實在塞不下去了，沒有法子，祗得把他們靠近火坑的邊沿，暫時擺一擺。隔一會，無

情的烈火，又熊熊地燃燒。他們眼看着同患難的戰友，都被火舌頭吞嚥下去，而自己立刻就是他們的後繼者，透頂的憤恨，超過極人世的痛感，他們已不在苦痛上設想，腦子裏反覺得異常清醒——從沒有那麼清醒過。

他們清醒的知覺在嚴重地教訓他們：「今均的話，已經說得太遲了。在病院裏對他們說那些話，有什麼用！為什麼不在出發之前說呢？為什麼不在戰場上說呢！」他們又想起國內的軍閥，為着發洩自己的英雄主義，中將要升大將，少將要升中將，次官要升部長；三菱三井那些財閥，已有了半個日本那麼多的財富，還不夠滿足，還要利用軍閥充當獵捕食物的狗，為他們找尋發財的路，不惜趕一羣良善的公民們到火坑裏去，炙成膿漿，化成灰；同時，在國內不知還有千百萬民衆，為了他們也如同生活在火坑裏一樣，間接熬受炮烙的酷刑。他們酸痛地搖搖頭，嘆一口氣，連連說：「唉！我們付的代價太高了！我們付的代價，實在太高了。」

這消息，傳到傷兵病院時，那些未經起運的傷兵，都大失所望，認為是世界上不應該有的奇聞。病院裏立時充滿了叱罵聲，呼囂聲，哭聲，種種騷動的聲音。

與這些聲音呼應着的，是華軍的大砲聲，喊殺聲，似乎已打到台兒莊了。殘敗的敵寇，都忙碌着整頓行裝，扣押車輛，預圖逃死。板垣一再命令，寧拋下堆積如山的輜重，決不留下一個傷兵在華軍的手中，作為敗滅的證據，因為這是大和魂軍人的恥辱，是皇軍不可洗雪的汚點。

石原把這種意思，對傷兵們反來覆去地勸告；可是，當他們在有口氣的時候，對於提早舉辦火葬這件事，是堅決反對的。最初，他們聽到石原來報告，就要送他們到青島去療養了，自然，他們對於剩餘的生命，會當作寶貝似地愛護的；現在，他們的生命，已是無用的燃料，誰也不至於怎樣看重自己的生命了。事實已不容許他們再存非分的奢望。他們祇有一個最單純的要求：就是，讓他們活着的時候，好好地活下去，到無法延續最後的呼吸時，再扛到火坑裏去火葬。他們相信這要求並不是專顧一方面的利益，是從多方面着想的。

他們公推今均把這一個合理的要求，直接向板垣提出來，看他怎樣答覆。他們瞧不起石原，認定他沒有資格解決這問題，他們不屑和他說什麼；但石原還以為是板垣的代表，板垣的靈魂，仍舊神氣活現地阻止他們，希望他們千萬不要提出這樣一個無法通融的要求來。

他們一窩蜂地大罵：「滾開！你是什麼東西！趕快叫板垣來！」

在爭持激烈，決不是石原的力量所能鎮壓和軟化的情形下，板垣率領着衛隊，荷鎗實彈，趕到病院。他避開兇險的眼睛，向每一個受傷的兵，含有毒意似地掃射了一回。

病院裏靜寂無聲。傷兵們都忍痛撐起腰，昂着頭，在死的顫慄中向板垣隆重地敬禮。

板垣不還禮，鐵青的面孔，他恨，要他們死，想以最扼要的話，肅清他們求生的幻念。

「師團長！他們要造反了。」石原誇誇地報告。

「唔……唔……我早知道。」板垣冷冷地回答。

傷兵們都認爲石原的話，說得太過分了，於他們極不利，大家向今均做手勢，要他立刻駁斥石原，正式提出合理的要求來。

今均義不容辭地站起來，侃侃地說：「師團長！石原是胡說。你千萬不要聽從他。現在，我們祇有一個要求，一個最低限度的要求……」

「停止！」板垣揮一揮手，高聲制止。

今均呆住了口，終於沒有能表示大家所要求的意思。病院又是死一般的靜，祇聽到板垣一個人在訓話。

他說：「大日本的軍國民教育，就是大和魂的精神，就是要你們絕對服從軍部的命令，決定死和活。」他還說，邊聽到華軍接連轟過來的大礮彈，像已打落在病院的屋頂上似的，又轉換語氣說：「你們聽到沒有？這是什麼聲音！」

「師團長！你就好比拋棄了一部份輜重一樣，把我們留給華軍吧！華軍不會殺我們的。聽說，華軍待我們太好了。」傷兵們都苦苦地哀求。

哈……哈……哈……板垣瘋狂地笑起來，接着說：「很好！你們看自己的生命，重於大和魂的精神。該死！該死！」

「放屁！什麼是大和魂的精神？日本的民衆，是軍閥的羔羊！日本的軍閥，是財閥的走狗！這就是大和魂的精神！」有一個傷兵反正抱了決死之心，理直氣壯地罵出來。

滿院的傷兵都高聲應和：「對喲！對喲！」

看情形又要僵化了，石原機警地向板垣霎霎眼，意思是要他運用懷柔的政策，先把大多數意志薄弱的，軟化下來，讓極少數倔強的陷於孤立以後，就容易解決了。

板垣也霎霎眼，像已完全懂得似的，故意緩和着聲調說：「……你們爲了保全大和魂的光榮，丟棄了你們殘廢的不重要的身體，是非常光榮的！……我以生命擔保，一定替你們鑄銅像。」

今均捉住這空隙，繼續申說大家要他代表的目的：「報告師團長！我們決不要鑄銅像！但求在活的時候，讓我們好好地活下去，到無法延續最後的呼吸時，再扛到火坑裏去火葬。」

「謝謝師團長！我們千萬不要鑄銅像。」大家跟着說。

「……實是沒有法子，華軍已四面集攏來，我們一刻都不能延遲了。車輛是那麼少，拋下你們，丟皇軍的面子；帶你們走，我們怎樣辦？！」逼迫着石原不能不把左支右絀的苦況，向他們確實地說明。

大家又一窩蜂地駡起來：「放屁！你們纔丟皇軍的面子呢！」

板垣馬上指揮衛隊，乾脆命令說：「那麼，好，開鎗罷！」

一陣混亂的鎗聲，雜着緊張的慘呼聲，悲痛的呻吟聲，剎那就復歸於平靜。

他們不再要求什麼了，毫無抵抗地被運送到火葬場。

「你們要求得好，你們總算達到目的了。」石原目擊許多正在搬運中的屍體，憤恨地說了一句。

這時候，華軍已徹底清掃掩護退卻的殘敵，衝進台兒莊的東角，最後決勝的巷街戰，白刃戰，猛烈地展開了。

板垣石原在急忙中祇得分率殘敗的兵隊，擠上僅有的升火待發的車輛。其實，倖能逃出華軍火網的敵寇，已是很少的數目；但因爲車輛過少的緣故，還是十分擁擠的。車箱裏的人，早就像塞滿了炸彈一樣，他們依然冒着跌落在鐵軌上的危險，右車箱裏竄；擠進去的人，全被冷汗浸透，雙腿斯攤，直掛下臂膀，就是無力地垂着頭，至少要比原來的高度，高出幾英吋似的，血液的循環，彷彿已經停止，祇有鼻孔顫動，急迫地喘氣，證明彼此還是活着的。車開動了，許多人都蜂擁上來，又落湯雞似地倒下去，又都抓住車門，死命吊掛在那裏，終於擠不上去，祇得沿着鐵路線，追逐着車聲，塵影，瞻前顧後地逃竄。

台兒莊已全被華軍克復了，板垣撫在車窗上，聽到中國軍民歡呼的聲音，看見青天白日的旗影，在春風裏飄，又發現一縷冲天的濃焰，繼續在燃燒。他知道葬身火坑的，都是跟着他出生入死，身經百戰的弟兄，他們究竟犯的什麼罪？爲什麼要這樣死法？他並不是完全茫然的。一陣悲哀的暗影，從他搖蕩的心情中掠過去，也有點不能自持，淒然地落下幾點酸楚的眼淚。

華軍忙碌着肅清戰場，整理街路上的殘屍，收拾敵寇遺下來的輜重。流亡的民衆，又多踴躍地來歸了。同時，發見敵人火化了的白骨，好像一座白石堆成的山峯，透露在暮春的霧氣裏，都大吃一驚。有的並未燒燬盡淨，箭笴棒子樣的臂膀，腿部，還在繼續燃燒着，台兒莊的週圍十里內，空氣是異常混濁的，五月的薰風，吹來了陣陣的惡臭。

板垣逼着他們離開平和的故鄉，離開快樂的家庭，趕上渺茫的征程，現在已把他們長棄在中國的荒郊，永遠不把他們帶回去了。可是，他們還永遠活在仁慈的爸爸媽媽的記憶中，永遠活在妻子愛人的夢中呢！而在板垣向天皇報告的奏本中，他們正是他最好的掩蓋失敗的證據。因爲他們是反戰的叛徒，要不是他處理得快，立刻把他們火葬，大和魂的光榮，還不知要低落到什麼田地的。以前林銑十郎推薦他任陸相，並沒有如願，這一次好像祇有他是有功的，祇有他一個人算是凱旋似的，乘船回國去，得意地坐上他渴想已久的陸相的交椅了。他在台兒莊燒燬了的山一般高的白骨，像做了他的墊脚石一樣，他驕傲地踏上去，步步高升了。

當他準備歸任陸相時，中華的健兒們已在一致的有計劃的策動下，完成第一次大殲滅戰的任務。他們曾在他風雲叱咤的營帳裏，憑弔戰後的遺蹟，忽然，看見一個被慘殺的老婦人，還躺在血地裏，眼睛並沒有合攏，含笑似地看着青天白日的大旗，矗立在台兒莊的天空，又像懷抱着無限的熱望，期待大中華民族在求獨立解放的神聖抗戰中，爭取最後的勝利呢！

(註一)三羽烏即永田鐵山中將，岡村寧次，及小畑敏四郎，三人均與板垣同期畢業，學力經驗，都在板垣之上，並稱三羽烏。

(註二)林銑十郎在組閣時，曾推板垣任陸相，嗣因年輩太後，被中村、梅津、古莊、植田等盡力反對，終於作罷。

夜奔

黃廷榮拖男帶女，從上海重回到故鄉來。

他離家快十年了，這幾年在閘北開一個雜貨鋪，已能混得過去，比在故鄉上黃村種幾畝荒田，一年的收成，還不夠完租，好得多了。他不願離開上海，上海是窮人的樂園。

上黃村的居民，以前都瞧不起他，罵他是敗家子，賭博輸了錢，私下逃到上海去的。現在可不同了，誰都稱贊他畢竟有才幹，有辦法。每至年終，討債的充滿他們的屋子，逼得上天無門，入地無路時，就會想起黃廷榮在上海白手成家的故事來，做一個榜樣，壯壯自己的膽量。

這一次，黃廷榮還鄉，正在八月初，並不是歲時伏臘，回家掃墓；而且，他的全家老小都搬回來了，大家非常驚訝，都借託慰問的名義，集攏在他的舊居，希望從他嘴裏得着些確實的消息；本來在幾天之前，他們就聽到東洋鬼子又要侵犯中國了。

黃廷榮見了比他年長的族老，恭敬地問好，年齡不相上下的，也報以一聲兄弟的稱呼，鄉下人都抱着盛大的熱情，來細聆時局的變化；同時，又覺得黃廷榮那樣的懂禮貌，都表示說不出的羨慕，默默地說：「哼！你瞧！究竟要出門的，老死在家裏，有什麼出息？」

黃廷榮伸出脫盡老繭，已不像是一雙農民風的手，掠一掠油光的頭髮，輕輕咳嗽，清理一

下喉嚨，向大家報告上海的情形。他在上海十年，辛辛苦苦創下一筆薄薄的家業，又被逼着完全拋棄，在言下深爲痛恨，他嘆一口氣說：「唉！媽的東洋鬼就要在閘北動手了。我來的時候，壕溝都已挖好了。」

「中國人打得過嗎？」一個年長的老伯伯，摸摸鬍子，驚惶似地問。

「中國的人多，比東洋鬼要多上六七倍。六七個打一個，不愁打不過。」黃廷榮肯定地回答。

「黃大哥？上海離我們有多遠？」一位年青小伙子插上來問。

黃廷榮皺皺眉頭，考慮一回，徐徐說：「很近，很近，飛機一兩點鐘就到了。」

大家着急起來，異口同聲地問：「我們逃到那裏去呢？黃大哥！」

「呸！逃有什麼用！」黃廷榮說。

「黃大哥！你從上海來，見廣識大，你要我們怎麼辦，就怎麼辦。我們都聽你吩咐。」

黃廷榮微微笑了笑，燃着一支煙，沒精打彩地抽，他不願把關於東洋鬼的消息再說下去。他已好久不回來了，急想知道一些本村的事，便文縐縐地問：「我們的族長黃國卿老公公近來可好？」

那位年長的老伯伯接口回答：「七十多歲的人了，看上去，一點不老，還同小伙子一般強健呢！」

「嗄！他老人家眞好福氣。」黃廷榮說。

那位年長的老伯伯，抬起頭來，把朦朧的視線，從陋巷裏投出去，忽的，給他瞥見一個白鬚垂胸的老頭子，扶着拐杖，慢慢地踱來。

「瞧！那不是族長嗎？」

「是喲！說到他老人家，他老人家就來了。」大家喜沖沖地說。

黃廷榮堆着一臉的笑容，拔步迎上去，屈着腰，表示懇摯的敬意，邊說：「請坐！族長老公公！這樣大的年紀了，累你親自跑來，怎麼承當得起呢！」

黃國卿抹抹長鬚，歡喜得發出咯……咯……的乾笑，從不由自主的喉管裏，拋出顫動的音浪：「廷榮，你來得好，上海已經不是安樂窩了！」他把話頭頓一頓，若有所感似地慨嘆一聲，繼續說：「唉！世界大變了！東洋小鬼都要來欺侮我們了！」

「不要緊，族長！人不會怕鬼的。」黃廷榮自以爲說了一句惹人發笑的俏皮話，果然，都聽得格格地笑起來。

這以後，他們便把別後的情況，作談話的中心，滿屋子的人，都凝住氣聽他們談講。最後黃廷榮問起今年的田禾，大家搶着說：「好極了！多年沒有像今年的豐收了！」

黃廷榮很高興；但族長並不怎樣歡喜，他認定東洋鬼是天上降下的瘟神。他根據過去的經驗，每逢年歲豐收，村上的人口，就不會太平，不是大人害時疫病，就是小孩出天花，所謂

「有命的吃飯，沒命的滾蛋」；但是，如果是荒年，全村大小數千口，一年到頭，都像生龍活虎一般，連傷風咳嗽的小毛病都沒有，荒年出荒蟲，活在世上的人，注定要受苦的。他一聲不響，在考慮今年的田禾，的確比往年好，而人口也很太平，從來沒有聽到東鄰西舍的人口，變動了一個。因爲這樣，他不相信天老爺會特別造禍於上黃村。果然，東洋鬼要在上海鬧起來了，這一鬧眞非同小可，不知到何時何月才會終了。他搖搖頭，又慨嘆着說：「唉！世界上的事情，那裏能夠十全十美呢！不錯，今年是好收成，人口又太平；但是，不把東洋鬼子趕出去，田裏收起來的白米，你吃得成嗎？」

大家覺得他老人家的話，都是經驗之談，祇有鬍子雪白的人，才能見得到。誰都沒有異議，誰也不敢持反對的論調，和他老人家爲難。因此，大家對於今年的豐收；以及黃廷榮從上海回來，證明東洋鬼就要動手的消息，並不是謠言。都一則以喜，一則以懼。

到了八月十三那一天，開到上海的東洋鬼，和我們眞的打起來了，「一顆流星天下知」，上黃村的居民，就在隔一天的早晨，都知道了。聽說我們中國的軍隊，第一次交鋒，就打了一回大勝仗，把東洋鬼殺得屁滾尿流，整個的一條北四川路，都拋滿了殘屍。全村的居民都歡天喜地，圍攏黃廷榮的身邊，盤問上海的地形；天眞的好奇心，逼使他們必須要從他嘴裏，知道東洋鬼駐紮在那裏？我們的軍隊駐紮在那裏？

黃廷榮雖然在上海住了那麼久；但對於上海華洋雜居的情形，以及中西合璧的名稱，實在

摸不清楚；不過，當他指手劃脚，答覆那些人的疑問時，好像是一個「老上海」的神氣。鄉下人以爲他的話，決沒有錯，都當作在菩薩面前求得的上上籤，在街頭巷角流傳出去；並且，都確信東洋鬼一定死多活少。他們毫不悲觀，依舊鼓作勇氣，在田裏作苦，眼見田禾欣欣向榮，越發工作的精神，加倍興奮。黃廷榮告訴他們：「今年田裏的稻，定要比上年貴起好幾倍，中國打了勝仗，我們的白米，就可以運到外洋，賣給外國人了。」他們絕不懷疑他的話，相信今年是大家翻身的日子。

戰事一天天的認眞起來。一向住在城裏的人，都準備往鄉村移動。

上黃村適當京杭國道的中心，交通稱便；村的位置，又在羣山的脚底，山上古老的大松樹，密密地叢生着，一條碧清的小溪河，衣帶似地圍繞村的週遭，溪河邊，滿是桃樹，楊柳，野生的雜卉，一年四季，都有盛開的花朵，點綴着山谷中的樂園，上黃村也就是這樂園中一種人工的點綴。當往來京杭的車輛，從國道上疾駛而過時，坐在車箱裏的人，祇見許多美麗的山峯，矗立在眼前；看不出就在這山脚底還有一個世外的桃源。住在這村莊的人，常聽老年人說，在長毛時代，全縣都慘遭殺戮，祇有上黃村是例外。這情形，凡住在城裏的人，誰都知道的；同時，京杭國道築成以後，到縣城的距離已經縮短，有錢的人，白天在城裏納福，可以回到平靜的鄉村來住宿；而且，藉此調換一下空氣，也是生活上所必需。因此，上黃村便成爲最理想的避難所。

縣城裏的貴客們，都和住在上黃村的居民，攀親搭故，源源地搬來。古樸的上黃村，立時加添了許多都市生活的設備，現代化的習俗，便隨着一般摩登少女的脂粉氣，侵入到農村。

新雨後，矮木夾道的山路上，鳥跡和獸蹄之外，就是高跟鞋的脚印，那些難得下鄉的人，都打扮得花技招展似地遊覽雨後的山景。

鄉下人看不慣他們的生活，裝束，聽不慣他們在說話時常用的虛套，尤其是從那些漂亮人身上蒸發的脂粉氣，實在和他們平時的嗅覺，是衝突的，不調和的；當那些人擦過身旁，他們祇能立刻掩住鼻管，非待那些人走得很遠，無論逆風與順風，絕不妨害他們的嗅覺時，決不肯把手移開的。他們聞慣了肥田的糞料，家畜的遺矢，以及屋子裏不通空氣的霉濕味；可是，聞不慣那些漂亮人身上蒸發的脂粉氣。那些人在平時都不理他們的，爲什麼到了此刻，就特別假裝親密的樣子，和他們週旋起來呢？他們一點都不明白。他們世代住在上黃村，安安穩穩過日子，沒有強盜來擾亂他們，更沒有成股的土匪，綁過他們的票。這一次，突來許多有錢的闊人，決不是上黃村的福氣。那些人愈是假裝不自然的慇懃，他們愈覺得討厭，愈是表示不必要的客氣，愈覺得麻煩。

黃廷鎏是同村人，是一個祖先傳下來的同胞兄弟，他們不當他是新來的客人，都殺雞宰猪款待他。主要的意思，還是給城裏人看看，上黃村已出了「頂天立地」的人物，你們休想用權

力壓抑鄉下人。

黃廷榮也設席回請族中人。在席間，他主張全村的治安，應該由全村的壯丁共同來負責。他說：「我在上海時，閘北商家所組織的義勇隊，也是參加的一員，每家商店，輪派一個店友，練習兵式操，一面可以保護自己的家產，一面還可以幫助軍隊打東洋鬼。這辦法最好也沒有了，我們要倣照。」他說完，又把親眼所見的事實，提出許多具體的方案。

他們都贊同黃廷榮的建議，就公舉他充當壯丁的訓練員，即日籌備上黃村的義勇隊。族長黃國卿端着酒杯，雙手抖抖地走過來進酒，一面說：「上黃村全仗你保護了，祖宗有靈，叫你從上海回來，否則，我們一點都不懂，怎麼得了。」

黃廷榮看到族長那麼的真切，非常感動，便當衆答允了族長所囑託的重任。

上黃村開始武裝起來。每天早晨和旁晚，壯丁們都着了黑粗布的短衫褲，排列在廣場上練習兵式操。黃廷榮便把過去學習的經驗，盡可能地教導他們。他們在練習時應用的兵器，是十分不一致的。有些人扛了一根古老的毛瑟，有的，就把種田的農具，暫作兵器來應用，多數人是用削得光光的木棍。形式上雖然不中看，但每個人都是直接感受身家性命的危險，自動參加的；所以，從沒有早退，遲到及託故躲避的情事。對於黃廷榮的話，比衙門裏貼在牆壁上的告示，還要嚴重，他的一舉一動，誰都認認真真摹倣，學習，一點不肯馬虎。有時候，爲了一個比較困難的動作，如「臥倒預備放」之類，他似乎還記得演習的姿勢，是先伏在地上，再把槍

根托起，使勁昂着頭，向前瞄準。無奈，他把口令忘了，一時之間，無論如何想不起怎樣叫喊，心急得要命。他就以身作則，根據模糊的記憶，再表演一個「臥倒預備放」的姿勢，要大家跟着學做。壯丁們祇得依樣畫葫蘆，像叭兒狗似地在操場上打滾。他覺得完全走了樣，立即個別訓練，把每個人的姿勢，照着自己想像中的標本，捉手提腳地訓練。壯丁們手腳僵硬，直挺挺地做，少「行動自如」之便；但也得要勉強做出一個樣子來，覺得比挑幾百斤的重擔，日夜在田裏拔草，屙水，還要吃力得多。

他們天天這樣，從來沒有間斷一次，也從來沒有一個人叫苦。在開始演習時，他們就聽到族長黃國卿說：「上黃村是祖宗留給我們的基業，東洋鬼打來，我們一個拚一個，拚死兩個賺一個，我們要靠自己的力量，保全上黃村。」他們記住這些話，就像刻在心肺上一樣，因此，在學習時所吃的苦，都認為是應該的。

不過，那些移住在上黃村的貴客們，並不過問這一套。他們僅是為了自己的安全，才暫時躲避到鄉下來的，他們能住幾天，就住幾天，並不想和鄉下人發生深切的關係。這一次戰爭，他們以為也和「一二八」之役差不多，一兩個月就可以結束的，決不至於延長到多久。萬一和鄉下人走動得很親密，把關係弄得分不開，則在戰事平息以後，勢必常常進城，向他們打麻煩。他們瞻前顧後，考慮極週到；所以，不論在何時何地，逢人必說：「我們是暫時避難的過客。」

上黃村的義勇隊既經成立，最使他們感覺棘手的，是經濟的困難。就算負責辦事的人，完全盡義務，不取分文的酬報，壯丁的服裝，兵器，都由自備，一切必須的開支，節省到最低限度；可是，極少的經常費，還是需要的。

他們爲了籌措義勇隊的基金，曾經計議過好多次。他們企圖向那些貴客們勸募一點錢，說明這是公事，關係大家的治安。

黃廷榮扶着族長作個別的拜訪。當族長從懷中取出捐册，懇摯地擺在他們面前時，黃廷榮便操着不十分圓熟的上海話，帶勸帶恭維，盡量描摹東洋鬼的罪惡，說明中國祇有不屈服，拚到底，才是惟一的出路等等的大道理，希望激動他們的天良；但是，那些貴客們毫沒有反映，一張冰冷的秘容，像結了厚厚的霜，大家面面相覷，在計劃應付的方法。最後，他們說：「論情理是應該贊成的，不過，日本人有的是飛機，大炮，你們的土槍，木棍，有什麼用。捐一點錢，能做什麼事。」

黃廷榮很不以爲然，睜開火紅的眼睛，把濃黑的眉毛，向上推一推，大着聲音說：「先生們！東洋鬼的飛機大炮，能夠燬了我們的房屋，燬不了我們的心，祇要大家一條心，東洋鬼的飛機大炮，又有什麼用！」

「黃先生！你的話很對。」他們之中有一位準備提出理由來反駁，故意運用欲抑先揚的老方法，轉一下氣繼續說：「不過，雞卵不能敵石，血肉怎能和鋼鐵拚，凡事都得從虛處到實

處，空口說白話，毫無道理的；而且，你們這樣的舉動，在我看來，有害無益，乾脆不組織什麼義勇隊，日本人祇當我們是無抵抗的順民，就是打到這裏，也不會殺害我們的。」

「你們的話，我不信。報上不是明明白白說，成千成萬的老百姓，都給東洋鬼殺死了嗎？」黃國卿忍不住了，他說着這話時，兩行酸楚的眼淚，撲簌簌地滾下來。

「對不起！族長老公公！你哭也無用！我們的錢，要預備逃難的。」他們堅決地拒絕。

「你們逃到那裏去？」黃廷榮率直地問。

「日本人打到那裏，我們逃到那裏，到無路可逃時，再說。」

黃廷榮挺直高大的身體，嚥一口悶氣，扭扭要哭的眼睛，異常疲頹似地依舊扶好老公公的臂膊，空着手回來。

他們募捐的計劃，完全失敗了；但他們的工作，並沒有中止，反比以前更積極，更認眞。淞滬戰發動了將近三個月，兇暴的敵寇，在大場廟行的戰役中，死的，傷的，不知其數，每天總有許多從島國開來的運輸艦，滿載東洋鬼到上海的戰場，又把戰死的燒成骨灰，原艦裝回去。戰事愈打愈激烈了。國軍爲了保存實力，從被燬的陣地，轉移到更有利於我們的地形，讓敵寇深入死地，作一網打盡的聚殲。因爲這樣，接近淞滬戰線的各縣，突然騷動起來，隆隆的大礮聲，時刻順着風力的播送，刺激各縣老百姓的耳鼓。

上黃村的居民，從那些貴客們的口中，也約略知道敵寇就將攻掠內地的消息。但他們並不

誇張，都深信已有充分的力量，使敵寇明白上黄村的老百姓，是不可欺侮的。

那些貴客們日夜派人到城裏去，打聽戰局的變化。確報：國軍已從大場轉到蘇州河了；又聽說，蘇嘉路早經敵寇攻佔，國軍由崑山前線，向無錫常州一帶，有計劃地移動。他們關於這些壞消息，都嚴守祕密，不許鄉下人知道；爲了提防鄉下人趁火打劫，避免不必要的損失，他們決定不別而行。

上黄村的居民，看到那些貴客們生活不安定，時有逃走的模樣，便知道戰事一定失利；不過，他們反而願貴客們離開上黄村了；但願貴客們長住在上黄村，待戰事勝利結束以後，再進城罷！最初，他們聞不慣從太太小姐們身上蒸發的脂粉氣，好像比肥田的糞料還要難受；此刻，他們的嗅覺，已練成新習慣，也同城裏人一樣，辨得出那是極文雅的香氣，並不是比糞料還要難受的臭味。他們憎恨城裏人的因素，由於常相過從，逐漸認識的緣故，已相當減少；雖然，城裏人對於他們的幫助，是絕對沒有的。他們已議定由宗祠裏提出一筆錢，不足之數，大家攤派，準備用最友好的態度，竭誠款待那些貴客呢！貴客們也已感知鄉下人的態度，比初來時客氣多了；但是，仍不免疑心他們是一種巧妙的鬼計，表面上假裝很和善，也許會在深更半夜，把面孔塗得漆黑的，活現出土匪的原形，操刀破扉，搶劫他們的財帛的。因此，他們時刻驚心吊膽地預防着，表面上也假裝非常的和善；但決不走漏離開的消息，一面還揑造許多好聽的情報，穩定鄉下人的心，使絕不疑慮那些貴客們早有確定的主張。

時令已屆十月的上旬，江南的秋意，隨着季候風的吹拂，漸漸地深了。梧桐樹的葉子，快要由青綠而黃枯，滿地開遍野菊花，早稻成熟，稻穗肥實地下垂，像要壓斷田埂似的，到處是豐收的氣象，秋天的蒼空，和溪河裏的秋水一樣，清澈見底，毫無遮隔的雲翳；但在鄉下人的心裏，卻蒙蓋着一層愁慘的霧。

當上黃村的居民，還睡在夢中的時候，那些移住在村上的貴客，都漏夜跑光了；一覺醒來，已不見那些人的影子，僅殘留一些搬不動的家具，吃剩的穀粒，零星的什物，亂七八糟地塞滿一屋子。上黃村的居民，不以爲他們來得那麼突兀，去得這樣倉促；看情形，消息更壞了，要不然，他們就要離開這裏，何必要這樣鬼鬼祟祟，出人意外呢！上黃村雖不因爲多了這些人，顯得熱鬧些；但忽然少了他們，更蕭條了。

有些膽小的壯丁，聽到各方傳來的謠諑，都談虎色變，極覺不安。在舉行早操的時候，竟有人當場提出這樣的主張：趕快追尋貴客們的去向，立刻拋棄上黃村，跟他們逃到的安全地方去。這提議，全體的壯丁，雖有少數人默認極對，可是，沒有一個人敢正式附議，大家先是冷冷地把淡漠的視線，投射在建議者身上，又連忙回過頭來，注意黃廷槃在沉默無言中由嚴肅，微笑，轉變到憤怒的表情。比較機警的，像自以爲已猜透黃廷槃的心事似的，大着膽子，故意迎合他的意旨，高聲叫罵：「畜生才怕鬼子呢！他媽的！怕鬼子的，沒有種！」

「怕鬼子的，沒有種！」一陣瘋狂的應和。連默認建議者的主張，正想站出來附議的人

們，也不自覺地跟着罵出來。

那個人窘迫到無地自容，面如土色，彷彿偸竊鄰舍的東西，被當衆捕捉着一般的難於忍受。站立在他左右前後的人，平素都和他很莫逆，那時候，也顯爲認眞，你一句我一句地加以無情的攻擊，故意把攻擊的聲音，叫得特別嘹亮，藉以證明提出這種可恥的主張的，並不是我。全場鼓噪的聲音，一時無法彈壓，所說的話，極盡酸辣，尖刻，粗俗的能事，幾乎把最難聽的話，都罵出來了。黃廷棨初聽到那個人錯誤的建議，也很氣悶；但目擊大家不齒他的情形，反而十分心感，沉痛地說：「好了！好了！不要再罵他了！老黃對你們說，我們離開上黃村，就不能活；不同那些有錢的人一樣，到處是家。東洋鬼子要來搶我們的上黃村，我們就要東洋鬼子活的來，死的回去。」他的聲調，跟着語氣和情緒，由沉着而趨於激昂。

他們沒有那些賓客們的才情，能夠逢人說教，滿嘴是一篇愛國保家的大道理；更不會刻刻留心戰局的變化，打了勝仗，便喝酒打牌，尋歡作樂；消息不好，馬上逃走。他們所知道的，實在不多，識的字也很有限，祇曉得自己是中國人，田地，房產，祖宗的墳墓，都在中國；因此，他們也明白了一層大道理，就是：「保家必先保國，保國就是保家。」這大道理並不是城裏的先生們告訴他們的；而是東洋鬼在中國土地上所表現的極盡人間慘酷的暴行，他們耳聞目見，心痛腸斷，由於偉大的同胞愛，人類應有的良心以及自己的責任觀念所萌動的天眞的自覺。

頁的，謠言已變成事實，敵寇的輕騎隊，發現在縣城的近郊；很多的小汽艇，橡皮船，從不設防的太湖中渡過來，靠近無錫宜興的岸邊。

縣城裏的國軍，爲了據點的必須死守，爲了防禦敵人的蹈虛而入，立卽分出一部分兵力，紮到城外。適當京杭國道中心的上黃村，便發現我們自己的隊伍。

黃廷榮率領壯丁在軍隊中服務，努力扛運輜重，挖掘戰壕，掩藏軍隊中必需應用的器材；他們都勞而無怨，絕不接受照例應得的報酬。軍隊也同自己的弟兄一樣地愛護他們，立刻把從敵寇那裏奪來的槍枝，分發給他們，增強他們自衛的實力。

縣城失陷的噩耗，很快地傳來。給敵寇屠殺了的遺屍，有的失去腦袋，有的穿通胸腹，各種慘不忍睹的奇形怪狀，從沿着上黃村的溪河裏漂流而下。深夜，立在山峯瞭望，全城的大火災，把濃闊的夜空，塗抹着血樣的烟霧，彷彿一幅火山爆裂的畫圖，懸掛在他們的眼前。

敵寇在侵佔了縣城之後，正從京杭國道上揚武耀威地前衝，他們不以爲還能遇到任何的抗拒，待將要衝近上黃村，激烈的槍聲，突然從山壓裏雨點似的射過來，敵寇疑心中了伏，急圖後退，但退路已被義勇隊完全截斷；又向左右四散逃竄，想不到中華的健兒們早從四面兜集，把敵寇緊緊地圍困在核心。許多義勇隊都極要面子，總覺得自己不是正式的軍隊，射擊的技術，遠不如軍隊，和軍隊混在一起作仗，不一定能幫到軍隊的忙，也許會使軍隊反感覺他們是一個累贅，時刻要照顧毫無作戰經驗的他們，不能一心一意殺敵；所以，他們都抱着犧牲的決

心，沉着地在刀光血影中和敵寇奮勇格鬪，不幸中了彈，就讓自己默默地倒在血泊裏，不吶喊，也不呼痛。他們踏着戰死者的血跡，在敵陣中英勇地揮舞大刀，斫殺敵寇的頭顱，鮮紅的血，飛濺到破舊的短衫褲，像開了一朵花。起初，他們當鬼子幾乎是天兵一樣的可怕；此刻，他們用大刀斫殺，鬼子的頭，軟綿綿地毫不費什麼勁，便跟隨戴在頭上的鐵帽子一同滾下來，比採番瓜還容易。眼前的事實，已解答了他們的懷疑，極想一口氣把千多個鬼子的頭，像採番瓜似地都斫下來，好給膽小的人，膽小的中國兵，做一個確實的證據，叫他們必須校正無意識的錯誤，打破那種近於迷信的心理的弱點，立刻衝向敵陣，和鬼子你一槍我一刀地拚命幹，鬼子們一樣會跪在我們的眼前，哭喪着臉，哀哀求饒，乖乖地喊我們老子的。

戰事在劇烈地發展到決勝的階段。族長黃國卿有一點不放心族中的子弟們是否也能殺鬼子，立功勞？便由他孫兒的扶持，撐着拐杖，冒着流彈的危險，艱苦地攀登岸頂，躲在樹蔭下，睜開昏花的老眼，看他們打仗。正在看得出神的時候，他的孫兒忽然嚷起來：「老公公！一個鬼子的頭，給村上的黃三伢斫下來了！」

「嘎！眞的嗎？」黃國卿老公公笑得裂開乾癟的嘴巴。

「眞的，我看見的。」孫兒說着，又不自覺地叫起來，「哈哈！又是一個。」

「是嗎？」老公公驚奇地問。

「是的！是的！」孫兒的回答。

黃國卿老公公歡喜得渾身起抖，像難於支持自己的體重，要失足滑倒似的，孫兒一把拉住他，他聲音有些顫動地自言自語：

「好孩子！殺吧！用勁殺！再多殺幾個。」

敵寇已呈現全部崩潰的模樣，中華的健兒們策應着當地的義勇隊，潮水一般殺過去，開足輕重機關槍密雨似地掃射。

「大中華民族解放萬歲！」他們放聲高呼。

義勇隊也跟着高呼。

這大聲音震動山谷，使立在山頂的黃國卿老公公也忘其所以然地高興得叫起來。

剎那間，來犯的敵寇，完全失卻殺人的能力，就在上黃村的山脚底，奏着無言的凱旋。

戰事告一段落。上黃村的居民，公推黃國卿老公公攜帶準備的食物，到軍隊中慰勞；軍隊也由司令官代表全軍向上黃村的義勇隊致深切的問候。

平靜地過了幾天，駐紮在上黃村的國軍，忽然接到長官部的命令：囑令在一日夜向南京集中，拱衞抗戰的首都。

這消息，被上黃村的居民所知道，都非常惶恐。

他們環立在司令部的門前，苦苦地請願，要求國軍無論如何不要離開上黃村。國軍走了，敵兵如果再來，他們如何得了。他們寧可把家中的積穀，田裏收割的新稻，分贈一大半給軍隊

充軍糧，但求他們不要離開上黃村。

無奈，還是長官部的命令，不能不移動的。他們終於沒有能達到請求的目的。

晚上，黃姓宗祠裏由黃國卿族長的名義，聚集合族紳耆舉行緊急的會議。黃國卿首先說明：「國軍在明晨就要開拔，縣城是失陷了，敵寇馬上必來報復。我們怎樣辦？」

大家覺得問題嚴重，不容易立刻答覆，都在默默地凝神苦思。

忽的，一個大聲音從人堆裏拋出來，打破死一般的沉悶，人們的視線，咸集中在發言者的身上，靜靜地聽着說：「……我主張先把老的，小的，送到後方去，讓我們守在家鄉。」

「誰說的？」黃國卿問。

「是我！老公公！」說着，那個人從黑黝黝的人堆裏站起來，大家才看清楚他的面孔，是黃廷榮，都瘋狂地附和：「贊成！贊成！」

黃國卿垂着頭，默不作聲，儘是捻自己的白鬚。黃廷榮的建議，全出於他的意料，他是堅決反對的。他在想：「活到六十歲以上的人，就要跨進墳墓，可以死了，活着也沒有多大的作爲。年青的人，是不能死的，如同太陽初出土，還有一大段光陰。在長毛時代，村上的八口，盡死於亂離，就剩下幾個人，經過五十年的經營，才恢復元氣。此刻的東洋鬼比長毛還兇惡，年青的人，一定要走，非走不可。」他想了又想，肯定一個結論：「守家鄉的，應該是年老的人。」他站起來，先制止洶洶的羣情，然後說出自己的意見，最後，乾脆用着命令的語氣說：

「你們年靑人要走，明天拂曉，趕快跟着軍隊走。」

「族長！我們不走呵！」

「我們走到那裏去呢？」

壯丁們都帶着哭一般的聲音說，希望仍舊通過黃廷棠提出的主張；但是，黃國卿老公公終以爲年靑人是逞一時的血性，眼光短淺，看不到將來。終覺得自己的主張，是不會錯的。他又把剛纔的話，加重了語氣，複說一遍：「我的話，就是家規，凡是姓黃的子孫，都不准反對。爲了祖宗的祭祀，綿延黃家的後代根，你們要走，非走不可。」

說完，和族長差不多年紀的老輩們，一致站起來說：「好！就這麼辦罷！」

會議草草結束。即晚，大家忙碌着整頓必須攜帶的行裝。

黎明之前，天氣是陰沉的，黑暗籠罩了一切。即待出發的夜行軍，吹起悲壯的號角，這聲音，應和着荒村的啼雞，驚醒遠行人的夢。冬天的曉風，拂動深谷裏的常綠樹，如秋天的潮汐，像山鬼號呼，又同敵寇的輕騎隊將要過山越嶺而來。

在出發的號聲中，一排排的整齊嚴肅的隊伍，魚貫地繞出山谷的荒村，迅速走上直達京杭的國道；上黃村的年靑人都揹了包袱，扛着籮擔，尾隨軍隊的後面匆忙地夜奔。許多老年人不忍自己的孩子，孫兒，媳婦，女兒……突然分離，流浪到不可預測的方向，都提着燈籠，拖着艱於行走的步履，在忽明忽滅的弱光下，遠遠地送行。他們並不掛慮自己的將來，最不能忘懷

的，是這些遠行人的前途。

他們站在給飛機炸斷了的橋樑的河干，眼睜睜地盯着許多渡河的人，漸漸地走遠了；但握持在手裏的燈籠，還沒有熄滅，似乎在光線的反映中，照見他們的眼睛裏，飽含着潮濕的光亮。

「孩子！快回來呵！」他們死命地叫喊。

「爸爸！媽媽！殺盡了鬼子，馬上就回來了。」隔河傳來的親切的呼喚。

已經走遠的人，又三番四覆回到河干，把遺忘了的話，和必須託附的事，向隔河站着的爸爸，媽媽，痛苦地訴說。彼此都不能確定再見的日子，祇有盡量延遲隔河相望的時刻。在離別的俄頃，都隱忍着高度的悲苦，極想故示歡笑，理智地說幾句切實的話；但在年老的人，已受不住強烈的刺激，無法吐出較多意義的話，僅能沙沙地力竭聲嘶地叫喊：「孩子！要快回來呵！」

新貴人

這幾天，蘇州的情勢，跟隨滬戰的激變，更緊張起來。

時令已近隆冬，西北風集中狹窄的街巷，像鎖在鐵籠裏的餓虎，發出暴烈的吼喊，日夜在下雨，將近一禮拜了，屋簷下淅淅瀝瀝的漏水，通宵達旦，沒有停止的時候，老天爺像預感到這城市逃不了命定的刼數，在揮洒流不盡的眼淚一樣。

不久以前，這裏的觀前街，道前街，還是很熱鬧，北局的電影院，茶樓，吃食館，仍被一羣時髦的顧客們擠得滿滿的。此刻，較大的店鋪，有的關上了門，有的半啓半閉着，人們都擠來在街路上。

從四鄉趕進城的老百姓，赤着一雙泥濘的脚，東張西探，默不作聲，死命在人堆裏擠過去；紳士們撐開一柄破雨傘，也加快脚步，從道前街跑到觀後街，又轉彎走到玄妙觀，到處停一停，立刻低頭走，說不出內心的苦悶，面容上像塗着一層鉛色的灰。

這城市裏，除了風聲，雨聲，忙碌的脚步聲，一切是可怕的沉寂。

隔一會，叫賣晚報的，提高沙啞的嗓音，死命叫過去：

「晚報！晚報！」

「大場克復了，我們反攻蘊藻浜了……」

這叫聲，使過路的人，馬上停住脚步，低聲在詰問。

紳士們手裏，都拿了一份報，抖抖地讀下去，一個字都不肯遺漏似的。但是，晚報上記錄的消息，和從報販嘴裏聽到的，恰恰相反，而是大場不守，全軍退守蘇州河的一段悲涼的戰史。

蘇州警察局派出的密探，常常出神見鬼地把敵人最近的動態，形容得逼眞。確像親身經歷的記實，從虎穴裏捉來的虎子。實際他們從警察局起步，走出閭門，脚跟上就像垂着一塊鉛，總算因爲責任心的督促，至多也不過跑到崑山，聽聽從安亭南翔方面傳來的礮聲，就馬上回轉了，回轉以後，照例是一篇忠實的說謊。在安樂中舒服慣了的蘇州人，並沒有受過這樣恐怖的洗禮，現在是第一次，他們不能不從恐怖方面耗費不必要的考慮；例如：在當晚或明晨，敵人就將衝入蘇州城，殺盡蘇州人，敵機就將轟炸蘇州，把蘇州燒成焦土之類。種種駭人的謠言，像夏天嗡嗡的蒼蠅，散開到每一個鬧熱的角落。

城裏有身份的人，早就攜帶貴重的物品，向後方逃走。到國軍退守蘇州河，又聽說就是我們的國防第一線——崑山，也由於戰略的關係，準備放棄了；於是，蘇州人無論是誰，都覺得與其做順民，不如做難民，「逃難」這一問題，便成爲蘇州人考慮的中心。至於前線怎樣？敵人到那裏？國軍在何處？反而無人過問了。

因爲大家要逃難，都不吝重價，爭着僱船隻，叫車輛，街巷裏堆滿了行李，男的，女的，潮水似地冲到車站上，都在冰冷的朔風中等候上行的列車。

「蘇州人恐怕都跑光了。」有些人帶着驚惶的神氣，低低地耳語。

「不，不，還有許多人沒有走。」一個年青人糾正那些人的錯誤。

「是的！」另一位年紀大些的，急忙舉出事實來證明：「我聽說蘇州的大紳士潘老先生還沒有走。」

「那一位潘老先生？」年青人問。

「就是潘毓雲，潘毓雲老先生。」那個年長者直捷地回答。他還想詳細推薦一番的，因爲大家急於趕火車，便祇能根據他一生重要的經歷，約略提一提：

「他闊極了，在前清宣統末年，是蘇州諮議局的議長，齊燮元當江蘇督軍，他是最紅的省議員。總之，他是我們蘇州惟一的大紳士。」

「他媽的，漢奸！」那個年青人脫口罵出來，又補足一句說：「他的鳥來歷，我懷疑，」

那個年長者自信是瞭解潘毓雲的，他閉攏眼睛，想了一想，回頭說：

「不會，決不會，你的猜測錯了。前天縣商會開會，他是主席，一再對大家說：『要和蘇州共存亡呢。』他不走，正是他的人格高尚。」

「那個人雖然這麼說，但年青人的意見一點沒有動搖。他們各持極端，在奔赴車站的途

中，剌剌不休地談講。待他們將要通過候車室，擠入月台時，忽然覺得擁擠不堪的車站上，絲毫聽不到喧擾的聲音。回頭看，天橋上立着一個人，矮胖的身材，田字形的臉，滿嘴粗硬的黑鬚，時刻睜開掩蔽在濃眉下的眼睛，運用四不像的藍青官話，正在對那些逃難的人，慷慨地說話。

「那不就是潘老先生嗎？」年長者推一推那青年的背脊，鄭重地說了一句；又不勝讚嘆似地自言自語：「老先生的話，多麼動聽呵！」

羣衆的視線，都集中在天橋上。潘毓麐捏緊拳頭，頓脚，捶胸，反覆申明他決不離開蘇州的理由。

「蘇州是我們的老家，田地，屋產，祖宗的坟墓，都在蘇州。蘇州人要保衛蘇州，抵抗日本兵！……」

這一段悲壯的話，大家都非常感動，尤其是一般有血性的少年，熱情的年青女郎，眞給他刺激得要哭出來；可是也有世故較深的人，不容易因幾句激烈的話就立刻發生反應，仍舊抱着懷疑的態度，略帶譏刺的語氣說：

「說得好聽，怕是維持日本兵吧？」

竊竊私語的聲音，逐漸由複雜而高朗，使一般熱心的份子，感覺不耐煩，噓……噓……噓……算是發出一個彈壓的警告，接着是大聲的叱罵：

「亡國奴！不要吵！」

潘毓雲疑心自己說的話，給少數人捉住了破綻，立刻扭扭鼻子，裝做十分苦痛的樣子，看一看月台的四週，又奮勇地大聲疾呼：

「有志氣的蘇州人，不逃！蘇州人不怕死！蘇州人要和蘇州共存亡！」

「潘老先生萬歲！」突然從天真熱情的青年們嘴裏，發出一句竭誠擁護的口號。

一陣瘋狂的掌聲。

潘毓雲從瘋狂的掌聲中，慢慢走下天橋。許多買不到車票的羣衆，都壯起膽子，信口亂嚷：

「我們不逃了，逃有什麼用！」

「反正是死，不如死得痛快些。」

連不識字的壯丁們，也在他一場豪壯的演說中，接受深深的感動，都自願聽從他的指揮，在他的領導下，努力救國衛鄉的工作。他們發誓不離開蘇州。

是一間深幽的密室，燈光忽明忽暗地透過層層的簾幕，投影在窗外。潘毓雲像幹完一件吃力的苦工，困乏地躺在臥榻上，雙手接過姨太太金鈴子燒好的烟槍，聚精會神地抽，不讓霧似的白烟逃出他的七竅。一會兒，霍的坐起，喝一口濃茶，好容易把從槍眼裏吸取的烟，完全壓送到肚底，打一個呵欠，一種意外的魅力，使他面上的色氣立刻轉好，出神的眼睛，從金鈴子

的肉色絲襪上，移注到她白嫩的腿，鬆酥的乳頭，和漲得桃妃紅的面孔。他得意地微笑，但又立刻擺起面孔，對着室內參加密議的徒黨，驕矜地說：

「這件事，要不是我趕到車站，糟了！如果蘇州人都跑光了，日本的老爺們到了蘇州，要壯丁，要錢，要米，怎麼辦？」

「是的！是的！」大家不敢高聲，連忙點頭應諾。

「有消息嗎？皇軍打到那裏了？」潘毓雲處處要顧到自己是頭目的樣子，盤問他的徒黨。

他們不立卽回答，僅在面部上表現各種特殊的怪樣，尖一尖嘴，做一回鬼眼，揚揚眉梢，希望有一位能站起來報告。潘毓雲無所爲地在賞鑒金鈴子燒烟泡的技巧。

「嗯！怎麼樣？」他又把懶得移動的項頸勉強撥過來，自得其樂地問。金鈴子因爲燒了長時間的烟泡，頗感乏困，擧起手臂掠掠蓬亂的柔髮，趁勢斜過頭來，向比較年青的徒黨拋一個眼鋒，又繼續在燒烟。

那個年青人爲了急於討好和獲得他主子的歡心，疾趨到臥榻的邊沿，親切地報道：

「老爺！就在幾天之內了。快了！快了！」一面向褲袋裏掏出一件密電，送給潘毓雲。

潘毓雲接過來，揩揩有些模糊的眼睛，撐持胖得臃腫的腰，靠攏鬼火似的燈光，用力看完，急忙命令說：

「我們要趕快準備！第一步，歡迎。第二步，出告示安民。」

「早準備好了，連貼了一塊紅膏藥的旗子，也做成一萬多面呢！」大家搶上去說。

「怎麼，紅膏藥？」他有些不明瞭似地。「哼……哼……哼……」大家把笑聲從鼻洞裏穿出來，得極不自然，像是雖然說錯了話，但這句話，包含許多風趣的才情，並且一經解釋，就可以逗引姨太太的歡樂似地。大家又齊聲回答：

「老爺！我們就是說的太陽旗，日本的國旗。它不是像一塊紅膏藥嗎？」

「混蛋！胡鬧！大不敬！下次不准這麼說。」潘毓雲沖口大罵。

大家的頭，像壓着超過不能勝任的重量，沈悶地低垂，把恐懼的眼睛，對準自己的胸，連連說：「老爺！是我們荒唐，我們的錯。務必原諒這一次。」

金鈴子始終不懂他們搗什麼鬼，又把燒好的一口烟，獻給潘毓雲。她不自覺地仰面躺着，伸開兩條腿，又縮攏來，舒展一下困倦。她忽然想起一件得意的事，帶着賣弄風韻的神氣，嬌滴滴地對潘毓雲說：

「喂！告訴你一個好消息，你快要做大官，握大權了。」說着，她擺動一下軟棉棉的身體，面上現出紅暈，嘴唇微顫，扭成無意義的笑，一雙黑眼睛盯着潘毓雲的臉，專在等候他說幾句體愛的話。

密室裏的空氣，有了她，也覺得特別暖和起來，不像是冷到要下雪的冬天。一羣參加密議的徒黨，正在想起他趕赴車站，辦了一件了不起的大事，都自恨沒有幫忙，極願再有一個機

會，捕充幾句類似討好的話；但無從啓齒，不知如何是好，祇得出神地聽他抽烟，從他一翕一合的嘴巴裏，發出像皮球走了氣的聲音。那年青的徒黨，還不忘情姨太太拋給他的眼鋒，時刻避開他主子的視線，偷看她的臉色，她的充滿誘惑性的乳房，她的有趣而美麗的小脚。可是金鈴子並不理會到這些。依然是眼不轉睛地盯着潘毓雲。

潘毓雲加快抽完那口烟，驚惶而急遽地問：「你怎麼能知道？誰告訴你的？」

「是的，我早知道了。」金鈴子滿不在乎地回答。

潘毓雲悻悻地察看他的徒黨，疑心他們之中有人和姨太太發生曖昧，在快意忘形時，洩漏他的秘密。終於，他的視線注射在那個年青人的臉，約莫有幾分鐘的時刻。這使那個年青的徒黨，彷彿從時疫病死者的墳地上送了葬回來，總以爲傳染到毒菌一般地憂疑和惶恐。

「喂！我告訴你。」金鈴子吞吐地說：「前天我走過新蘇飯店，在李鐵嘴那裏替你算一個命，他說你今年……」

「唔！怎麼樣？」潘毓雲割斷她的話線，又追問了一句。

「他說你今年正月裏交運脫運，要遇貴人，做大官，握大權。」

「要遇貴人？」他把這句話重複了好幾遍，仔細檢驗自己有沒有可能性？好容易給他想起在密葳裏署名的松山知義，是特派到蘇州來的日本司令官，若有所悟似地對在坐的徒黨說：

「不錯，李鐵嘴的話很對，他沒有欺騙我，李鐵嘴眞是活神仙！」他又望着金鈴子鄭重地問：

「他還說些什麼？」

「他說你前十年很好，這十年來極壞，你足足倒了十年的霉。不過，從今年正月裏起，比前十年還要好。」

「好寶貝！真的，自從撈什子的革命軍打到南京以後，我的霉，足足倒了十年！」說時，不勝感慨似的。

「老爺！恭喜你現在交好運。」那個年青的徒黨立刻跑到他跟前，打一個招呼。潘毓雲頗有點不好意思，似理不理地回答：「罷了！事情要大家做。」

「聽老爺的吩咐。」大家站起來，好聲好氣地應和。

金鈴子也插嘴說：「一人享福，千人受祿。喂！你做了大官，封我做什麼？」

潘毓雲看見她漆黑的頭髮，披在雪白的頸項裏，脊背上像爬着一條光滑的蟲，有些癢，週身的肉在顫動，從他半開閉的眼縫裏，露出會心的微笑，兩撇黑鬍子底下，掀開給烟色染黃的牙齒，他默想自己快要走運，預料不久就將實現的大富貴，格外覺得金鈴子那種激動淫慾的美，他輕輕地撫她的腿股，快活地說：「小寶貝！我封你做一品夫人。」

金鈴子格格地笑起來，整個身體壓在潘毓雲的肩膊上，如同高熱度的寒熱病患者，嘴裏發出不甚清楚的夢囈，喃喃地說着意義不完整的話：「嗯……嗯……我……我……我要……」

潘毓雲覺得無法應付，心在跳，眼睛冒出慾火，一種不可思議的力，逼着他的兩條腿，緊

緊地夾擁，無可奈何地說：「坐下來，小寶貝！不要這樣。」

在坐的徒黨，看着這情形，不能毫無表示，呆若木雞一樣；但又不敢過分露骨，怕引起潘毓雲的反感。他們異常當心地採用皮笑肉不笑的態度，把這樣一個難處的局面，當心地敷衍過去。

他們像把一切都議定似地從密室裏走出來，內心充滿說不出的喜悅。

這時候，女兒潘菊英從街上匆忙地趕回來。她聽說敵人就要進城了，看見城裏的人，都像大禍快要臨頭似地拚命往城外跑，向着到天平山的路上跑。沿路拋滿帶不動的什物，還有失散了的孩子，哭着，跳着，找尋他們的母親；人們擠在一條巷子裏，一個城門洞裏，甚至要幾分鐘才能擠過去；馬車，人力車，早就無法通行，呆擱在路邊；市面都閉息了，繁華的蘇州，變成一個空洞的死城。……她從來沒有接觸過這樣凄涼的景象，着急地要求她的父親：

「爸爸！人家都逃了，我們怎麼還不逃？」

潘毓雲看見女兒那般孩子氣，笑嘻嘻地說：

「孩子！你着急有什麼用！」

「你爸爸有辦法的。」金鈴子插嘴說。

潘菊英不懂得爸爸究竟有什麼辦法，他能抵抗東洋鬼子嗎？他是決不能的，她想。還是堅決地說：

「人家告訴我：東洋鬼子最野蠻，同禽獸一樣，見了壯丁就殺，逢到女人就強姦。爸爸！你年紀老了，東洋鬼子殺你亦沒有用，我們年青人最危險，你要想個法子，讓我們逃。」

金鈴子立郎說：「我和你爸爸不逃，東洋鬼子進了城，我們就死在一起。」

徒黨們都一面向潘毓雲告辭，一面安慰他的女兒說：「小姐！我們都不逃。你爸爸有辦法的，你放心！」

「是啲！我是蘇州的大紳士，我怎麼能逃？我不與蘇州共存亡，怎麼能做老百姓的表率？」

潘毓雲對他女兒的一番話，立刻被許多徒黨們散播到全城，城裏有血性的青年，壯丁，以及眞是抱定決心抗鬪到底的志士們，沒有一個不佩服他，都稱贊他是蘇州人中最有志氣的一位大紳士。

過了幾天，日本兵從閶門衝進來了。沿路是被殺的青年，壯丁，逃避不及的婦孺；破殘的肢體，斫斷的頭顱，混和了鮮紅的血，露拋在炸燬的廢墟，像天空中落下一陣紅雨。那些曾在車站上高呼擁護潘毓雲的青年和壯丁，都白白地犧牲了，血淋淋的頭，有的掛在電桿上，城門上示衆，就同廣大的菓園裏結滿了數不清的血紅的蘋果。

淒涼的北風中，飄揚着敵國的旗影。從閶門一直到日本司令松山知義的行轅——蘇州飯店，成隊的敵國的兵馬，耀武揚威地闖過去。跟隨松山知義後面，像兒子侍候他父親一般地唯

唯從命的，就是說松山知義特別賞識的潘毓雲。

潘毓雲已是蘇州最有地位的新貴人了，許多從蘇州逃出的難民，都已打聽到他的確息，但他們並沒有忘記他在車站上那一場慷慨激昂的豪語。

潘毓雲並不以爲蘇州是滅亡了，祇覺得蘇州活在他自己的生命裏，他能活着一天，做一天維持會的會長，蘇州終是存在着的。

當維持會會長的榮命，送到潘公館，潘公館便請李鐵嘴選定一個黃道吉日，掛燈結彩，大張弦樂，祝賀倒了十年霉的新貴人，正式上任。潘毓雲爲了謝恩和慶功，就在公館裏舉行盛大的宴會。

待大家的酒，喝到夠數，松山知義醉醺醺地問：「蘇州還有反抗皇軍的叛徒嗎？

潘毓雲疾趨而前，連連鞠躬，低聲下氣地回答：「稟告司令！早就肅清了。」

松山知義點點頭，怡然自得地說：「皇軍待你們同自己人一樣，你們必須服從皇軍的命令。不然，我們爲了維持治安，機關槍，大礮，是不留情的。」

「是！是！」潘毓雲諾諾連聲：「本來，中日兩國是同文同種，非親善不可。」他猜度着松山知義的心理，補充些高見，祈求他的滿意。

滿座的人，都拍掌歡呼。松山知義以爲他很識時務，走過去，拍拍他的肩膊，竭盡稱道的能事說：「對啦！你的話對啦！可是……」他又頓住話頭，嘆一口氣，繼續說：

「唉！可是中國人還不懂我們實行東亞新秩序的苦心！」說時，像感覺美中不足似的。潘毓雲慌忙站起來，斬釘截鐵地說：「司令！不懂得實行東亞新秩序的中國人，都是該死的東西！」

說完，他又立刻跑到後面去，領着姨太太和女兒出來，參拜松山知義。

「司令！這是小女潘菊英。這是內人。」

金鈴子撒嬌似地向松山知義行一個禮。潘菊英更不明白她爸爸是什麼意思，快速地避開。這以後，大家對潘毓雲的態度，顯得更親善，更融洽了。松山知義向他拋一個陰險的眼光，別有會心地說：「潘先生！令嬡長得不錯，她能幫幫我的忙嗎？」

潘毓雲邊笑，邊說：「承蒙大人的栽培。」

散席以後，大家還不願走，鬼祟地張探，把眼線從門縫裏透過去，企圖再看一看金鈴子妖嬈的艷影，賞鑒一回他女兒的含羞的嬌態；可是，並沒有能如願，祇得在潘毓雲誠懇的送別中，帶着十二分的失望，頹喪地回歸。

深夜，朦朧的月光，斜掛在天邊，冷風揚起帶有血腥的積雪，撲面如同針刺。街路上死寂一般的靜。

在潘公館門前，擁來一羣人，喝醉了酒，信口亂罵，不知爲了什麼。等一會，一陣激烈的叩門聲，呼吒聲，使潘公館的人都驚惶失措，縮手縮腳跑到門邊，張開一線門縫，偷偷地窺

揉。他們便一窩蜂地竄進來，現出兇險的獰笑，像飢餓的猴，張牙舞爪，急於要捕捉食物的樣。潘毓雲看見他們都是白天座上的貴賓。他們也彷彿認識潘毓雲的，可是，他們不理會他，並不當他是蘇州維持會的會長，應該表示適當的敬意。他們逕直地向後面跑。在將要跨入最後一進臥室時，哇的一聲，傳出女人的驚嚇的呼號。潘毓雲立刻奮不顧身，擋住臥室的門。連聲說：「先生們！不能這樣。」

「沒有關係，我們是來講親善的。」說着，他們瘋狂地發笑。

「你們快來呵！」他在死命叫喊。

大家應聲趕來，先搶救潘毓雲。那個年青的徒黨，在慘淡的燈光中，發見曾向他拋過眼鋒的姨太太，躲在幔帘裏哭泣，便捨開那些惡魔的手，用盡所有的氣力，抱着她奔向園子裏，醉了酒的貴賓們，立即大踏步地追上來，發生拔鎗式的鬪爭，到最激烈的剎那，霹……拍……幾聲槍響，那個年青的徒黨，給打死在棕櫚樹的旁邊。

金鈴子驚嚇得失魂落魄似地被擁到自己的臥室，潘毓雲跟蹤追近門，竭力捶擊緊閉着的門。

「爸爸！救命啊！」他在神次昏迷中，忽然聽清楚是女兒的喊聲。

「爸爸！救命啊！」

潘毓雲又急忙趕過去，給他們痛打了一陣，他想奮命還擊，但兩隻手已緊緊地被捆縛在柱

脚上，什麼都不能動彈，祇聽得女兒還在慘絕地叫喊，姨太太在臥室裏拚命掙扎。隔一會，姨太太已不再喧擾了，祇有連續的呻吟，夾雜了些粗獷的笑聲，異常清晰地刺激他的神經，他氣得昏暈過去。

「爸爸！我要死了！」

潘菊英繼續在哭鬧。房間裏傳出打毀什物的聲音，撕破衣服的聲音；又經過極度的掙扎，一聲死絕的慘叫，緊隨着刺刀的出鞘，箭似地刺入潘毓雲的耳管。那些人便像完成了一件重要的工作，暢快地走出來，嘴裏喃喃地不知唱什麼得意的調子，經過潘毓雲的身，遊戲似地捻捻他的黑鬚，鞠一個躬，嘻皮笑臉地說：「對不起！驚吵了。再見！」在他們剛走出了大門，潘菊英呻吟的慘聲，也就同燒完的燈芯似的，完全隱滅下去。

這一場現實的教訓，使潘毓雲覺得前途渺茫，沒有多大的希望，他不願再幹下去了。立刻寫一封信，連同維持會會長的委任狀，送還日本司令部，堅決要辭職。

松山知義得到了消息，特別預備了些女人用的化裝品，趕來慰問，表示深切的遺憾；并且要他繼續維持蘇州的治安，千萬不能灰心。潘毓雲仍得忍耐着無限的恥辱，傷痛，勉強裝出不得已的笑容，十分小心地接待松山中義，讓他決不至於在面部表情上發現到他內心的痛苦。

松山知義去後，他捧着委任狀坐在沙發裏。看見活潑可愛的女兒的屍體，還平直地躺在板門上，他深深傷悲。想起過去，他不應該出賣蘇州人，犧牲許多有為的青年，更不應該出賣自

己的靈魂。過度的怨憤，他不願再活下去了，站起來，向牆壁上撞過去；忽的，後面跑來一個人，把他緊緊地抱住，他看見是他最心愛的金鈴子，眼不轉睛地瞪着她，冷冷地說：「你沒有死嗎？」金鈴子羞愧得說不出話，怪難為情地低下頭來。潘毓雲捨開她的手，像永遠不願意和她再親近的樣子。立即回到沙發上，把松山知義送還的委任狀撕得粉碎，踏在腳底下，算是表示消極的決心；可是，他終於沒有自殺的勇氣，他希望在漫漫長夜裏，像吞了安眠藥似的，昏沈沈地睡着，毫無痛苦地在夢寐中死過去。

登場

一輛華麗的花車，裝載許多資歷不一樣的新貴，從上海開駛到南京去，車輪轔轔地在晨光熹微中，輕快地轉動。

和煦的曉風，屈抑路旁的柳枝，像在鞠躬致敬似的，陽光逐漸透過雲層，揭開大平原的祕密。新貴們都帶着無限的希望，抱着說不出的喜悅，卸下玻窗，撫在窗邊上，瀏覽春天的江南，一路上溪流如蠶，田畦縱橫，蚱蜢在露草中跳躍，雲雀，燕子，在天空飛翔，歌唱，大自然的一切，並沒有改觀，還是和從前一樣，不過，熟睡在曉色中的農村，已經看不見縷縷的炊煙了，遼闊的地面上，隨處是荒塚，壕溝，礮彈炸過的洞穴。這種種，使那些新貴們立刻聯想到三年前的京滬路上曾經有過戰爭；戰後的廢墟，燒燬的城郭，凋零的村落，蘇州，無錫，常州以及鎮江的火車站，都七零八落，殘破到不成樣子，他們當作古蹟一般地賞鑑着，又像看電影，看最近拍成功的一部名貴的戰爭片，毫不感覺長途的寂寞。

花車很快地掠過棲霞山，山旁天然的形勢，雄偉的場面，彷彿電影裏的「特寫」(Closs up)似地在老戴的視線中閃映過去，他驚奇地叫起來：「妙極了！」接着，從他闊大呆滯的嘴巴裏，慢吞吞地吐出一個帶有湖南腔的法國字：「Formidable！」算是加強讚美的意味。他回過

頭來，輕輕在妻的肩膊上像拂拭塵灰似地拍了一下，妻正在專心習唱剛學會的小曲兒，並沒有理會他，他便用力推一推，妻微轉眼鋒，向他嫣然一笑，體態異常鬆動地問：「怎麼樣？」

「霞！假使我們能把皇軍在京滬道上的戰功，拍一部影片，在×先生登場之夜，作爲招待我們的貴賓之用。你瞧！這多麼好呢！」說時，若不勝惋惜的樣。

「是啊！我也這麼想。子安！現在馬上拍攝，還來得及嗎？」

「應該和×先生商量，他是籌備登場大典的主任。」

「好！我去找×先生。」說時，她立刻輟唱，跑到前邊的車箱裏，看見×先生正和綠豆館主面對面坐着，聚精會神地研究崑曲的拍子。

「×先生！」她招呼了一聲。

×先生慌忙向她瞟一瞟，隨便回答了一句：「嘜！請坐！霞先小姐。」

綠豆館主也把眼珠子透出深光的近視鏡，朦朧地看一看，怡然自得地問：「喂！戴太太！什麼事啊？」

「我爲了子安要拍一部電影，要和×先生商量。」

「電影？」×先生好聲好氣地問。

「是的。子安的意思，最好把皇軍在京滬道上的戰功，用電影來表揚。」戴太太率直地回答。

×先生鬥起眼睛，摸摸光禿的博士頭；然後，用磋商的語氣，問綠豆館主：「館主！你是娛樂組的組長，你看怎樣辦？我們要不要讓子安把皇軍在京滬一帶的戰蹟拍出來，也算是一個娛樂的節目？」

綠豆館主不立即回答，彷彿在考慮的神氣，其實他祇憂慮×先生的崑曲到時候不能上場，因為他對於崑曲的拍子，情節，完全不懂；但他偏要從難處入手，偏不肯把他自己認為極有把握的「空城計」再在這一次舉行大典時公開演唱。停了好久，他問非所答地說：「×主任！我看你不要唱崑曲，崑曲太難了，而且吃力不討好。還是把你的拿手好戲隨便選一齣……！」說着，側過身，婉轉着語氣問：「空城計好不好？」

「不行不行。」×主任堅決地拒絕。

「為什麼？」

「不吉利。」

哈……哈……哈……坐在旁邊的一羣新貴們都放聲大笑，你一句我一句地說：「我們要聽×主任唱一齣吉利的戲。」

「×主任這一回唱的戲，比空城計一定還要好聽啊！」

×主任以為他們誠心在捧場，便向他們說明了這一次所以改唱崑曲的理由。他的意思：崑曲是謳歌太平盛世的聲音，充滿着讚美「王道樂土」的意味。×先生登場的一天，是王道政府

成立的紀念日，沒有王道的歌聲來湊興，不能表現王道的精神。……

大家瘋狂地拍掌，連聲說：「好！好！」

綠豆館主也很以爲然地點點頭，他不再要求×主任改唱「空城計」了。

戴太太忙着插嘴：「我們的娛樂組組長！剛纔×先生問你的話，你的意思是？」她裝做和丈夫談情說愛時那樣撒嬌的聲調，半吞半吐地問。

「什麼話？我忘記了。」綠豆館主回答這話時，立刻回看×主任。

×主任像說夢似的，恍恍惚惚地記起一句遺漏了的話：「噢！噢！我忘記對你說，戴太太的丈夫是在法國學電影的。」

「不敢！不敢！承×先生提拔！」老戴邊走邊答地突然出現在他們的面前。

「子安！你來了？」妻說。

「我的太太！我把今天的中華日報連廣告都看完了，老等你不來，叫我着急不着急。」

「子安！」×主任命令似地叫一聲，繼續說：「你的意思，我一百二十分的同意，不知道館主是不是贊成？」

「不贊成，不贊成，我是近視眼，看不慣電影，我最討厭電影，我從來不看電影，電影是外國的娛樂，我們何必要『用夏變夷』呢？」綠豆館主站在爲娛樂而娛樂的立場，滔滔地說了一大套。

大家沈默了一回。一位在虹口開書鋪稍爲能說幾句中國話的貴賓，極端同意綠豆館主的主張，一本正經地說：「老先生的話，很好；所以我們一向就主張『以華制華』，不准你們學外國的科學，藝術，我們要責成×先生恢復中國過去的王道：抽鴉片，吸紅丸。」

綠豆館主得着貴賓的嘉奬，喜出了望外，樂不可支地說：「鴉片眞是好東西，尤其是我們唱戲的，『一日不可無此君』。如果，在登場之前，抽上一兩口，確有意想不到的效力。中國近年來喪失了這一種傳統的王道精神，眞是可惜。」

老戴的建議，經綠豆館主的一場反駁，祇得無條件地打消了。不過，他和×主任對於綠豆館主那麼地遷就貴賓的意見，並不十分樂意；但格於情勢，不得不隨聲附和：「是喲！是喲！」

「我的意思，你們沒有誤會了吧？」那貴賓又補說了一句。

「沒有，沒有了。」大家異口同聲地說。

綠豆館主左手捧着水烟袋，把右手伸向懷中，摸出一張在慶祝大典中，擔任各種節目的名單，發覺戴子安和其妻呂霞先女士是籌備交際舞的正副股長，便笑着說：「喂！子安老兄！你們夫婦倆已經夠忙了。」又變更語氣問：「籌備到怎麼樣了？」

「地點不成問題，南京的國際聯歡社佈置得不錯，就是樂隊和舞伴難找。」老戴頗有難色似地報告籌備的過程。

「子安！此刻不必談，就到南京了，再說吧。我的崑曲要緊。」×主任割斷了他們的話線，繼續和綠豆館主討論崑曲的拍子。

到了下關，先他們到南京去籌備開國大典的委員們，和維新政府派出的代表，日方的貴賓……已鵠立在月台上熱烈地歡迎了。當他們這一羣，志高氣揚地爬出車箱，日方的軍樂隊，便吹打起日本的國歌，他們魚貫地在軍樂聲中走出了月台，分乘若干輛汽車，在日方警憲的保護下，恭送到臨時指定的官衙。

…………………

距離登場的日子已經很近了。×主任督率一大批籌備員按照議定的程序，日夜不休地工作着。他們感覺到事情不易辦；有時候爲了一件毛細的事，例如搭一個彩牌，貼一句標語之類，未經日方同意，不能不根本撤廢，澈底重來，如是者不知白費了多少時力。

到正式舉行大典的一天，他們最大的恐懼，就是在中國人中，除他們之外，有沒有人肯參加他們的盛會。經過三番四覆的會議，決定了若干比較具體的辦法：維新政府的人物，在王道政府已經內定的大小官員們，所有官員們的眷屬，以及汽車夫，老媽子，廚師傅等等，都得到，不到，查明扣薪；此外，軍警，學生，民衆……願意參加的，都可以憑發給的入場劵，在進場之前，到指定的地點摸彩，頭彩是價值萬金的鑽戒，最起碼的彩，也可以得着一塊日本的香肥皂。

他們把這一項富於誘惑力的消息，早幾天就在他們發行的機關報上，選擇最顯著的封面地位，鄭重其事地露佈。

綠豆館主爲了要表演娛樂組各項指定的節目，伴同×主任先到以前的公餘聯歡社察看了一回，覺得內部的一切，已經浪敗到不成樣子了。連忙走出來，趕到以前的國民大會堂。他們在巡視一週之後，認爲沒有一點不滿意的地方。×主任放大了嗓子，唱了幾句從金少山那裏學來的「霸王別姬」：

「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

他們對於舞台的傳聲設備，都深爲嘉許。

「這個舞台本來是我督造的，想不到還是我來唱戲。」×主任驕矜地自語。

「×主任！你此刻又在督造一個新舞台呢？」綠豆館主機智地說。

×主任不十分明白，急忙問：「什麼新舞台？」

「我們的王道政府。」

他忽然感悟，「哼！哼！」從鼻子裏轉一回氣，自作聰敏地說：「不過，這個新舞台的主角，是×先生。」

「管它呢！反正是少不了我們的。」綠豆館主肯定地回答。

×主任馬上張開嘴巴，像敲破鑼似地昂昂地發笑。

大家充滿了一肚皮的希望與愉悅，跨出國民大會堂的門。

開國的大典開幕了。

約莫可以容積一兩千人的大禮堂，僅僅到了幾百個人，一簇人聚攏在一起，祇佔有禮堂的一角，坐在講台上看，如同廣大的湖面上叢生了一小塊高矮不齊的蘆艸，這些人中有一部份是貴賓，其餘都是彼此熟悉的面孔，大約在這一次幫忙籌備開國大典的人物，至少要佔有極大的數目吧。在×主任的預料中，既然參加盛會的人，都有彩可摸，就是，一面觀光，一面還有發一點小財的機會，無論如何要號召一兩千人，點綴這千載一時的開國大典，總不是一件難事，想不到中國的老百姓，學生羣衆……誰 不願意摸他們的彩，除嫡系的眞親屬之外，似乎和他們稍覺疏遠的汽車夫；老媽子，廚師傅就到得很少，連維新政府的人物，也沒有全體出動。這一個大禮堂，儘管經過×主任和許多籌備委員的匠心獨運，把彩牌，花籃，萬國旗，日本的國旗，軍樂隊，國樂隊，以及極盡其「善頌善禱」的標語，中文的，日文的，高雅古氣的，時髦摩登的，還有十萬響的炮竹，一百零八響的禮礮……凡此種種，都準備得極週到，決不缺少了一樣；但是，因爲參加的人數過少，總覺得美中不足，不夠熱鬧，不夠緊張。那一天到會的貴賓也異乎尋常的欠興奮，也許是事實告訴他們，距離預期的理想太遼遠了，因爲這樣，籌備大典的委員們都哭喪着臉，面面相覷，禮堂上絲毫看不出慶祝的氣息，淒涼肅穆的程度，如同舉行追悼會一般。

「老戴！今天晚上，瞧你的吧！」×主任看情形不大好，趁着主席在台上宣佈大典的意義時，和緊靠在他身旁的戴股長低聲地說了一句。意思是希望他把準備在夜間舉行的交際舞，弄得緊張熱烈些。

老戴不好意思地笑了笑；但又覺得極有把握，而以半自負半譏刺的語氣，低聲回答×主任：「×先生！今天晚上，還得瞧你的吧！」

×主任也頗覺自負地點點頭。

大會冷清清地開始，在寂寞中宣告結束。

×主任對於大會的籌備，已經自承掃興了，惟一的希望，就是在夜間準備的節目，不至於像白天一樣的慘敗。

綠頁府主以娛樂組組長的名義，臨時召集了一個緊急的會議。

一致的意見，都主張在節目中，充分強調娛樂的成份，尤其是在國際聯歡社舉行交際舞的時候，要盡可能地把握到與貴賓聯歡的效果。大家認爲關係太重要了，如果使貴賓們不歡而散，會直接影響到王逆政府的前途的。×主任的眼光也顧到這一點，便以至誠之心，對經辦這件事的老戴夫婦倆，特別慰勉了一番。

老戴又提起拍電影的事。

「唉！電影以後再拍吧！你開一個預算來，要多少錢，我負責。」×主任嘆一口氣，再三

再四地說。

老戴自得地搖搖頭，有意無意地吐出了自己的心事：「現在，電影的器材不比從前便宜了，要拍一個中等的片子，至少當在五十萬以上吧！」

「別提了，一百萬也可以設法，祇要我們的貴賓，能夠歡喜我們。」

「×先生，那你放心就是了。要貴賓歡喜我們，還成問題嗎？」

「那好極了！」大家不約而同地附和。

晚上，國際聯歡社的門前，站着警軍，燈光輝煌，如同白晝，廣場上停滿車輛，吵雜的人聲，吞滅了舞廳裏正在彈奏的樂音。跳舞會開始了。貴賓，新貴，還有戴太太所預邀的許多姑娘們，都已衣冠楚楚，紛紛蒞止。

老戴自居於舞蹈股股長的身份，往返迴旋於這些要人美人之間，忙得不可開交似的。

爵士樂一響，戴太太便侍候在貴賓之側，為他們介紹看中的舞伴；這些舞伴，有的是從上海[illegible]黃斯之類的起碼舞場裏，用重金雇來的廉價的舞女，有的是剛能跑帶幾步的交際花，而大都是同僚的眷屬。那天，她們都打扮得特別的出來，都祈求在得着貴賓的寵愛之後，能由於自己嫵媚的色相，多交換一些正金銀行的支票，或者可以使丈夫在王道政府裏調遷一個更好的位置。她們都有着一個不同樣的要求；所以，一經戴太太介紹，無不千方百計地迎合貴賓們的歡心。

袖子裏，人聲，笑聲，歌聲，鬧成一片，神祕的情味，從那些貴賓的短鬚上，移動到姑娘們櫻紅的唇邊，力的擁抱，使他們的腿，失卻平衡的節奏，正在燃燒着的慾燄，逼着他們都熱狂地跳着，跳着。他們離開自己的國土，參加決非出於心願的戰爭，已經有久遠的時間了，人生的樂趣，早經喪盡，人性已完全消失，變態的獸性，便壓抑不住，時刻在黑暗中蠢動起來。×太太像以身作則似的首先露出潔白的胸，多肉而圓勻的臂腕，刺激他們的幻想。她的豐潤隆起的乳房，給薄薄的綢衫包裹着，在紫褐色的光線下，跳一步，抖顫一回，就同黑茫茫的夜空從飛機上投下的照明彈。

待一曲告終，快樂無比的笑聲，鼎沸在全屋子的時候，×主任陪同自己的妻，綠豆館主，還有一群伴舞的太太們的丈夫——王道政府內定的新貴……匆匆地闖進舞場。

他們看見貴賓們在舞場裏擠過來，跳過去，都集中了精神企圖在太太們姑娘們身上，尋求一時的痲醉與放浪；總覺得她們和那些貴賓們伴舞，陪笑，曲意奉迎，是一件非常危險的事。×主任夫婦轉身就走，綠豆館主跟着也要走，但已給老戴瞥見了，馬上趕過來，高聲叫喊：

「×先生！×太太！不要走。」

他們又祇得轉回來。老戴引他們走到比較重要的貴賓們那裏，忙着把他們的階級，大佐，少佐，上尉，中尉地介紹了一陣。當他提起×主任的官銜時，什麼主任哪，委員哪，祕書長哪……等等顯貴的名義；但他們並不以為×主任的身份，跟着這些好聽的名義重要起來。因為

×主任或許怨於顯貴，權力無論大到怎樣程度，與他們絕對無關。

×主任夫婦，綠豆館主，沒趣地走過去，躲在不被人注意的角落裏坐下來，無言地賞鑑這一羣貴賓們的舞姿。

「×先生！戲已經散場了嗎？」老戴頗感到×主任有一點不關心，故意想出些多餘的話，百般地敷衍。

×主任沒有回答，不自然地笑了笑。

綠豆館主便搶着說：「晚上的成績好極了，×先生得着好幾次滿堂彩呢！」

「組長！這裏的成績尤其好，瞧！我們的貴賓多興奮，多活躍呵！」老戴自鳴得意地說。

「子安！你瞧！」×太太冷冷地提醒了一句。

老戴立刻撥轉視線，在池子裏掃射，看見一位年青的貴賓，正拉着妻的臂膊，陶醉在桃花江的曲子裏，並且把香噴噴的粉頸，緊貼着他熱辣辣的胸，依附着他激越動盪的心，嘴裏時刻發出有音無義的怪聲。那貴賓疑心戴太太真的愛上了自己，也就特別在人類原始的性格衝動上，利用純熟的舞姿加倍賣弄氣力，跳也跳地，從許多舞客們的肘腋下，躲躲閃閃地跳過去，跳出了舞場，便一把抱住戴太太纖弱的腰，衝到扶梯上，逕向招待外賓的臥室裏跑。「老戴！快跟上去，不得了！」×主任急迫地催促着。

老戴急忙追上來，想從那位年青的貴賓手裏，奪下自己的妻；但他機械地怔一怔，遂的一

聲，門關上了。

老戴不住地頓腳，喘氣，捶擊自己的胸，仰天嘆息「Mon Dieu！」忽然，一種不可名狀的聲音，從臥室裏衝進他的耳管，他給難於忍受的羞辱與痛楚苦惱着。含着滿臉的熱淚，無可奈何地走下了樓梯。

曲終，大家又在陣雨一般的掌聲中，回歸各自的原位。

老戴幾乎哭出來的樣子，走到×主任那裏，想有所表白；但又說不出什麼來。大家也不知道說什麼好，怎樣安慰他才好。

隔一會，那位年青貴賓旁若無人似地挾着戴太太的胳膊，得得地從樓梯上走下來，在他分開的八字鬚上，掛着極度滿足的愉快。

全場的貴賓們，那晚上，都一樣地感到極度滿足的愉快。

祇有老戴和伴着太太來參加跳舞會的紳貴，反是痛苦異常，如同踏進死人的祭堂一樣。但太太們還是特別興奮的，他們正同那些貴賓一樣，都不會忘記這一個有趣的登場之夜。

散場以後，大家帶着十分不一樣的心情，默默地走出國際聯歡社。

鄭鄉長從鎮上忽忽趕回來，像有一件大事急於要完成，立刻召集保長，助理員以及有名望的紳耆，在鄉公所舉行正式的會議。他先把鎮上帶來的消息，作一個概括的敘述。

參加這一次會議的人物，雖然公認爲全鄉知識界的領袖；但，對於鄭鄉長所說的「國民代表」那一個新名稱，都是茫茫然，考究不出牠的出典。他們之中年紀大些的，祇曉得在前淸末年預備立憲的時候，曾經把鎮上一家地點適中的茶館，改名爲諮議局；後來，民國元二年間又改稱爲鄉議會，在其中出出進進的人物，也隨着時代的更變，改換了許多不同的名稱：董事，鄉議員，簡稱爲議員；可是，卻從來沒有聽過「代表」的名稱。

大家聽完鄭鄉長的報告，都現出驚奇的神色在搜索關於「代表」的來歷。有的疑心「代表」的身份，就好比他們祠堂前面高高豎起的旗桿木，是全村的標率；有的以爲是彷彿生長在祖墳上的大樹，全村的人可以靠牠遮蔭的，他們現出欣喜的形色，相信比仿很適當；但想了一想，又不敢自信，站起來請教鄭鄉長：

「鄭鄉長！『代表』的身份，就好比是從前的狀元吧？」

鄭鄉長笑一笑，暗暗譏刺他們的思想太落伍，可是，他也說不出一個所以然來，祇能抽象

地回答：

「……『代表』的身份非常大，比從前的董事，議員大得多。縣裏的官員見着『代表』，照例小一級；『代表』無論到什麼地方去，比那裏最大的人物，還要大一級。」

接着，一位將近六十開外的老紳士，捋一捋鬍子，自作聰明地回答鄭鄉長：

「有了，有了，就好比我們村上的『土地正神』呢！」

大家拍掌，點頭，以為這句話最恰當也沒有了，齊聲地應和：「『土地正神』是見官大一級的。」說着，大家偷偷地一望鄭鄉長，一個文雅的身材，白淨乏血的臉上，配着一對大耳朵，是清貴的骨格，特別是伸出鵝毛管般的指甲，將有許多詩書文章從他的指甲上彈出來似的；因此，他們便都有着一個不算是奢望的希望，最好就在自己的本鄉——鄭家村，產生這麼一位見官大一級的『代表』。

鄭家村是太湖濱的一塊盆地，有一條運河繞村前而過，受着茅山餘脈的影響，在村的週圍，隆起許多小丘陵，丘陵上都是遠年的古樹，當夕陽的餘暉掛在山岡上，反映粉白的屋角，聳立在綠油油的叢林中，就可以聽到悠揚的牧歌，向炊煙裊起的村落裏傳來。村前有一個鳳凰墩，一直傳下來說，有一隻鳳凰在這裏停息下來叫過三聲的，鄭家村愚笨的孩童，祇須環繞鳳凰墩閉攏眼睛繞了三個圈，立刻就聰明起來了。以前的鄭家村，相傳是最出秀的地方，在×縣裏能夠和縣老爺並肩抗禮的大人物，常常有鄭姓的子孫。

後來，村上的居民，從廢棄荳油燈，改點洋油燈的時候起，這繁榮的鄭家村，就漸次衰落下來，接着是連年的飢饉，兵荒。大家就把江陵[illegible]的古樹砍掉，賣掉，連鳳凰墩也成爲平地改種桑麻了。當時，鄭家村的前輩，都不主張砍鳳凰墩的土，子孫就是窮得要餓死，也不可砍掉鳳凰墩的樹木；但終於沒有效果。

鄭家村在窮苦顛沛的命運中，度過六十年的時間。

現在，當鄭鄉長說明了「代表」的重要，「代表」與本鄉的關係以後，都受了極大的感動。

「花甲是六十年一轉，地氣也跟着轉的。」那位六十開外的老紳士引經據典地說：「鳳凰墩就是動了土，改成田，是沒有關係的。我們應該推舉一個人，替祖宗爭面子。」

「是的，我們受人家的欺侮太久了，這一次，我們應該出一口氣。」一年青些的人，都在慷慨地附和。

鄉公所的助理員，保長，站在政治的立場，侃侃地說：

「代表是龍的尾巴，鄭家村的子孫，不算是愚笨，祇要攀到一條龍尾巴，那一個不能升到天上去。」

會場的空氣，漸漸亢奮起來，激動鄭家村的族長，一個年紀將近八十的老人，嘆一口氣，勉强站起，用着沙啞的略帶有傷感的情緒說：

「我……我……我推舉鄭鄉長做我們的代表。」

在座的人，都提高嗓音跟着叫起來：

「推舉鄭鄉長！大家推舉鄭鄉長！」

鄭鄉長正在屈着一個小指尖聚精會神地挖鼻糞，沒有注意到那位族長說些什麼話，忽然聽到大家高聲擁戴他，驟吃了一驚，他聳一聳肩膊，覺得承當不起他們的厚望，現出非常不安的神氣。

他想起自己十年前在縣立初級中學裏念書，由於主要的科目不及格，連留三次級，終於給校長開除了學籍。×縣裏是否有十分出色的人物，他一點都不知道；但，×縣的「國民代表」，決計輪不着他，再也不必作這樣的妄想，他是非常明白的。比他更適宜於充當代表的人物，有在縣立初中畢了業的同學，有教過他英文，算學的先生，最適宜不過的人物，還有初中校長孟懷成老先生。他前年在鄉立小學校曾經教過孩子們的國文；但苦於拿不出初級中學的文憑，竟被縣督學撤了職。就在自己的一鄉，資格高於他的人物，他覺得還有一大批合格的鄉村教師呢！

鄉長的職務，照例是祇有義務可盡，毫沒有權利可享的苦差，稍微有辦法的人，是決不肯擔任的。鄭鄉長因爲什麼都不配幹，才無可奈何地擔任了這樣一份吃力不討好的苦差。可是，他連做夢都沒有想到，現在的「國民代表」，如果鄉長不擁護，是無法產生的，鄉長的掌心，

是必須要通過的第一重難關，鄉長的地位，便立刻重要起來，這向來被人們當作是多餘的鄭鄉長，也立刻被稱為堪以勝任「國民代表」的人物了。但鄭鄉長是決不敢接受這樣光榮的愛戴的，他知道，這是一件開天闢地的大事。隨即把代表與議員的性質，以及活動議員容，活動代表特別困難等等情形，向在座的人說了又說，務必要大家打銷剛才的動議。那位懷抱着一片熱心的族長，感到異常的失望，把高昂着的脖子，苦悶地低垂下來。附議的人，都一聲不響。經過剎那的沉默，一個年青些的保長，便大着聲音向鄭鄉長質問：

「那麽，鄭鄉長邀我們來，究竟為什麼呢？」

「等一等！」鄭鄉長說着，從夾袋裏摸出一封信，繼續說：「這是縣立初中校長孟廣成先生寫來的信，他明天有代表到我們這裏來。」

鄭鄉長把信上所說的話，一定不苟地讀給他們聽。大家會心似地點點頭，默默地說：

「很好！很好！」

「他老先生能出來，很好！」

信的最後一頁，是關於鄭鄉長自己的事，不便當衆公開，便跳過一節，慌忙讀完結尾的客套話，重行摺疊起來，擱在夾袋裏，不自然地笑一笑，對在座的人說：

「諸位！孟先生總是我們縣裏的角色，他能當選『國民代表』，真是全縣的福氣。況且，他和我們鄭姓是親戚——是姓鄭人家的女壻，他做了大官，決不會辜負我們的。」

「是啊！我們祇有巴望孟先生做大官，他無論怎樣闊，總是我們鄭家村的女壻，」大家這樣說。

「那麼，我們天等着孟先生的代表，就答允他了。」

「好罷！這是鄭鄉長的權柄，鄭鄉長以為那樣好，就那樣做好了。」那些紳士，保長又齊聲齊說着同意。

鄭鄉長帶着滿腔興奮的答覆，在不勝喜悅的情形下宣告散會。每一個參加會議的份子，也都帶着無限的希望，走出鄉公所的大門。

明天，東方剛露出晨光，鄭鄉長便起了身，簡簡單單吃一點早餐，換一件漿洗過的竹布長衫，跑到街鎮，先探內河小輪靠埠的時刻，打聽清楚，再走進一家臨熱的茶店，泡一壺茶，喝了又喝，眼睛時刻看着牆壁上的掛鐘，待聽到輪船放汽的聲音，便站起來，對準模糊的玻窗，整頓一下衣冠，加快跑到河邊，迎候孟祕長派來的代表。

船漸漸向岸邊靠攏來，一個矮小的胖子，提着一個粗布包袱，從前推後擁的搭客中死命擠到船頭，喘一下氣，似乎是舒暢一些疲勞，便把視線在週圍尋覓了一回，突然給他發見鄭鄉長笑容可掬的面孔，他的貪戀的眼光，箭似地向着他的竹布長衫射過來，鄭鄉長也在集中精神把那胖子觀察了一回，立刻給他喚醒闊別多年的回想，記起那胖子是縣立初中的老同學黃國英，他招一下手，給黃國英一個會意的記號，黃國英微笑地高舉一下布包，算是彼此已有了默契。

船沿着河岸抛下了錨，黃國英的胖得起抖的臉，擁着吃力的笑容，提一個布包，非常艱辛地跨上岸邊。鄭鄉長連忙走上去，接過他的布包，嘴裏喃喃地說：

「久違！久違！你好！你好！」

「大家都好！」黃國英的回答。

他們親親密密走進一家茶店，選擇不容易惹人注意的角落裏坐下來。黃國英低聲問：

「孟校長的信，你應該看到了，他對你很關心，常常要成全你。」

「是……是……我很知道。他不准我念書，祇怪我自己太虛榮了。」

黃國英喝一口茶，回過頭來，解開擱在身邊的布包，抽出一件用馬糞紙裹好的紙捲，悄悄地遞到鄭鄉長手裏，擺動一下胖胖的身體，附着他的耳朵說：

「校長答允你的文憑，托我帶來了。」

鄭鄉長抽出來一看，立即藏起來，稱氣似地問：「我以後可以當小學教師了吧？」

「豈但當小學教師，你今後什麼事情都能做，關卡上的收發哪，區公所的助理哪，小學校長哪，還有公安局的巡官哪……你有了這樣一件寶貝，還有什麼事情不能做。」

鄭鄉長閉着眼睛，像禱告上天似地說了一句話：「孟校長待我太好了！」

「現在，我們的孟校長競選『國民代表』，你應該幫忙啦！」黃國英緊接着表示下鄉的使命。

「當然！還用說嗎！照新變更的規矩，每一票，可以推選四個候選人。孟校長是決不成什麼問題的；而且，其餘應該推選的三位，都可以聽孟校長吩咐，隨便他和什麼人交換。」鄭鄉長頭頭是道地回答。

「那好極了！你知道，如果校長當選了「國民代表」，我們都可以跟着他上南京去了。」

「是的！聽人家說，在南京當一個謄錄生，還比當鄉長好。」

「就說是在校長家裏當一個聽差吧，四時八節的賞錢，就足抵鄉長一年的薪俸了，假使孟校長眞當選了代表的話。」

他們把什麼都商量好了，說得高興的時候，笑一陣，喝一口茶；如果碰着疑難，便都能根據各自的智慧，力求彼此認爲滿意的解決。不論任何困窘的問題，總之要做到大家都能放寬心胸，看得見將來的幸福在那裏等候他們，才肯輕輕擱開。他們從孟校長旣當了「國民代表」想起；他們像看見面團團的孟校長在南京做大官，坐着像封神榜所說的風火輪一般快的飛車，在廣闊的馬路上跑過去；他們彷彿在孟校長新落成的大公館裏，偷偷注意他擺驕傲的官架，高踞在華麗的獄椅上，和那些有求於他的人接談，像十分厭惡不屑理睬似的；祗有他們因爲有師生關係，自家人，一走進客廳，孟校長便特別親暱，表示至誠的款待，要求什麼，承認什麼，與敷衍一般客人的情形，絕對不一樣……他們出神地想着，把維繫上下顎的神經，也不自覺地放鬆，嘴殼張開可以投進一個雞卵，忽的，有幾隻在夏天熱得發昏的蒼蠅，衝鋒似地撞進他們的

嘴殼，他們咳了聲嗽，纔從美麗的幻想裏喚回已失去了的清醒的感覺。抬起頭來，鄉公所的助理員正領着一羣衣冠楚楚的客人走進茶店，向鄭鄉長那裏移動。其中有兩位是黃國英的朋友，他首先迎上去打了一個親切的招呼，再一一替鄭鄉長介紹。

「這是沈鴻壽先生，候選人洪君玉的代表。」

「這是趙大坤先生，候選人徐慕賢的代表。」

還有兩位是趙大坤他們一路來的熟人，黃國英也認識的，但叫不出他們的名字，楞了一下，趙大坤慌忙接上去介紹：

「這是金家駒，候選人宋鶴峯先生的代表。」

「這是羅耀祖，候選人陸希鑑先生的代表。」

鄭鄉長弄不清楚這些名目，也記不得這些候選人的名字，他除了以點頭示敬而外，再也想不出還有更妥當的表示。這些下鄉的代表，是負有同樣的使命來的，都急速地向鄭鄉長進煙，遞名片，連連拱手，嘴裏說着同樣的話：

「托福！托福！」

鄭鄉長不懂住在城裏的先生們所表現的複雜的儀節，他手足無措，不知道怎樣回敬。鄉公所的助理員嚇得躲在鄭鄉長的背後，很想發出一句有禮貌的談吐，爲鄭鄉長緩衝，但終於說不出來。這樣的場面，祇有黃國英是見識過的，他便高高興興代鄭鄉長說了一句話：

「大家請坐吧！」

「好吧！我們有話坐下來說。」一絲不肯失卻身份的從城裏下鄉的先生們都溫文爾雅地應和了一聲。

鄭鄉長在大家寒暄的空隙中，把那些先生們所賜給的刻有榮銜的名片，出神地看了又看，他才知道這些競選「國民代表」的人物，凡地位、資格、經歷等等，沒有一樣不在自己之上，甚至連孫校長也算不了什麼。他想起昨天鄉公所的保長、紳士們定要推選他做代表，真不免是開玩笑，他覺得不好意思，面上現出難堪的紅暈。

一會兒，趙大坤最先移轉他的話鋒到鄭鄉長身上來，他像是要為候選人徐慕賢獲得優先權似地向鄭鄉長熱忱推薦着：

「我們的徐先生今年不過二十五歲，如果在去年，他的年齡還不夠參加競選呢！」

這在那位徐先生算是一個受攻擊的弱點；所以，他不得不運用解釋的語氣代為輕輕撇開。但是，鄭鄉長已是將近四十歲的人了，還不過是做鄉長，連初級中學沒有畢業，文憑剛剛到手，他聽着趙大坤報告徐慕賢那麼年青，就幹那麼樣的大事，一種惟恐高攀不上的誠意，逼着他這樣說：

「真是年少英俊！我們縣裏的風水恐怕要轉了。」

「鄭鄉長！徐先生剛從西北來，他的職務很不小，我知道有幾百個人因為他的關係而養家

話小呢！」

「唷！徐先生不能提拔提拔我們嗎？」鄭鄉長說着，表示說不出的欽仰與佩服。

「不成問題，祇要鄭鄉長能夠幫幫徐先生的忙。」

鄭鄉長疑惑了一下，因爲坐在對面的黃國英，眼巴巴地釘着他，未便肯定的表示。趙大坤巴明白鄭鄉長的苦衷，立卽縮住話線，變更着不關痛癢的論點，和黃國英攀談：

「國英兄！你那天來的？」

「也是今天來。」

「喲！早知道同來多好。」趙大坤表示很親密的樣子。

領着他們來尋找鄭鄉長的助理員，避開大家的視線，拍一下鄭鄉長的背脊，立卽向廁所裏走過去。接着，鄭鄉長故意拍起長衫的角落，也向着廁所裏走過去。他們在嘰哩咕嚕地計議着，好像是計議一個應該暫時守一下秘密的問題。

一羣從城裏下鄉的先生們，對於鄭鄉長都抱着極大的希望；所以很留心他的舉動，大家的視線，都不約而同地向廁所裏拋過去。祇有黃國英是比較有了些把握，時刻把瑣瑣的家常，逗引他們，企圖揭開他們的話匣子；但他們都有說不出的心事，誰也不願意說廢話。

急於要爲候選人洪金玉表示一下意見的洪鴻壽，等得不耐煩了，也在表示必須要利用一回廁所的徐迫的姿態，扣起衣角，倉皇地跑到鄭鄉長跟前，兩隻手忙着搜索自己的褲袋，操着沙

沙的聲音說：

「鄭鄉長！請幫幫忙。這是洪金玉先生帶給你的一點小意思。洪先生本想自己來的，因爲忙，這幾天特別忙。」

「但是，你來得太遲了……」

「不，不，我想不是。」沈鴻壽連忙截住他的話頭，喉嚨打了一個嗄，繼續往下說：「你不要聽趙大坤的鬼話，徐慕賢還小子，還不足法定的年齡，什麼都不懂，不過他父親幾個造孽錢在作祟，選舉他，眞好比把最値錢的票權，丟在毛廁裏。」

鄭鄉長聽到「最値錢」三個字，怔了一怔，彷彿有一點悔意；但黃國英還在這裏，祇得用極懇摯的語氣，回答沈鴻壽：「沈先生！我們等一等再談，好不好？」

沈鴻壽不管他怎樣答復，又從夾袋裏掏出一張洪金玉的名片，上面刻着：上海大律師，前浙江法政簡易科畢業，曾任山東審判廳四等書記官。沈鴻壽把這些認爲顯耀不過的頭銜，低聲唸了一遍，又誠誠懇懇說：

「洪君玉這幾年在上海很走運，夠不上一千塊以上的案子，決不願接受。有好幾次最肥的縣缺，他都辭謝了。現在本省過半數以上的縣長，都是他最要好的朋友。」說到這裏，把語氣稍微頓一頓，又變換一個疑問的口氣說：「此刻鄭鄉長的令郎，在那裏高昇？假使有什麼需要洪律師幫忙，極願意効勞。就是鄭鄉長自己，要高昇……」

「喂！喂！你們在毛廁裏搞什麼鬼？」從頗爲懷疑的趙大坤嘴裏，拋出一個聲音。

「……就是鄭鄉長自己需要再高昇些……」他急屬補充不完全的意見。忽然，又從靜默了好久的羅耀祖金家駒的嘴裏，齊聲地喊叫着：

「你們快出來呵！有事情要大家商量呢！」

鄭鄉長預備移動脚步，回歸自己的原位；但，沈鴻壽仍舊死命拖住他的衣袖，企圖說明自己的意見，並且要得着一個確實的答復。

「鄭鄉長！這一件事，總得要你多多費心成全了。」

「他們在疑心我們說鬼話呢！你放開我的衣袖，我們等一等再細談。」鄭鄉長哀懇似地說着，用力撒開他的手，故意鎮定一下混亂的神次，平心靜氣地走到那些先生們的面前。

沈鴻壽爲着遮掩顏面，不得不再回到毛廁裏去。停了一刻，他才假裝若無其事的態度走出來。

鄉公所的助理員，已經遵照鄭鄉長的囑咐，從茶館的後門出去了。

羅耀祖和金家駒他們，像已識透沈鴻壽的秘密似的，有意無意地說：「事情總是這樣子，反正一時也談不了呵！」

「我有一個主張。」黃國英突然凝斂着笑容，非常嚴肅的神氣，準備向大家建議。

「什麼？」大家驚惶地問。

「肚子餓了，吃飯去！」

「好！好！贊成！」大家笑，一窩蜂地站起來。

鄭鄉長連忙也跟着站起來，請大家再多坐一刻。關於吃飯，他已經在廁所裏和鄉公所的助理員商量定妥了，因爲需要暫時守一下祕密，纔算是對客人的敬意；所以，沒有把這一件事預先宣佈。他翻來覆去向大家說這樣一個隆重的意思。並且，他已關照鄉公所的助理員，把沿着街鎮週圍一共有七八位鄉長，都邀集攏來，讓大家見面談一談。由於城裏下鄉的先生們的指教，能夠使各位鄉長的票權有一個妥當的支配，使他們不再煩亂神思，這是鄭鄉長惟一的希望。在鄭鄉長的好意，全得着大家的瞭解以後，都說不出的感激，覺得鄭鄉長的票權，雖沒有明確的表示；但已爲候選人出了許多的力，他們決無理由接受鄭鄉長的盛饌。可是，鄭鄉長常以地主自居，好像非由他做一次東道不能克服他的內疚。最後，大家仍舊是同意黃鸝英的辦法，由各個候選人公宴鄭鄉長所邀來的鄉長，纔算是把彼此因謙虛客氣所引起的爭執，告一個段落。

鄉公所的助理員手裏握着一大把請帖，汗流浹背地跑進來，一面急速地喘氣，面向鄭鄉長報告：

「稟告鄭鄉長！各位鄉長都在酒館裏候齊了。城裏下來的許多先生都在這裏，請帖要發不要發？」

「不用了，不用了。」城裏的先生們都用着極端謙讓的腔調，連聲地回答。

鄭鄉長領着這些先生們到酒館裏去。他們邊走邊談，顯出十分殷懃的樣子。他們在火一般的陽光下走着，因爲都有一個希望在激動，絲毫不覺得勞苦。他們的主張，已由極端的紛歧，漸漸傾向於一致：就是，不論那一位候選人，祇要他的大前題確實是爲全縣的民衆謀幸福的，那麼，他們一切都可以商量，一切都可以讓步，反正他們並不是爲個人奔走，而是希望抬出一個人物來，爲全縣的民衆謀幸福的。這其中，趙大坤是瘦長的高個子，因爲他歡喜多說話，愛敷衍，時刻把身體側東側西，應付身旁的同路人，望上去，如同秋風蕭條的湖沼裏一根還不曾被風吹斷的蘆葦，配上又矮小又肥胖的黃國英，格外襯托着他的瘦長，逼着他必須要勉強壓低自己的高度，很吃力地玩味僅僅挨着他腰部那麼高的黃國英用着極低的小聲音所告訴他的密語。

「沈鴻壽眞無聊，在廁所裏便出起醜來了。」黃國英說着，嗤嗤地發笑。

趙大坤不十分懂悟他的意思，想了一想，像是明白起來，好笑地大着聲音說：

「哈哈！出醜？滑落在毛廁裏嗎？」

大家都爭向趙大坤探詢究竟：

「誰落在毛廁裏？」

黃國英扯一扯沈鴻壽的衣角，他不致作聲，羞愧得漲紅了面孔。大家堅決要求趙大坤再說

下去，他們對於這件新聞，感到極大的興趣。

「老兄！你做的什麼事？老實說出來吧！」黃國英為要加強沈鴻壽的難堪，故意進一步逼迫。

沈鴻壽在無法躲避的情形下，祇能將就着他們急於要根究的疑問，支吾地自言自語：

「是的，我一隻脚踏上毛廁，像有一個鬼推動我的臀部似的，我另外一隻脚，幾乎滑落在毛廁裏。」

大家做出各式各樣的鬼臉，默察沈鴻壽難堪的表情，這使鄭鄉長也覺得有些侷促不安的樣子。黃國英早從鄭鄉長的面部察知不是那麼一回事，他大笑起來，大家都跟着大笑起來。

他們因為邊走邊談的緣故，把脚步移動得特別慢。

這時候，祇有羅耀翹金家駒他們，還不會和鄭鄉長說起過什麼，他們非常焦灼，認定鄭鄉長的票權已經搶得四分五裂了；但，他們預料在酒館裏候駕的一羣鄉長們一定還不會經過人家的煽動，他們的票權，一定還是原封未動的。一顆充滿希望的心，加快地推動他們的脚步，把趙大坤他們落在後面一大段。

「家駒！我們合作。況且，宋鶴峯是陸希淵妹妹的丈夫，他們倆無論誰當了代表，於我們都是一樣。」羅耀翹拍拍金家駒的肩膊說。

「說老實話，宋鶴峯剛從日本念了書回來，現任的縣商會會長的大公子。至於洪金玉是什

麼東西！上海的弄堂律師，三年接不到一件案子，變賣了祖產去還債，父親都不承認他是兒子，要人家選他當代表嗎？」金家駒憤慨似的回答。

「是嗬！這些人眞不知天高地厚。如同我們的陸希淵，祖父是湖北巡撫衙門的贊禮生，父親也在省議會裏做過好幾年書記官，確實是有根柢的世家。他娶親時，岳家的賠嫁，從船埠頭排起，一直到自己的家，足有半里路那麼長呢！再說，像孟廣泧原是無賴的土棍，老而不死，機會來了，纔給他做了縣立初中的校長，論起聲望來，我以爲還不及徐慕賢洪金玉他們呢！」羅耀祖不嫌其詳地向金家駒誇耀陸希淵的來歷，證明自己的爲陸希淵奔走，也是一種最光榮不過的舉動。

「那麼，你和陸希淵是什麼關係呢？」金家駒問。

「沒有什麼關係，不過，他的夫人，是家伯所生的舍妹而已！」

「唔！是令親。」金家駒說着，回頭望一望落在後面的一羣人還有相當的距離，又繼續說：「宋鶴峯先生是全縣特出的人才，我和他向來不曾會過面；他聽人家說，我從前對於活動選舉很有把握，他便請我幫忙了。」

「對於活動選舉很有把握？」羅耀祖做一個鬼臉，搖搖大拇指說：「老兄，你也是全縣特出的人才了。」

他們像猜中各自的心事似的，大笑了一陣。

在將要到達酒館，那些恭候已久的鄉長們，都起身迎迓。金家駒首先發見一個人，好像從前認識的，急忙迎上去，緊緊握牢他的手。那個人由於熱烈的握手，震動得起抖，好久說不出一句話。羅耀祖也跟蹤追上去，熱望金家駒替他介紹；但，金家駒無論如何記不起那個人的名姓，他祗有拚命點頭，大家跟隨點頭，嘴裏熱噪噪地說着模糊的客氣話，把友誼的氛圍製造得異常的濃重。這情形，給落後的趙大坤黃國英他們發見了，深恐金家駒他們得了優先權，便立刻停止說笑，飛奔上來，和鄉長們擠在一起，忙着打躬作揖，表示極誠懇的寒暄。

他們開始入席。那些負有使命的先生們，爭和鄉長們同坐在一席。鄉長們公推鄭鄉長說幾句話，表示歡迎的意思。接着是黃國英的懇切的謝辭。待大家連乾了幾杯白酒，興趣逐漸濃烈起來，那些先生們便輪流演說了一番。對於這一次選舉要重視，要撇開情感作用，要絕對抱定人才主義，爲全縣的民衆謀幸福……可說是一般人共通的意見。這些意見，有的作爲開場白，有的到演說快要結束時，才當作一個結論似的說明了出來。至於最精彩的部分，便是把自己所主張抬出來的人物，就其資格、能力以及功績等等，臨時編出些故事，在鄉長們面前儘可能的推薦，堅定那些鄉長們的信仰，並且反證自己在這一次競選中，其意義的重要決不減於身當其衝的候選人。那些鄉長們聽了緊張熱烈的高論，神經受了過重的麻醉，有的昏昏欲睡；比較神志尙淸的人，就覺得每一個候選人，都給他們形容得像天上降下來的神，又像從墳墓裏爬出許多孔夫子。不過，他們常聽人家說，在自己縣裏，並沒有什麼驚天動地的人物。他們更記起

一件鐵一般的事實：上一個月，選舉還不會發動，他們鄉裏合作社主任舞了弊，盤剝農民的重利，大家聯合起來向縣長去哭訴，並沒有人肯幫忙，或者站出來說句公道話，結果，十足的上風，觸了一鼻子灰。一個月以後，在自己縣裏，憑空就降下許多「爲民請命」的聖人，你們是非常懷疑的。向例，住在城裏的先生們，看着鄉下人就同田裏的糞土；這一次，正當熱辣辣的夏天，太陽炙在背脊上，像揹了一盆火，這些素昔享清福的先生們，不坐在涼亭裏揮羽毛扇，品香茗，談閒天，竟是不憚跋涉，勞駕到鄉鎮來尋訪，卑躬屈膝向他們請安，使他們都在抓頭摸腦，不解是什麼緣故。他們相信「國民代表」的銜頭，一定是世界上最貴重的寶貝，而那些先生們這樣起勁幫忙，當然也有特別的好處的；因此，掌握在他們手心裏的票權，死也不肯輕易放鬆，他們都以爲是必中的發財票——有航空劵那麼高的價格，而比航空劵還要穩到一千倍的發財票。

當那些先生們繼續議論紛紛的時候，鄉長們都不表示意見，有的斯斯文文搖着白紙扇，有的把袖角揩額頭上淌下的汗。有一位鄉長，對那些先生們的慇懃，貌似忠實，起着極度的反感，一杯又一杯地喝白乾，面孔豬血一般的紅，放寬嗓子在叱罵自己的兒子，大意是說兒子不肯做活，專想騙取他做老子的錢。這便城裏下鄉的先生們聽得怪不開胃；但又未便震怒。鄭鄉長已發覺那位喝得醉醺醺的鄉長，說話不檢點，立即採取勸導方式，把酒壺提過來。他瞅瞅眼睛，表示並沒有喝醉，也決非亂說酒話；鄭鄉長也瞅瞅眼睛。他便放下杯筷，走過來，和已經

吃飽了飯的鄉長們站在一起，運用粗壯的手指，費勁剔取塞在牙縫裏的肉渣和魚骨。鄉長們都在忙着檢查自己的新衣服有沒有沾染到油斑，意思是借此消磨時間，避免那些先生們的糾纏；但那些先生們因爲沒有得着確實的把握，都岌岌皇皇，睜開着眼睛找尋攀談的對象。

黃國英瞥見鄭鄉長的長衫上，沾了一大塊菜湯，慌忙扯出手巾，專心一志地替他擦着，揩着，嘴裏喃喃地說：

「我希等回城了，孟校長聽到你的話，一定是很高興的。是的，他一定很高興。」

鄭鄉長從旁躲開一步，鼓着嘴，不願意回答。他也在懷疑起來。孟校長從前開除他的學籍，現在爲什麼派黃國英下鄉道歉？爲什麼要補送文憑？他在後悔上了黃國英的當，不，又是上了校長孟廣成的當。

「孟廣成眞是土棍，不知要怎樣死法。」他在暗暗咒詛。

黃國英不以爲鄭鄉長變了卦，反覺得他這樣生硬的態度，是躲避嫌疑，暗暗地心喜。其餘的許多先生們，也沒有感覺絕望，仍舊向鄉長們千方百計地請求，說項，態度異常眞摯，比初見面時還要眞摯。鄉長們都彼此觀望，有的後悔自己輕易答允了他們，有的在暗喜自己的主張拿得穩，無論那些先生們怎樣慫恿，依然能把話匣子像上了鐵鎖，連空氣都不走漏一點，有的在盡量設法推託，使那些先生們絕對摸不着要點。

待宴會終了，大家把必需要說的話，都說完了，還以後，那些先生們的請求，說項，以及

鄉長們的推託之辭，便都是千篇一律，毫沒有變化，無論是誰都覺得單調乏味，不能再起什麼反應。最後，還是由鄭鄉長提出一個辦法，就是允許他們暫時離開，到另一間屋子裏去切切實實商量一下，再作具體的答復。城裏的先生們在沒法的情勢下，祇得勉強隱忍，靜候適當的解決。

大家在對象既經移動，焦灼的心情，便逐漸平靜，回復到人類應有的常態。他們無關心地談談夏天鄉鎮上的風景，楊柳是怎樣青青，坐在樹蔭下納涼是多麼愉快，還有春蠶吃剩了的桑葉，長得多麼肥大。他們又好像都是絕無所為，不過希望能夠盡一點愛鄉黨的義務，抬出一位人物來，為全縣的老百姓謀一些幸福而已。因此，他們覺得這一次競選的人物都很好，都是他們所欽佩的人物。

「你們覺得徐慕賢先生的學問，為人，怎麼樣？」趙大坤故意提出自己所抬舉的人物，試探大家的意見。

「很好！好極了！」沈鴻壽搶下去說，他急於要掩飾在鄭鄉長面前說過他的壞話，使趙大坤不起絲毫的疑忌。

其餘的人，不表示可否，有分寸地點了點頭。

金家駒挨近羅耀祖的身旁，輕輕拍着他的羽紗馬褂，像是刷淨他從牆壁上所塗着的石灰，而實際是要彼此把辱罵孟廣成洪金玉的話，嚴守祕密，免致在黃國英沈鴻壽面前露出破綻。

黃國英想起剛纔爲鄭鄉長擦去長衫上的菜湯時，覺得鄭鄉長的表情確乎有些異樣，決不是避嫌疑，而是另有一種用心。他低着頭考慮，胖胖的臉龐上，浮起一層憂鬱的霧。沈鴻壽看着這情形，認爲捉住了報復的機會，便含譏帶諷地說：

「國英！你就什麼心事呢？來一段逍遙津，破破大家的苦悶吧！」

大家都不高興沈鴻壽這樣的談吐，同聲呵斥說：

「鴻壽！你不應該嘲笑黃國英！」

沈鴻壽知道在刺着大家的要害，立刻自認錯誤：「對不起！對不起！」這以後，他們又把各個候選人的學問，爲人，交互稱贊了一番，大家顯得更莫逆起來。他們想到在這一次競選中，也插在鄉長與候選人之間，同樣忙忙碌碌，同樣擔心掛慮，都不勝好笑。這一次下鄉，鄉長們這樣的不容易應付，是他們意想不到的，他們用盡了氣力，所得着的代價，僅是精神上感到一陣困倦，進了城，會見候選人的面，假使問起他們下鄉的情形，更不知怎樣交代，這已成爲大家所急須解決的問題。但，他們又覺得這是一件大事，錯用些錢，不算怎麼一回事，化不起錢，原不必充當候選人；何況他們對於候選人的確是盡了力的，不成功，祇能怪候選人的造化，他們是於心無愧的。他們正當把今後的一切計劃，商量成熟時，鄭鄉長他們也開完了會，笑嘻嘻地出現了。鄉長們公推鄭鄉長報告會議的結果。鄭鄉長忽然謙讓起來，大家因爲他常常到城裏去，會說話，特別是交友廣闊的緣故，千萬請他不必推諉。鄭鄉長在衆望所歸的情形

下，拱一拱手，慢吞吞地說：

「先生們！我不會說話，說得不好，休要見怪。他們一定要我同先生們到城裏去，先見識見識那些貴人的面。我們的票子，好比女兒大了，總是要嫁人的；但嫁什麼人？也得要讓我們選一選丈夫。」說着，鄭鄉長自己禁不住好笑起來。

大家以爲鄭鄉長說話，很有骨子，能夠雙關兩用，當着他把票子比作要出嫁的女兒時，都忍不住大笑起來。在熱烈的掌聲中，就有一位鄉長搶着說：

「是的，我們公推鄭鄉長進城。」

城裏的先生們一面拍掌，一面高聲歡喊：

「歡迎！歡迎鄭鄉長進城！」

鄉長們見目的已達，都輕聲地自言自語：

「是的，是的，就是這樣。」

「趁早動身吧！到了城，最好是太陽還沒有落山。」城裏的先生們緊接着提議。

鄭鄉長便接受了大家的推戴，跟隨下鄉的先生們跨上進城的船。

走出狹窄悶人的酒館，各人的鼻尖上，似乎還掛着一股油膩的氣息。及船行到廣闊的河面，纔辨得出河面上飄着菱花的香，岸上吹來的稗禾的香；向西的陽光，把波浪染成金黃色，沿岸是綠油油的垂楊，知了聲，布穀鳥的歌聲，混成神聖的合唱，這妙美的夏天的風景，引誘

着他們都打開船窗，爭着跑到船頭，蹬在船背上，剝光僅有的一件單衫，承迎河上飄來的清風，他們像忘記在夏天，忘記在酒館裏一種難受的鬱悶，忘記皮膚上的熱；但當他們想起進了城，怎樣答復候選人的諮詢時，每個人的內心，如同蘊藏一蓬火，「思想」是引火的媒介，他們不能想起，偶然想起，仍舊是熱辣辣的。

傍晚，風勢順，船行得快，電桿上的路燈，星子似地照耀着，可以辨得出白堊的華屋。鄭鄉長站在船頭賞夜景，他被新的希望鼓勵着，感覺到灰暗的前途，將漸漸放出光明。

到城，趙大坤他們一共是五個人，小心翼翼地侍候着鄭鄉長，不使他體驗到絲毫的不方便。鄭鄉長想不到有這樣貴重的一天，雖然在夏天，可並不覺得悶，卻意外的輕鬆，特別有趣味。

不到一刻鐘，不僅是趙大坤他們所抬舉的候選人，已經探知鄭鄉長進了城；就是其餘還有許多的候選人，都得着同樣的報告了。奉命迎迓的人員，從城的四門集攏來。這些人，有的着中山裝，有的是長袍馬褂，有的是五顏六色配製不齊的舊西服；但都是年青人，對這件事異常的熱心，甚至並沒有得着候選人的吩咐，也自動參加在迎迓鄭鄉長的行列。他們擁塞在街路上，磨着肩膊，擦着臀部，拚命擠過去；大家由於「各爲其主」的緣故，即使是非常熟識的親友，都不打招呼，低着頭默默地疾走。剎那間，在下碇的河埠，便團聚了各色各樣的人物，人頭攢動，盡力向鄭鄉長那裏擠上去，急於要表示從候選人那裏帶來的好意，額頭上的熱汗，像

粒粒的珍珠，像落了一陣暴雨。他們誰都希望從趙大坤他們的掩護下，搶先奪回鄭鄉長，率領着會見甘爲效勞的候選人，表示自己的勞績。可是，鄭鄉長像一羣餓狼用盡最後的氣力所捕獲的一隻嬌嫩的白兎，他們無論如何不肯放鬆了手，讓人家不費什麼心血搶奪過去。他們一切的希望，都擱在鄭鄉長身上，他們自成一個集團，在鼎沸的人聲中，掙扎、抵禦、拒絕邀請。鄭鄉長又像突然衝來的一陣潮水，激動數不清的癩蝦蟆，浮在水面上叫着、跳着。大家在相持不決，有些人發生極小的誤會，以至於破口辱罵，伸拳擄臂，奮力鬬毆起來，從事勸解的人，不提防他們的襲擊，誤傷了頭殼，鮮血下注，把洗得雪白的番布西服，染成了桃色。

鄭鄉長看見碼頭上擠着這許多人，聽到那麼的喧鬧熱鬧，並不以爲是歡迎自己；他知道，自己是異常渺小，是一個從鄉裏來的土老兒，不值得那麼樣的歡迎的，他感覺深深的慚愧。同時，城裏的先生們也會破口罵人，互相鬬毆，他又如同打中了一個詩謎似的好笑起來。實在，他是些有什麼牢不可破的成見的，對於誰都是一樣；況且，他此刻也是以代表的身份到城裏來的，自己卽使在黃國英面前承認過孟校長的票子；但這是私事，應該放後一步。他現在祗有一個最單純不過的主張，是大家在鎭上商議好了的，就是先認認那些貴人的面。究竟鄉長的票子是不是等於拿得穩的發財票？萬一不是，僅能作爲建築交情的基礎，那麼，就是賣交情，他們願意由自己去賣，至少，還可以留作自己的以及子子孫孫今後的出路。他們決不願意在那些幫忙的先生們手裏，輕易撕毀了一切的希望，幻滅了美麗的夢；所以，當鄭鄉長陷落在那般先生

們的慇懃招待中，不但不發生絲毫的同情，反感到極大的惡心。

有些竭力招待，費盡拉攏的氣力而仍舊絕無效果的先生們，也會由於灰心，疲倦，發生透頂的怨恨，從丹田裏逼出一種憤怒的聲音，咬緊牙關，狠毒地咒罵

「哼！哼！鄉長老爺！你們真變成香腸了！」

「狗×的！遲早完了，一個一個抽你們的筋，剝你們的皮。」

比較有耐性的人，頗不以爲然，好聲好氣地安慰說：

「老兄！把腰帶放鬆些呵！吃氣算什麼，鄉長老爺如果要你吃屎，你也祇得吃下去呢！」

大家閉攏着嘴，發出苦悶的笑，笑聲壓成一股氣從鼻孔裏穿出來。又馬上振作精神，奮勇向前擠，高聲叫喊：

「鄉鄉長！一路辛苦了！」

「下榻的賓寓，早巳安排好了！」

「吃了飯，再落棧罷！」

因爲說話的聲音過於龐雜，缺乏節奏和秩序，結果是混成一片，不知說些什麼，祇聽得像打急鼓似的變成暖烘烘的噪音。

正在糾纏得不可開交時，忽然縣政府派出一大批軍警，荷鎗實彈，押解一羣煙犯、賭徒、男的、女的、哭哭啼啼走過去。大家的視線，跟着轉移了方向。其中有一個不正經的女人，是

黃國英所熟識的，他便聯想到一個奇妙的策略，立即向趙大坤他們低低地耳語：

「我同鄭鄉長先脫身，等一會，你們到南城根二十號門牌金梅英家裏來吧！」

大家記清了門牌，默默地點頭，急忙回答：

「好，同意！」

待一羣煙鬼、賭徒，押解過去以後；大家又繼續叫喊，但已絕無回應。祇彷彿有一句流言，在每個人的嘴邊傳開，風似地打擊着每個人的耳膜：

「鄭鄉長走了！」

立刻從每個人失望的心底，衝出一口深沉的嘆息，很天震地，延長到將近一分鐘那麼久，纔各各自動地散走。

這城市裏比較像樣的旅館，早已客滿，原因是散在各地的鄉長，都給許多幫忙的先生們拉進城來了。飯館裏盡是生疏的食客，猜拳侑酒的歡聲，洋溢到街路上，逼迫着每一個過路的人，都得要回轉頭來，張望是那許多幸福的人，在享受他們的幸福的日子。堂倌、茶役，在熱辣辣的夏天，在油膩、酒氣從人體上蒸發的汗臭……這種種氣味翻騰着的古老的酒館裏，喊出鬼一般的尖聲音，忙着應和這些客人的使喚。電燈照徹每一條街路，使一羣熱中的人，不覺得已是夜深，而仍同陽光渲染的白晝似地在進行着必須要完成的企圖與事業。

鄭鄉長是許多鄉長公推的代表，他已被黃國英他們拉進城了，他手裏有許多票權，說服

了他，就同說服許多的鄉長一樣……這樣的議論，散佈到整個的城市，像流星一般的快。那些沒有迎接到鄭鄉長的先生們，便在城市的每一個角落，不論是酒館、旅館、澡堂子裏，忙着到處亂搔；遇着一個比較生疏像是從鄉裏來的紳士，他們就會冒昧地截住，請問尊姓大名，從那裏來？今晚住在那裏？忽然有人說起，鄭鄉長確實在××旅館裏，第×號房間，說的人如同剛從那裏轉來似的，大家便高高興興地跑去，結果是撲了一個空，又哭喪着臉回來。

他們誰也不知道鄭鄉長在南城根金梅英的家裏。

黃國英帶領鄭鄉長走，像偷了一件貴重的物品，走到南城根金梅英的家，急促地打門：

「金大姐！金大姐！」聲音有些顫抖，不同尋常似地叫喊着：「開門！快開門呵！」

「來嚨！來嚨！」從內房傳出女人的嬌聲。

黃國英心情有些慌張，不會聽清楚，又猛力地打門。

「那一個屈死鬼，打我的門。」金梅英拉亮電燈，直衝到門旁，開了門，撲嗤地一笑。

「是你呵！嚇死我了！」

「輕聲些！」黃國英連忙止住她，幾張五元的法幣，塞在她的掌心裏。

金梅英現出整個的身形，婀娜地一笑，把隆起的豐盈的乳房，緊緊貼着黃國英矮胖的身體，用着充分獻媚的神氣說：

「爲什麼來得這樣晚？」

鄭鄉長從來沒有遇到這樣肉麻的形態，他嚇了一跳，從黃國英背後躲過去。

「後面是誰？」金梅英問。

黃國英立即附着她的耳朵低聲說了幾句話。

「呵！鄭鄉長！稀客。趕快請進來坐。」金梅英連忙改變了十分親善的神氣，接待鄭鄉長。

鄭鄉長跟隨他們踏進金梅英的臥房，最先投進他的眼簾的，是一張油漆尚未剝蝕的雕刻着「八仙過海」的紅牀，牀上懸掛一幅華美煙公司的廣告畫，兩邊還襯托一幅對子，鄭鄉長出神地讀完誘惑的句子，看清楚是黃國英寫的，上款署着「梅英愛姐」。他不勝羨慕，表示古樸、忠實，近乎愚蠢的笑。他的視線便很快地從廣告畫上浸注在金梅英的圓圓的臉，她像畫中人一樣，也把烏黑的頭髮，抹得油膩膩的，仔細分向兩邊，從頭頂劃成一條肉色的線；纖長的眉毛，是燒焦的火柴畫的，眼睛骨溜溜地含蓄着說不出的情意；紅紅的嘴唇，即不在言笑時，也故意露出些縫，反映着一對黃澄澄的金牙齒；她面上也有很多的皺紋，可是，她能修飾得不容易給看出來。鄭鄉長從前讀過唐詩，相信詩能入畫；但人也能入畫，在他一生的經驗中，確實是第一次。

「城裏的先生們，眞會享福。」他這樣想。

金梅英聽黃國英說，「他是有錢的大地主，又是一鄉之長，」所以，他特別巴結鄭鄉長，軟綿綿的嬌媚動聽的話，迷醉着鄭鄉長的心，像喝了幾杯醇酒。鄭鄉長很想搜索從前讀過的唐詩哼出一句有詩意的話，娛樂一下金大姐；然因爲金大姐是畫中的人，有情有意，在她嘴裏所說出的話，卽使鄭鄉長也會說，可是，他總怕有些不體面，終於說不出一句話來，祇是儘可能地表現着親切、和藹，一種無法表達的悃誠。

一會兒，趙大坤他們都來了，大家說說笑笑。金梅英把款待貴客用的發了霉的雪茄烟拿出來，每個人散發了一枝，鄭鄉長連連地辭謝，金梅英逼着他定要抽一枝；他不懂得先抽那一頭，偷偷學習人家的樣。房間也有相應的寬；但在炎熱的夏天，以及人數太多之故，覺得很沉悶。鄭鄉長又不敢解開厚重的長衫，握在手裏的白紙扇，儘能當作記號的一種，證明他是從鄉裏來的大紳士，至於怎樣減低房內的熱度，是沒有什麼用處的。金梅英立刻破西瓜，選擇最好的一塊，獻給鄭鄉長；鄭鄉長的另一隻手又捧着一大塊西瓜。西瓜與雪茄，他不曉得如何處理，先吃西瓜，還是先抽雪茄，他兀兀地笑着，這笑聲像是說明他是一個道地的鄉下土老兒，從沒有見過世面，懇求美人的逾格包容似的。還是黃國英可以不拘禮節，他把西瓜擱在桌子上，先點着雪茄煙在抽，大家跟着做傚，滿房間的煙，霧一般地沸騰着。鄭鄉長抽不慣異國味的煙，像傳染了傷風症，被鬱塞得咳嗆起來。金梅英手按着嘴，格吱吱地打他的身旁笑過去。

黃國英正在把雪茄抽得很夠味，凝着神默想，金梅英忽然把他叫出去。他看見趙大坤、沈鴻藻坐在天井裏，正在研究怎樣答復候選人的問題。一會兒，宋鶴峯、羅耀祖都出來了，房裏祇留着鄭鄉長一個人。金梅英立即跑進去，盡量遷就鄭鄉長的意志，運用巴結的手腕，和他搭訕，逗引他的情趣。

這在黃國英他們是一個頗費斟酌的問題，就是如何使候選人在他們的報告裏，深信不疑，能夠把下次搶拉攏的責任，再托付他們；即使遭遇慘敗，祇歸咎自己流年不利，必須還要感激他們，永遠存着厚重報恩的心，記念他們的勞苦。

他們一聲不響，沉默好些時刻，在苦想應付的法子。最後，他們決定無論什麼事都站在一條線上，在他們之中，沒有秘密；對外，絕對不許公開。

先從黃國英嘴裏，擬了一個向候選人口頭報告的輪廓，經大家翻覆地說了幾遍，把認爲不妥的地方，略略修正一下，他們便把侍候鄭鄉長的責任，交給金梅英，一同跟着黃國英先到候選人孟賢成公館裏，再召齊各個候選人，讓他們報告得着勝利的好消息。

當他們報告縣裏的候選人，又增加許多，都紛紛派遣代表下鄉，竭力拉攏鄉長的票子時；各個候選人都大吃一驚。隨後他們便說起團結一致，方能防制無數政敵的暗算，得着最後的勝利；各個候選人又多竭力嘉獎他們有應付困難的才能，都認爲這一次下鄉，最有效果。他們便誇張地推崇鄭鄉長說，鄭鄉長在那一個區域裏，是惟一的權威，現在已請進城了，他是專於代

投鄉長們送票子來的，他手裏足能統制五十票，現在每一位可以平均得着十票，還有許許多多的候選人，都被除外了。說完，使在座的候選人個個笑逐顏開，大家說：「照規定，我們的一縣，應該產生五個候選人，就由我們來包辦吧！」他們又緊接着申明所以要團結一致的理由，就在這裏。

「現在鄭鄉長住在那裏？」孟廣成問。

「因為鄭鄉長一進城，就有成千的人包圍着他，我把他送到誰也不知道的地方，住下來了。」黃國英得意地回答。

「住在那裏？」大家問。

黃國英笑着，不便明言。趙大坤搶上去說：

「就在他的老相知金海英家裏。」

大家笑，都稱贊黃國英有急智，能夠應付事變。各個候選人無論誰當選了代表，都願意把最肥最優的缺，先儘黃國英挑選。黃國英不敢當，再三推讓說：

「這是大家的功勞。」

他們隨即把寫好的履歷表，紛紛送交各個候選人，希望候選人不遺餘力地提拔，栽培。於是：

洪君任決定介紹他們到上海去；

徐嘉賢決定分配他們到西北去；孟賡成校長閉起眼睛沉思了一回，主張就在下一個學期，不問他們的資格合不合，先延聘他們充當縣立初中的教員；宋鶴峯澄看謝書於沒有現成的地盤，對於他們無限感激，又不勝慚愧似地說：

「諸位老兄！辛苦了！如果天命落在我們的頭上，有飯大家吃。」

頃刻間，他們都變成預約的貴人，一種不可言說的歡悅的心情，使他們笑得闔不攏嘴殼。

待擬定的應該在口頭上報告的材料，都報告完了，才提到這一次必不可少的一筆招待費，各個候選人毫不遲疑地承認他們所希望得着的數目，他們歡歡喜喜地告辭。臨走時，並且鄭重關照各個候選人一定要輪流見一見鄭鄉長，因為這一次鄭鄉長進城，另一個比較重要的目的，是專誠晉謁貴人的。

「我們對鄭鄉長說些什麼好呢？」大家在考慮着。

他們又停住腳步，想了一想，像徵求同意似地代擬一段話稿。候選人都閧聲嘆服：

「好極！就這樣說。」

他們走出孟公館，即自動散開，繞了許多彎彎曲曲的圈子，循着幽僻的很少有人行走的狹路，分別回到金梅英的家。鄭鄉長已經熟睡了，他們不再驚擾他，祇和金梅英做一個手勢，便輕聲地退出來。

黃國英從南城根點着路燈的電杆下掠過時，聽到一陣騷擾，似乎是找尋鄭鄉長的，他急忙做一個「臥倒預備放」的姿勢，在牆壁的側陰下，輕輕地伏倒。

到明天，鄭鄉長開始會見了許多不容易會見的貴人，第一個就是孟校長。他多年不見孟校長了，看見他頭髮已經稀落，前額禿得光光的，眼睛老注視着地板，像有一隻老鼠剛從他的脚邊竄過去似的，在他白淨方板的臉上，略帶一團和藹，可是，言語支吾連他自己也聽不清楚。鄭鄉長有些寒心，不敢把鄉長們托付他的話，試探孟校長。但聽孟校長說：這一次選舉，是國家大典，誰也不許有違法的事實。

「有，怎麼樣呢！」鄭鄉長問。

「如果有了，就是國法所不赦，鎗斃！」

「要鎗斃嗎？」

「是的，一定鎗斃。」孟校長又說了一句。

鄭鄉長伸一伸舌尖，心在抖顫，這可怕的字樣，深印在他的腦子裏。他把這情形，特別請教當律師的洪君玉，也是這樣的回答，問每一個候選人，都是同樣的回答。

這情形，他要是不進城，不遇見貴人，一點都不會知道的。他是代表鄉長們負了責任來的，他現在祇有一個希望，就是願代表鄉長們和那些貴人結一點交情，將來得發，高昇，請他們決不能忘記命窮的人，千萬要替他們的子子孫孫留一條出路。那些候選人看他充分表現田間

味的純潔，農民風的素樸的氣質，都伸出手來，熱烈地和他握手，他感動得下淚，他們便立刻體驗到所把捉着的是滿握的可靠與誠實。

「文憑收到沒有？」孟校長走出門像遺忘什麼似地問了一句。

「收到了。」鄭鄉長嗚咽地回答。

「這就是你的飯碗，你的出路。」

「孟先生！我……我死……死也不會忘記你的。」鄭鄉長聲音抖抖地說。

從以後，他才明白鄉長們手裏的票權，並不等於拿得穩的發財票，要不是那些貴人肯指教，也許就是一張催命的符咒，他對於這一件新的發現，非常欣喜；而交情又是直接賣給貴人們的，並沒有經過那些幫忙的先生們的手，無形中打了折扣，他的任務算是達成了。他在從未享受過的快樂的境遇裏，住下幾天，像這樣的好日子，給他過一輩子也不會厭倦的；不過，在沒有把接洽的種種，告訴其他的鄉長們以前，他總不能安心，同時，自己還有許多急待料理的家務，他是被鄉長們臨時推進城的，他急於要回去；但金梅英一定不放他走，依舊誠誠懇懇地挽留，逼着他不得不和金梅英說出不便說的老實話。

「金嫂子！你的人真好；可惜我要走了。」鄭鄉長依戀難捨地說着。

「鄭鄉長不要走。」金梅英故意扭一下身子，斷斷續續地說下去：「我也捨不得你呢！」說時，低下頭，扯出一塊手絹，蓋在鼻子上，彷彿有許多眼淚要湧出來似的。

鄭鄉長不住地嘆氣，他被希望幻滅了的悲哀籠罩着，不知道怎麼好，但並沒有十分懂得金梅英的表情究竟是什麼意思，他還是堅決地說：

「唉！我非走不可！」

「不要走，不要走，我唱一支小調兒給你聽。」

鄭鄉長沉悶地搖搖頭，緊鎖眉尖，憂慮擾亂他的心，不耐煩聽金梅英的小調兒。金梅英急於要說明自己的目的，便不顧一切，坐到鄭鄉長的膝蓋上去，把身體倒在他的懷中，抱住他的項頸，嘴裏吐出模糊的嬌音，一隻多肉豐滿的手輕輕地從他瘦削的腿部按摩起，一直到他的腰、他的胸和面孔，鄭鄉長驚惶地拉開她的手，但不由自主，祇是咯……咯……咯地發出抖動的笑聲；她的手不住地在鄭鄉長的胸部移動着，似乎觸及他的錢囊，立即把堆滿粉色的臉，貼在他的面頰上，尖起嘴，嗅吮他的面頰，急速地把嘴尖對着他的耳朵，不好意思地吐出一個明顯的嬌音說：「鄭鄉長！你有錢嗎？」

「錢？」鄭鄉長說着，悵惘地向她望望，他記起了錢囊裏不是法幣，是一封孟校長寫給他的信，他擔心露出破綻，機械地把腿部縮攏，金梅英便從他的膝蓋上滑落下來。她繼續用貪戀而哀切的聲音說：

「鄭鄉長！現在過日子太難了，商店等着要錢，老媽子要工資，家裏要開銷，怎麼辦？」

鄭鄉長很想幫助她，又覺得自己的處境，比她還要困窘，絕望，手向錢囊裏搜索着，僅留

存幾張毛票，要作為回家的川資，他幾乎要哭，也不自覺地向金梅英訴起苦來：

「唉！金嫂子！我這一次到城裏來，總以為時運來了，我動身的時候，家裏的豬要吃糠，牛要吃草，人要吃飯，田裏還要加肥料。」說着，改變反詰的語氣說：「現在那些貴人們告訴我的話，金嫂子！你是聽見的，叫我怎麼辦？」

鄭鄉長回過頭來，看一看金梅英，站起來，又重着聲音說一遍：「叫我怎麼辦？」

金梅英眨眨一對大眼睛，失望，抱怨的心，使她沉住臉，氣得說不出話。她要找黃國英去，轉過身子邁向外面走。

當她沿着南城根，剛要踏着石級跨上街道時，黃國英笑嘻嘻地穿過城門洞，姗姗地來了，她走上去，一把扭住他，憤憤地說：

「你們倒底是玩什麼鬼巴戲？說出來，不，我和你拚命。」

「什麼事？什麼事？」黃國英問着，非常驚懼的神氣。

金梅英喘一口氣，心情像平靜了些，繼續說：

「前天你告訴我，鄭鄉長是一個有錢的大地主，一鄉之長；這樣一個活財神進了門，我怎麼能不待他好。還要你給我當上，污辱了我，你活活地欺騙我，我是你的，聽憑你怎麼辦吧！」她像祈求黃國英的原諒似地啜泣起來。

「梅英！不要哭，是我要你這樣做的，我決不責怪你。不錯，鄭鄉長是窮鬼，鄉下土老

兒，」他頓住話頭，摸出一大把的法幣，在金梅英的眼前幌一幌，立卽附着她的耳朵低聲說：「但是，他是我們的活財神呢！」

金梅英不哭了，忙着拭乾眼睛，孩子氣似地撒一個嬌，和黃國英有說有笑地走回去。抵門，有一陣謙讓客氣的聲音，從鄭鄉長嘴裏傳出來，金梅英一面笑着，一面和黃國英肩搭肩地嚷進去：「鄭鄉長不要客氣呵！」

這時候，金家駒、羅耀祖正在代表宋鶴峯、陸希淵送上一百塊荳餅，說是給鄭鄉長肥田用的，也可以當作餵豬的食料；趙大坤捧着一架留聲機，說是徐慕賢先生遠遠地從西北帶回來，專誠送給鄭鄉長的，鄉下不比城裏，沒有戲館，也沒有電影院；鄭鄉長煩悶的時候，可以打開留聲機，聽聽梅蘭芳的戲，梅蘭芳的聲音，和娘兒們的一般無二呢！沈鴻壽手裏拿着一枝手杖，一頂拿破崙帽子，這些東西，據他說：都是上海人用的，下路貨，是代表文明的記號，洪君玉先生以爲鄭鄉長是一鄉之長，手杖，拿破崙帽子，爲着要增加威嚴，都是必不可缺少的東西。

他們囉嗦地說明了禮物的價值和效用，大家又總括一句說：「各位候選人都願意和鄭鄉長結一點交情。鄭鄉長如果不接受，就是不講交情呢！」

鄭鄉長記起剛纔孟校長所說的恐怖的話，不敢接受，但心裏又覺得有些東西於他很需要，頗費躊躇似的問着黃國英：

「國英兄！你說：這算不算違法？」

「這是講交情，法律管不着你。」黃國英振振有辭地回答。

鄭鄉長的眼睛，盯着沈鴻壽手裏的拿破崙帽子，露出從來沒有見過的驚訝的狀態，對大家說：

「荳餅我用得着，留聲機也很好；不過，這一頂大帽子，恐怕有八九斤重吧？我不要了。」

沈鴻壽緊接着說：「很輕，很輕，一點都不重。」

沈鴻壽立即把帽子戴上鄭鄉長的頭，他覺得很舒適，比蘆帽還輕，走向鑲嵌玻璃的櫥窗，微微撥正了些，又覺得很威風，他笑起來，大家拍掌狂笑，金梅英笑得喘不過氣，嘴裏連連說：

「鄭鄉長眞威風，眞漂亮呵！」

「許多鄉下大姑娘誰都要愛上你了。」金梅英又補說了一句。趙大坤拍拍黃國英的肩膊，對金梅英做一個鬼臉說：

「怪道我們的金大姐捨不得鄭鄉長呢。」

「是的，我捨不得鄭鄉長！」金梅英說着，望一望黃國英，他在笑。又加強些語氣，回答趙大坤：「是的，我愛上鄭鄉長了，怎麼樣？」

鄭鄉長受寵若驚似地自言自語：

「金嫂子，就那裏話，我再也沒有這樣的福分。」他把帽子脫下來，看了又看，心在想：

「上海人用的，下鄉貨，也許是一件寶貝吧！」

「鄭鄉長不必細看了，還是一件寶貝呢！」金梅英說着，沈鴻壽又立即跟着說：

「是的，是寶貝！洪金玉先生特別送給鄭鄉長的。」

鄭鄉長在親善和藹的空氣中，感激得流淚。他以前很討厭這些幫忙的先生們，想不到他們是這樣的可愛！是這樣的熱誠！他覺得自己的親兄弟也沒有像他們那樣眞實地幫過他的忙。

當鄭鄉長進了城，其餘還有許多候選人所派遣的人員，都因爲延攬無效，忙碌着到處找尋他的行蹤。不久，這城市裏就傳出一種風聲，說鄭鄉長在南城根金梅英的家裏。

「那裏是銷金窟，他躲着不出來，爲了什麼？誰給他鍍化？」大家在見神見鬼地懷疑着。

後來，有人曾見黃國英莊大坤他們常常在深更半夜沿着南城根鬼鬼祟祟跑過來。大家把這件事，當作研究的中心，由猜測、懷疑，漸感信以爲眞的事實。漸漸從這些人的嘴邊，擴散到鄭鄉長的故鄉去。把一切希望、責任，都交給了鄭鄉長的那些鄉長們，天天渴望他有好消息傳來，帶了極大的收穫回來，一清早起，便趕到街鎮，輪流立在河邊的碼頭，守候鄭鄉長滿載着歸回來的船隻；但是，連一點影子都沒有，而所傳來的都是壞消息，甚至壞到不堪入耳的程度，他們也由猜測、懷疑，陷落在非常失望的苦海裏。有些推戴鄭鄉長的人，覺得沒有面子，

不以爲鄭鄉長進了城，便變成那麼樣的壞人，一定是城裏的人放謠言，還是城裏的人壞。他們把這些話有意無意地爲鄭鄉長辯護，企圖減輕自己的責任。但誰也聽不進這些話，都相信無風不至於起浪，假使鄭鄉長眞是爲了大家的事到城裏去，他就不應該住在婊子家裏，借着大家的名義，得候選人的錢，化在婊子身上，自己一個人享盡快樂，忘記他們大家的苦痛。他們憎恨鄭鄉長，連到憎恨推戴他的人，他們要到縣裏去控告鄭鄉長。那些推戴他的人，在反對他的空氣十分緊張時，也會強顏地說：「你們不要這樣，鄭鄉長總得要還鄉的！」這些話，並不能緩和反對的空氣，反使仇視鄭鄉長的心情更加強烈，連到把推戴鄭鄉長的人，也當作同樣的仇敵，當着面大罵他們是鄭鄉長的走狗。

就在這時候，城裏又來了一大批的人員，都是另外許多的候選人派遣下鄉的，他們由於嫉忌孟廣成他們得着優先權，不能不盡量毀壞鄭鄉長，毀壞鄭鄉長在其故鄉的信譽，毀壞鄭鄉長在鄉民們之中的領袖地位，毀壞鄭鄉長的一切。這些奉命下鄉的人，對於黃國英他們包圍鄭鄉長的手段，使他們無法親近鄭鄉長，把鄭鄉長作爲向候選人要功的證據，更是痛恨到極度。他們到了鄭鄉長的故鄉，凡是急於探問消息的人，便像潮水一般地集攏來，尤其是一向擁戴鄭鄉長的人更加不放心，都惶惑地伸長項頸，聽城裏的先生們在報告：

「鄭鄉長一進了城，便住在婊子的家裏……」

「那一個婊子？」大家瘋狂地問。

「金梅英！她叫金梅英！」城裏的先生們亂噪噪地回答。

「後來……後來……」聲音喧鬧得聽不清楚，每一個人的心，都是憤恨、急躁，達於沸點，便自動地互相警告：「靜一些呵！聽先生們告訴我們！」那些急於報告的先生們，便停了又說：「後來，他一直不出來，花天酒地，無所不爲，把法幣當作糞土一般，他不知道向候選人那裏拿了多少錢。」

「鄭鄉長是個大混蛋！」羣衆中有一個人突然地叫罵起來。接着，無數的人在附和：「革了他的鄉長！」

「還有呢，還有，請大家不要發躁。」城裏的先生們用着懇摯的熱情克服羣衆的憤怒，繼續在報告：

「鄭鄉長把你們的票子，都賣了錢了，他自己買了一船的東西帶回來，有人親眼看見的。」

許多鄉長被刺激得睜開火紅的眼睛，急促地喘氣、搖頭、週身抖顫，牙齒格格作響，恨恨地說：「我們沒有別的辦法，祇有到縣裏去告狀！」

極少數擁戴鄭鄉長的人，這時候都緊閉着嘴，從半開着的眼縫裏擠下淚來，曾經在鄉公所指擧鄭鄉長的那位老紳士，捋一將灰白色的鬍子，低着頭，默默地從人叢中躱躱閃閃走出去，深沉地嘆一口氣說：

「唉！鳳凰墩的土，究竟是動不得的，自從把鳳凰墩改成了田，把鳳凰的項頸截斷了，我們鄉裏什麼都完了。」

正當羣情洶洶，爭向城裏先生們的手中索取帶來的報紙時，鄭家村的族長——一個年逾八十的老人，霜雪一般的鬍子，駝着背，死命爬上桌子，向羣衆哭啼啼地跪下來，叩響頭，嘴裏喃喃祈禱：

「鄭家村的祖宗不靈，出了敗子，對不住衆位先生，看我老頭子面上，千萬不要吃官司，我們族裏定要嚴辦的。」

城裏的先生們這時候已停止報告，專在把關於毀壞鄭鄉長的宣傳品，儘可能地分散給羣衆，羣衆在亂嚷：「給我一張！」誰也沒有理會到一個年逾八十的老人向他們叩響頭。他們爭先一看報紙上關於鄭鄉長的記載，有些不識字的農人，也擠上去搶一張過來，拿在手裏，聽人家以訛傳訛地讀着鄭鄉長的消息，聽到金梅英抱了鄭鄉長坐在膝頭上玩，大家撥開滯重的嘴唇，發出天眞的獰笑說：

「這婊子的騷勁兒倒不錯，鄭鄉長交死運了。」

「城裏的先生們，眞會做文章呀！」接着是衆口一致的贊美。

鄭家村的族長，因叩頭，說話過多。無力地伏在桌子上，像是昏暈過去。鄭家村有些要面子的壯丁，放聲號叫起來：

「族長！快下來吧！鄭家村全族的臉都丟盡了！」有幾個人便把族長從桌子上扶下來，揹在背上走出去。

在鄭鄉長沒有還鄉以前，許多的人都深深遷怒到一向擁戴鄭鄉長的人，他的親族，他的朋友；但這些人經過城裏先生們的竭力煽動，誰都想洗淨自己與鄭鄉長的關係，誰都怕禍塊落到關係人的頭上；因此，這些人的反對鄭鄉長，實在比任何人還要激烈。鄭鄉長無論在任何方面已絕對找不到一個同情的人。縣政府裏，關於控告鄭鄉長的呈文，雪片似地飛來。

一心要拉攏鄭鄉長終於未能如願的候選人，都誇大其辭，假借破壞「國選」的名義，一天到晚，輪流坐在縣政府裏，勒迫縣長派遣軍警，逮捕鄭鄉長，及與鄭鄉長有關係的候選人，維持國法的尊嚴。

在鄭鄉長走後，城裏的報紙上，便出現着兩條緊急的啓事：一條是候選人孟廣成、洪金玉他們的連署，一條是黃國英、趙大坤他們的告白。都在申明從來沒有遇見鄭鄉長，絕對不知道鄭鄉長是什麼人。

一個沉悶的夏夜，密雲中含有多量的雨，蓋住霧氣瀰滿的大地，天涯的距離，像縮短了些似的，潮溼的暴風，刮動夏天的茂林，像大隊的兵馬在行進，電光銀蛇似地閃過去，接着是隆隆的怕人的驚雷，鄭鄉長就在這恐怖的夜，回歸自己的故鄉。他隱約地從電光的閃射中，看見有無數的人，在碼頭上守候。風聲，雷聲中，夾雜擾攘的人聲，這些聲音，在鄭鄉長的船，將

要開到碼頭時，特別騷動起來，大呼要捉拿鄭鄉長，把鄭鄉長綑送到縣裏去；但鄭鄉長是孤獨的一個人，也不知道自己犯了什麼法，也沒有得罪過任何人，人們爲什麼這樣憤恨他！在暴風雨將要襲來的深夜，爲什麼還有許多的人在碼頭上等候他？這種種，他完全設想不出的。兇亂的聲音，愈近愈激烈，也有些悸慄，像一隻乏力的小鳥在暴風雨打擊着的樹枝上恐懼地抖動。

船停住了，他看見碼頭上的人，大都是他認識的，有些還是最要好的朋友，以及鄭家村上同姓的兄弟們；雖然一陣喊打喊捆的聲音，是從這些人的嘴裏同雷擊一般地震驚他；但祇要這些人不都是瘋子，他決沒有理由向他們屈服的。他攜了手杖，戴上拿破崙帽子，大着膽子衝到岸上去。岸上的人，見他和從前不一樣的神氣，驟吃了一驚。當鄭鄉長預備向大家招呼時，便有一個粗壯的聲音，從人叢中拋出來：

「捆起來！送到縣裏去！」

接着是一陣呼打的聲音，鄭鄉長的衣服撕破了，鼻子流着鮮紅的血，他把手杖亂舞，希望逃出重圍，手杖被折斷了，面上，背部吃了許多的飛拳。又一羣人在船上狂叫：「把東西都扣留下來，送到縣裏去！」

大家蜂擁上來，想撕毀他的拿破崙帽子，他死命地拿着帽子衝出去，嗓子裏絞出絕望的悲聲：「你們不是皇帝，憑什麼理由打我。」

「捆起來！」

「你逃到天上去！」

大家一面叫喊，一面追趕，鄭鄉長不顧一切地在黑夜裏亂奔。風越加狂暴起來，雷聲像地震一般將要準對他的頭頂打下來似的，眼睛裏閃過奇異的光芒，神經極度緊張，後面是混雜的兇悍的呼叫。忽然呼叫的聲音，像死滅一般靜止，代替着一致的皮靴聲，從雷聲暫時休止的空隙中，強烈而緊張地投入他的耳管。鄭鄉長回過頭來，在電光閃鑠中，看清楚就是他在城裏見過的一大隊捉拿煙犯和賭徒的人，時刻把扛在肩頭上的鎗枝，胡亂地舉起，他不敢再回頭望。突然又記起區長所告訴他的可怕的話，他像看見一個受刑的人，腦漿飛濺，在地上痛得亂滾，又似乎在暴風中聞到一陣血腥。他神志昏迷了，祇有一個死的可怕的黑影，緊緊地追逐着他。從後面又像從空中響着一陣鎗聲，射擊的鎗彈，他聽得一個個落下來，發出丁東的聲音，睜眼看時，前面是橫着一條廣闊的河流。這時候，擦擦的皮靴聲，已像有目標似地加速地趕上來，空中又是一陣鎗聲，接着是震天的喊聲：「捉住他！捉住他！」鄭鄉長閉起眼睛，低下頭，憤恨而失悔地嘆一口氣，祇得隨着這些恐怖的聲音竄下河去。後面的人，死命地追趕上來；但是，終於沒有追趕到鄭鄉長。

隔了幾天，在鄭家村前的河面上，便發現了一個浮屍，眼睛包含着水分又像包含着一腔淚珠似地睜大着，像在找尋失去的希望，又像是殷殷地盼望自己的故鄉。一隻折斷了似的手倒掛

着，還要在河底裏撈回什麼東西似的，另一隻手，還緊緊地握着用馬糞紙裹好的紙捲。

遠遠地有一隻白色的花盆樣的東西，又如同一朵肥大的荷花，隨着順流的水勢，在夏風拂着的陽光下，悠悠地浮過去。

黃昏星

東戰線的國軍，因大場棄守，向新陣地急迫地轉進。逃難的人們，像潮水衝散的魚拚命游奔上流去。

在南京候船的洪薏若小姐，當事變初起，爲避免敵機威脅，就躲在上海，一直到敵兵蹂躪南京近畿時，才擠上最後一次的招商船，逃到漢口。她丈夫在廣州，雖然希望她歸去；但祇有到了漢口以後，再定行蹤了。

冬夜，孤月的白光，斜照船頂，寒風飄着白色的霜花，船的行進，撕碎江上的浪濤，聲音簡單而凄清地攪擾她的睡眠。她披衣走起，憑欄四顧，在煙波浩渺中，隱約看見漢口的街燈，像乏力的星星，又像沙漠裏的夜行者勉強睜開失神的眼睛。她手摀着嘴，機械地閉攏眼皮，輕輕咳一聲嗽，忽然悲從中來：「可恨的日本鬼，離散了她的家，使她一個人流落天涯，不知何時何日，才能回到自己的家。」她不敢再想下去，嘆一口氣，不自覺地流下潸潸的酸淚。

船與漢口的距離，已經很近了；但是，到了漢口，又怎麼辦呢？她簡直一點把握都沒有。

消息一天壞似一天，漢口擠滿了人，恐怖充塞人們的心，好像兇惡的敵人，一兩天之內就將追趕到漢口似的。漢口在動亂中，人們都忙碌着接家眷，找船隻，西逃重慶，南奔香港。

洪蕙君到了漢口，攜帶幾件行李，暫時在××寄宿舍停留下來。她整日價在街路上奔波着，打聽各方面的消息——特別是關於交通的消息。她希望遇到一個熟識的人。

南京陷落的惡耗，似乎從她的耳朵裏刮過去，這雖是無法避免的惡運，但誰都想不到這樣快。人們都沉住氣，不說一句話，儘可能地運用肩膀和臂部，在人堆裏擠，每一雙驚恐的眼睛，就是勉強睜得酒杯一樣大；但由於一切的思慮都集中在逃難，並看不清有什麼東西在他們的視線裏搖晃，有時候，遇着最關切的親朋，至多不過彼此點點頭，便默默地走開了。

「蕙君！蕙君！」有人叫喚她的名字。好奇心阻止她的脚步，不再往前擠，倉皇搜尋聲音的來歷。

那個人像一條漏網的魚，振開胳膊，排除左右前後的障礙，在忽忙的人海裏，奔向洪蕙君那裏來。

「程浩！是你？」她興奮地喊着。

「我喉嚨都叫啞了，你祇管往前闖。」程浩喘一口氣，繼續問：「那天來的？住在那裏？」

洪蕙君不想多說話，模模糊糊答和了一陣，就急忙要告別。程浩搶上去說：「我替你介紹一位朋友，他是名作家，中國的托爾斯泰。」

「算了吧！你還有這樣的閒心情。」

「不說笑話，愛好文藝的人，都應該認識他。」

「誰？」她不經意地問。

「同我來，他在冠生園等我。」

「不了，我急於要一跑趟中國旅行社，打聽一下到廣東的車。」

「到廣東去很危險，你還得考慮。」程浩走攏一步，裝做非常關切的神氣，輕聲往下說：「我看你還不如到重慶去。重慶天天下大霧，三天難得一天晴，是天然的防空網，決沒有轟炸的危險。」

「是嗎？」

「誰騙你。況且，你當眞去重慶，不久準有船。」

洪蕙君想了一想，覺得既不能直接去廣州，祇要能離開漢口，先到重慶，也是一樣。便無可無不可地跟隨程浩的後面走。

他們慢慢地爬上冠生園的扶梯。程浩先走進飯廳的門，他看見西邊角落裏站起一個少年。少年微笑地點點頭，程浩做一下手勢，立卽回顧洪蕙君說：「來了！我們的托爾斯泰。」

「聽說托爾斯泰是大鬍子呢？」洪蕙君說着，扭一扭身體，像懂得許多似的。

「不，不，我說錯了，是我們的又年青又漂亮的普希金。」程浩急忙改正錯誤，快步走上去，又頻頻回顧，忙着替大家介紹：

「這是李若非先生。」

「這是洪蕙君小姐。」

他們探索似地凝視了片刻，奇異的想像，使洪蕙君的面頰上現出紅暈，怪難爲情的樣子；然而李若非溫和的笑容，卻使她高興。她覺得李若非氣宇軒昂，有些像自己最近同居的丈夫；但丈夫是在政治的泥缸裏打滾的；他沒有政客的臭味。李若非也覺得她嬌媚可愛，幽鬱中藏着深沈的智慧。便機警地看一看程浩，企圖把關係拉進一步說：「洪小姐！程浩常常說你好，你眞是好呢！」

「是的，他也說你好呢！」

「好罷！好罷！大家坐下來罷！我程浩的朋友，那一個不是頂呱呱。」

程浩頗爲自負的樣子喝了一杯酒。他們笑嘻嘻地坐下來，都提起酒杯嚷着要進程浩的酒，逼着他一口氣又乾了兩大杯，醉醺醺地抖脚，搖頭，擺動身體，背誦他從前唸熟了的唐詩：

「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

「旣相逢，又相識，不是更如願嗎？」李若非說着，洪蕙君抿着嘴笑，程浩也笑起來，連聲說：「我們的托爾斯泰，不，我們年青漂亮的普希金，不要開玩笑了。」他一面說，一面拍一下桌子，輕輕嘆氣，若不勝感傷的神氣，哼了兩句得意的京腔：「我好比南來雁，失羣離散。」

「好啊！」洪蕙君拍掌，嬌聲喝彩。李若非捉住了機會，含譏帶嘲地說：「我們的佘叔岩，不，我們瀟洒風流的馬連良。」

程浩聳一聳肩膊，表示滿不在乎的樣子；然在他內心裏卻深深感激他們的恭維，他不時偷看洪蕙君的臉，覺得已沒有從前那麼豐滿；但是，她的風情，她的傳神的眼睛，反因爲經過辛苦的逃難，顯得清瘦一些，更動人憐愛。自己來到漢口，將近一個多月了，從來就沒有一件比較稱心的事，聊以自慰，這使他常常有意無意地表示種種的可憐相，像一個久離母親的孩子，急於要投奔慈愛的懷抱，祈求母親的愛撫一樣。無奈，他的苦衷，洪蕙君是無法瞭解的，她也不能解除他的苦痛；祇覺得在寂寞的旅途中逐着他，又因爲他的介紹認識李若非，在她並不算是損失。李若非也不忌妒他在女人面前，唸詩，唱戲，賣弄才能；不過，他是從來不喝酒的人，也討厭人家喝酒，而今天倆是慷慨痛飲起來，卻非常躭憂。

程浩看他們得意地閑談，現出初次會面時所不應該有的親密，很不痛快；便由個人的失望，立刻聯想到國家的前途，乾一杯酒，沈悶地自語：「唉！南京已經沒有了，漢口的吃食館，旅館，咖啡店，跳舞場，還是生意興隆，利市十倍，唉！唉！」他的聲音有些梗咽，咳一聲嗽，清理一下喉嚨，又大聲高呼：「伙計！再來一壺酒！」

李若非急忙勸阻，知道他的酒已經夠數了；但他還勉強支持動搖的醉態，連連說：「我沒有醉，我沒有醉。」說着，頭已向桌邊傾過去，喃喃地發出有音無義的怪聲。洪蕙君立卽扶他

到沙發上，他在半覺醒的狀態中，始終以爲自己沒有醉，反覺得人家的影子在他眼睛裏晃動，是喝醉了酒似的；其實，他不至於完全失卻知覺，有時候，也許比沒有喝醉的人，還要明亮，他無賴地伸出手來，要求和洪蕙君跳舞。

「華爾滋，湯戈，福克斯……」嘴裏刺刺不休地亂嚷。

「程浩！你不要這樣，躺一回吧！」洪蕙君說着，很不耐煩似地告訴李若非：

「李先生！對不起，我想先走了。」

「你不能走，洪小姐！」李若非懇摯地挽留。

洪蕙君又無可奈何地坐下來。

程浩如同做了一場短促的夢，覺得在夢中的舉動，不免有些粗魯，懊悔的心情，逼着他設法排遣，又低低地唱起戲來！

「……往日裏，飲酒酒不醉，心中有事酒醉人。」

「對！你還是唱幾段拿手好戲吧！我的朋友！」李若非向程浩打了一個安慰似地招呼。便謙恭地請求洪蕙君：「洪小姐！明天上午九句鐘，全國××界抗敵協會借市商會開成立會，希望你能參加。」

「我不是作家，我不配呢！」

「噯！不要客氣吧！」李若非立即揭開手邊的報紙，指示大會籌備的消息給她看：「明天

很熱鬧呢！」他又熱烈地慫恿。

「有女作家沒有？」

「很多。」

「我想認識她們，你能介紹，我參加。」

「一定辦得到。洪小姐住在那裏？我八點鐘來迎接。」

洪蕙君說明了住址，考慮一回，覺得不方便，直捷地回答：「不要了，你把路線告訴我，我自己會來的。」

他便慌忙在一張寫錯了的稿紙上圖繪從××寄宿舍，到市商會必經的路由。程浩哼了幾句戲，突然聽到鋼筆尖在紙上滑走的聲音，高聲叫起來：

「喂！你們寫什麼？」

「寫情書呢？」洪蕙君笑着說。

程浩急忙走過來，嚷着要看他們的情書；李若非沒有理會他，正在聚精會神研究市商會的方向，從××寄宿舍到市商會，有沒有可通的捷徑？

「若非！你寫的是情書，還是天書？」程浩遲疑一下，莫明其妙地發問。

「洪小姐要參加明天的大會呢！她不識路，我想把路線告訴她。」李若非一本正經地回答。

洪蕙君格格地笑起來，程浩有些不好意思，連忙自告奮勇說：「不必煩神了，讓我去迎接！」

「你明天是大會的招待呢，有工夫嗎？」李若非故意提出理由來，阻止他的好意。

「請求大會，就派我專於招待洪小姐吧！」程浩笑了笑，又回頭告訴洪蕙君：「喂！明天七點鐘，我準定趕到你那裏。」

「未免太早吧！」

「不要緊，多等一會，有什麼關係呢！」

「說定了嗎？」李若非揶揄似地問。

洪蕙君抬頭看一看李若非。

「說定了，算數。」程浩肯定地回答。

明天，漢口市商會的大門，搭着花花綠綠的彩牌，從大門到禮堂，都打掃得很乾淨，牆壁上，貼滿了許多驚心動魄的標語，幾條當街懸掛的白竹布，寫着不一樣的字體，使「全國××界抗敵協會成立紀念大會」這幾個斗方大字，遠遠地就給予到會的來賓以最深刻的印象。時間還不到九點鐘，作家們都穿得齊齊整整的，趕到市商會，大家堆着一臉的笑容，打着親密的招呼，一種異樣的興奮熱情，如同小孩子過新年一樣。

待大家坐定，將要振鈴開會時，程浩伴送洪蕙君小姐走進大禮堂。她那一天打扮得特別的

出來，波浪似的漆黑發光的柔髮，細長的眉毛，好像專於爲要參預大會經過長時間細心刻劃的勞績，因爲她身軀纖弱，容貌略帶病態的秀麗，行動的時候，更是輕步姍姍；她的盈盈秋波，她的高視闊步的神氣，都極能代表她的性格和靈魂。程浩披着她的白色春大衣，聽差似的跟在後面，引她到合適的位置上坐下來。她隨手揭開皮包，取出帶有芬芳的美麗的小册子，交給程浩笑嘻嘻地說：「我想請大家題幾個字，留一個永久的紀念。」他馬上拿着小册子，在會場中穿來穿去，和來賓們打麻煩。

李若非急忙走過來，表示他沒有能恭候大駕的歉意。洪蕙君也概括地說明所以遲到的原因。回頭發覺余光義正和薛英小姐低低地談心，他便詩意地向洪蕙君介紹了一番，薛英小姐起身，余光我也即起藍竹布的長衫，磨擦得移動的臂部，招呼了一下。

「若非！你很忙吧？」當余光我說着這話時，從鼻洞裏發出一種不規則的笑聲。

「不忙，不忙，」李若非運用調侃的語氣，一面說，一面走過去。

這以後，他們便雜七搭八地攀談起來。洪蕙君處處當心自己的說話在作家面前顯露出馬脚，竭力避免肯定的斷語，常以懷疑的態度，答覆他們的回問，使他們無從測驗她的深淺。她怡然自得地說：「今天到會的許多名作家，有幾位是她以前認識的；就在主席團之一的霍應長，也曾經聽過他的演說呢。」

「洪小姐是不是會員？」薛英小姐問。

「還不是呢！我不懂入會的手續。」

「塡表，繳費，很簡單。」余元我爽直地告訴她。

「那麼，好，我要請余先生介紹。」

「再商量！再商量！」余元我說着，又回轉頭來，和薛英小姐接上剛纔中斷了的話線。

這時候，程浩已經把一本小冊子題得連篇累牘的妙句拿回來了。洪蕙君一頁一頁地看過去，覺得這些妙句的含義，大抵是稱贊她現在很美，將來還要更好。內容雖然差不多；但都能獨出心裁，不同凡響，比到三年前和丈夫同居時，那些俗客們送給她的喜對，雅緻得多了，從她眉梢眼角間所表現的笑容，證明她對於程浩這一件工作是相當滿意的。

「蕙君！蕭伯訥親筆簽一個字，値四個金鎊呢！」程浩說。

「謝謝你！不過，薛小姐和余先生呢？！」她還有點美中不足似的。

程浩立刻懇求他們題幾句話，不問好歹寫幾個字，讓他完成了這一件値得驕傲的頗爲榮譽的使命。但余元我最不歡喜這一套，竭力推薦薛小姐。薛小姐想不到可寫的東西，便在冊子上畫上一朵花。余元我接過來，敷敷衍衍題了一句詩，直接遞交洪蕙君，笑着說：「對不起，寫得不好。」程浩並沒有知道他們寫的是什麼，連連揚着大拇指說：「好極了！妙極了！」意思是要皆大歡喜，表示他所接受的使命，決非無聊，而是彼此聯絡情感的一種最經濟的方法。

洪蕙君點點頭，充分流露感激的眼光；接着，抬起頭來，飄蕩的視線，向全場的來賓，游

射了一回，隨後，凝視李若非的臉，約莫有一分鐘的時刻。李若非急急忙忙跑過來，好聲好氣地問：「怎麼樣？」

「我要走了。」她把寫滿了妙句的小冊子當作珍寶似地仍舊藏在皮包裏，又繼續問：「今天到會的女賓，都是能做詩，寫小說的作家嗎？」

李若非瞥見薛小姐在隔座。轉過身子，又發現好幾位朋友的太太和他熟悉的女友，她們都着了極漂亮的衣服，把頭髮燙成各種的花樣，儘可能地裝做惹人歡喜的神氣，似懂非懂地聽霍德長在說話。她們像是早知道他的大名或曾讀過他的詩似的；雖然不明白他究竟說些什麼，但如同聽名角兒唱戲，即使一句聽不懂，依然非常欽佩的樣子。李若非深恐觸動她們的反感，不便立刻回答洪蕙君，因把她準備離開必須攜帶的物件，放輕脚步，偷偷帶到禮堂的門口。洪蕙君向隔座的人打一個招呼，跟着就走。

程浩正忙着散發大會的選舉票，自送他們走出了大門。李若非回一回頭，看見他在做鬼臉，他乾脆不理會，便把剛纔要說的話，老實回答洪蕙君：「天曉得！中國那裏有女作家呢！能把情緒寫得淋漓盡致的，看上去都是很少。」

「那麼，她們也像煞有介事地參加作家們的集會，究竟算什麼呢？」她接着問。

「還不是來湊湊熱鬧，出出風頭的。」

哈……哈……哈……洪蕙君輕狂地笑起來。

「所以我沒有替你介紹，除了薛英小姐。」李若非交卸了責任，又補說一句：「薛英小姐是不錯的。」

洪薏君聽得很舒服，決不見怪他沒有介紹到會的女作家。就算薛英小姐能寫文章；但她沒有人家漂亮，更沒有自己出色。她親眼看到全場的來賓，都羨慕她，看她，在小册子裏稱贊她，就覺得自己是偉大，是一隻雞羣的鶴，是大會中一顆閃鑠的星。

李若非把她送出大門，替她雇好車子，她接過自己的東西，滿懷無限的喜悅，和他握一握手，高高興興問：「你今晚八點鐘有工夫嗎？」

「怎麼樣？」

「能不能到漢口球場去？我們再談談。」

「可以。」李若非毫不遲疑地回答。

她走了，李若非死盯着她的車子，她在車上時刻揚起粉紅的綢帕。

卽晚，李若非拒絕一切的酬應，背着程浩他們，準七點半鐘就趕到漢口。時間尙早，跳舞沒有開始，舞場裏衹有幾個晚餐的來客。

李若非坐在幽僻的角隅，叫一瓶啤酒，喝一口，默想一回，淡遠遠的眼睛，從光滑的地板，看到琴師們緊張的面孔，看到他們手裏的梵啞鈴和擺在面前的一架漆黑的鋼琴。場子裏的客人愈來愈多了，看錶，已經八點鐘過了一刻，爵士樂開始彈奏，指揮紳士淑女們的脚步，合

拍地跳動；他有些不耐煩，便從日記本上撕下一頁紙，做起詩來，一種無法忍受的等人的心焦，聯想到最近生活的苦悶，使鬱塞了的詩情，如同逢着甘雨的芍藥似地開着茂盛的花。他很驚奇自己的想像力，能夠寫出許多不容易想像的妙句：

「你是一顆美麗的黃昏星，
當羣星沉落的時刻，
你還是睜開眼睛，
看看我，看看你自己，
又驕傲，又明朗。」

他讀了又讀，覺得每一句詩，都能密切適合彼此的身份，如果給洪蕙君看到，一定會滿意的，他相信。正在凝神苦想，洪蕙君輕捷地走進來，認識她的人，都想打招呼，她裝做不看見。待喘息稍定，便向李若非說明專於爲了這一個約會，好容易給她敷衍了塞滿一屋子的客人。李若非說不出地感激。

「程浩他們呢？」她問。

「不知道，我一個人來的。瞧！我寫了一首詩。」李若非回答時，已把寫成的詩稿，呈獻在她的面前。

她低低地唸下去，知道是爲她寫的，覺得很有味兒，一個初次會面的人，能這樣深刻地捉

住她的性格，她非常奇怪。就大體說來，雖然恭維過了分，但還在旁觀者纔能明白，她自己是不會知道的。總之，她極滿意這首詩。

他們配備了兩客西餐，得意地大嚼起來，李若非希望她能夠喝一點酒。

「酒嗎？」她笑了笑，接着說：「我今天不能奉陪呢！」

李若非點點頭，像已經懂得她的苦衷似的；她的白嫩的兩頰，在美麗的霓紅燈下，現着羞答答的紅暈，他們並不想跳舞，僅是利用一個機會，交換一下各自的心曲；但是，許多漂亮的來客，好像最歡喜關心人家的秘密，常把視線集中在他們身上，使他們每一句話，都得吞吞吐吐，隱藏了一半，無法暢快地表白。這一羣尋快樂的人們，一曲開始，就摟緊各自的情侶，興奮地跳着，場子是那麼小，大家擠攏一起，小姐們的高足，常被穿了方頭皮鞋的闊脚，蹈得吱喇喇地喊叫，如同踏死了許多耗子。一曲終了，就有一陣放浪的淫笑，替代雜亂無章的樂聲，反正大家都另有所爲，也沒有一個人爲跳舞而跳舞。這使存心要細談密語的他們，更無法繼續下去，他們索然寡趣，再勉強坐了幾分鐘，喝一杯蘇打水，便提早離開了。

他們沿着法租界清淨的路燈，在月影婆娑的街樹下，邊談邊走，待換了幾口新鮮的呼吸，纔感覺到像卸下重擔似的舒適。走到法租界的轉角，將要分道揚鑣時，洪蕙君便把始終不願出口的一句話，變換着自言自語的方式，慢慢地說出來：

「滬口球場太擾雜了，我現在真需要安靜，需要休息。」說着，他約束不住動盪的小心，

面貼在李若非的肩，微微地喘氣。

「好吧，我去設法，要尋求一個安靜的地點，應該是可能的。」李若非聲音有些沙沙地回答。

他給這想不到的柔情團困着，無異受了一種變相的懲罰，正想把手伸過去，摟抱她的項頸，親一個吻，減輕一些懲罰的痛苦時，她忽然復活了一個少婦被一時的慾餤所燒毀的理智，板起面孔，退縮幾步，像決心要克服極大的困難似地說了一聲再會，便悄悄地走了。

李若非站在隱蔽的樹蔭下，如中了魔，癡呆地望着，直到看不見她的影子，才拖着笨重的腳步，轉回自己的寓所。

××寄宿舍的門房，看見洪蕙君走進來，便快速地跑到她跟前，面上擁起吃力的笑容，充分表現接待任何住客所沒有的謙恭，膽怯怯地報告：「小姐！今天拜訪你的貴客多極了。晚上，你剛出去，有一位程先生就趕得來，坐在客廳裏，足足候了一點鐘；你剛要走進門，他又走了。」說着，把那些貴客們留下的一札名片，雙手捧給她，又像準備聽候吩咐的神氣，小心翼翼地退到絕不妨礙她的行動的一邊。

她在朦朧的燈光下，把手裏的一札名片，粗粗檢閱一遍。有幾位是她白天在會場上彷彿見過的，此外，有她聞名不識面的人，也有她識面不聞名而官做得很大的人；但大部分在卡片上刻着的名姓，她壓根兒不知道，更不知道這些人為什麼理由要來拜訪她。她好奇地比較卡片上

所刻着的頭銜，嘴裏不自覺地唸下去：「科長、處長、主任、委員……嗜！還有部長次長呢！」突然的驚叫，把門房嚇了一跳，他的心思似乎靈活起來，立刻補說了一句：「小姐！我忘記對你說，今天有十幾位貴客，都是坐着汽車來的。」

「唔……唔……曉得了。」洪蕙君窸窣地跑上樓梯時，從她快愉而放浪的笑聲中，很驕傲地回答。

她一跨進臥房，就脫去累贅的旗衫，披上一件鵝黃色的睡衣，對準鏡子，掠着有些亂蓬蓬的黑髮，閃一閃潔白的牙齒，又蹙一回眉梢，拍一點粉，塗上些許的口紅，忙從箱子裏取出三年前的舊照，和鏡子對立在面前，仔細端詳着。她笑了，低聲得意地自語：「蕙君！想不到你還是這樣年青呢！」

她懶懶地踱過去，坐在當窗的沙發上，夜風搖曳法國梧桐的葉子，沙沙作響，推開百葉窗，月光從葉縫裏漏下來，室內靜穆到可以聆聽昆蟲的嘆息。她覺得，今後的生活，要在不可預測的方向中，急遽地變遷，到澳口不久，就有那麼多的人，圍繞她的週遭，無微不至地使她滿意，眞是生平第一次。「也許，自己的黃金時代，並沒有過去吧？」她這樣想。經過一整天的忙碌，極度的困乏，逼着她要休息；但是，在這樣冷清清的境遇裏，又有一種可怕的空虛，使她煩悶起來，便用最低最深沉的最溫和的聲音，吟誦李若非的詩。在諸色人等中，她相信祇有李若非能夠療治她的空虛，不知不覺引起一種不正當的念頭，燃燒着一般女人所能發生的幻

想，最後的愛情，也許比最先的要強。可是，待想到李若非僅是一個可憐的窮作家，看到桌子上那些貴客們留下的卡片以及丈夫從廣州打來的電報時，嚴酷的理智在警告她，不應該再有這種無聊的幻想，她必須消滅這種不正當的念頭。立刻把李若非寄給她的詩，扯得粉碎，冷冷地笑着說：「嘍！一個有丈夫的女人，還要這樣孩子氣，多傻！」她痛苦地嘲諷自己，開始陷入深思的狀態裏，終以爲把一切的一切，集中在一個人身上，還是初見世面的女孩所慣上的當，她不配再走這樣的錯路了。她比自己是一朵開在荒山裏的好花，丈夫是荒山裏的樵夫，祇有一個切於實用的觀念，把她斫斷當柴燒，有誰來賞鑑她的美；現在，來到漢口，彷彿把開在荒山裏的一朵花，移植到漢口公園裏一樣，覺得到處都是熱烈愛護她的人。她似乎已找到一個充足的理由，藉以容許自己在大時代中起一點波浪，探求從未有過的生活經驗的。一顆灼熱的心，已溶化爲一種力，幫助她排除所有的顧慮，在明天就將開始的生活歷程中，作一次勇敢的冒險。她興奮地走起，稍稍整理一下桌子，把丈夫的快信，電報，輕輕丟在一旁；笑嘻嘻地凝視着自己的照片，偸偸吻一吻，滿懷着無限歡愉的心情，睡到天明，她從來沒有這樣安睡過。

洪蕙君是一個女作家，曾經以最出色的姿態，參加過作家們的集會，還消息，已在一般渴慕者的耳邊，很快地流傳，他們都像除了拜訪洪蕙君就無事可做似的，天天往還於××寄宿舍的門庭。洪蕙君常常坐着他們的汽車，在市場上兜風，奔赴他們的宴會，參預他們的茶舞。那些貴客們，實際上並沒有預聞軍國大事的資格；但在洪蕙君面前，不能不盡量誇張他們的富

有，舉止豪奢，以及有予取予奪的生殺之權。不是這樣，就好像顯得他們是渺小，不能克服凡稱爲作家的女人照例有瞧不起官僚們的傲氣似的。洪薏君捉住他們的弱點，便故示清高，在漂亮的言談之間，偶然提及一兩位聞名的作家，像很熟悉的樣子，證明她並不愛慕榮利。其實，作家在那些貴客們的眼光裏，又算什麼東西呢，他們最瞧不起的是作家，最討厭的是作家；不過，以一個美麗的女人，而兼稱作家，就絕對不是這樣了。他們惟恐她深中作家的毒，清高不失志氣，不肯向他們要求什麼。雖然明知道她也需要用錢，需要跟着時令的變化，添置合適的新裝，但恐懷抱了十二分的好心，反觸着一鼻子的灰。

洪薏君在這樣美滿的環境裏生活着，本來急於要離開漢口的；現在覺得漢口眞不錯，漢口給予她的一切，太使她留戀了。

台兒莊空前的捷音，就在這時候傳到漢口，前線英勇的鬪士們把鮮血換來的戰果，鎭壓了武漢驚遑的遊魂，武漢被歡躍的熱情籠罩着，人們都放寬了心，盡情地享樂，作爲慶賀勝利以後所得着的武漢的穩定。咖啡館，旅館，吃食店，跳舞場，乃至一切神祕的樂園，遲到了一步，就祇有屏除在門外。那些貴客們都忙着尋找漂亮的伴侶，替自己在公共遊玩的場合，裝一點面子。洪薏君在這樣的情形下，便成了大時代的驕子，在同一個時間中，常有許多非應付不可的約會，使她費盡考慮。

李若非從那一晚和她分了手，即挨着漢口所有的旅館找房間，他像公安局派出的密探一樣

每到一家旅館，必須把旅客巡環登記的簿册，從頭至尾審查一遍，根究有沒有空出的房間，他甚至在幾個較大的旅館，預先疏通茶役，在賬房裏丟下定洋，要他們一有空缺，立刻通知。好容易在法租界鐵路飯店的四樓上，發覺有一個房間空出來，他不問好歹，馬上塡補進去。這房間的設備並不壞，不過，前後左右的鄰居，都爲要幹他們願意幹的勾當，塞滿一屋子同嗜好的人們，如果要適合洪蕙君所希求的安靜的條件，當然是相差太遠了；可是，要想調換一個房間，或在清淨地帶的旅館，再找到一個合適的房間，是決不可能的。

李若非急忙函知洪蕙君，說明覓房的困難，要她趕速來。他擺帶了文具，像老僧入定似地關閉在房間裏靜候芳蹤的蒞至。他希望再做幾首詩，消磨期待的痛苦，剛寫定了題目，便一心關注門的響動，門外的脚步聲，茶役喚賊的聲音；心亂如麻，詩的情緒，更是把握不住，他慨嘆自己天才沒落，已不能再寫出過去那樣滿意的詩了。他趕到二樓打電話，每隔相當的時間，便從四樓趕到二樓來，一次又一次地打電話；但是××寄宿舍的電話，眞是忙碌，要想接通一次，非常困難。費了極大的氣力，接通了，而那邊傳話的門房，操着一口湖北的土白，李若非不知道他說些什麽，無論如何聽不淸楚，他開口駡起來，那邊也回駡，互相在電話裏爭吵了一陣，逼着他不能不憤怒地放下聽筒，另謀送達消息的方法。

他沉悶地坐了片刻，寫好一封信，叫茶役直接送到××寄宿舍，鄭重囑托，一定要交給本人，取得確實的回音。

他切盼有好消息帶回來。隔一會，拿在茶役手裏的，仍舊是自己的原信。「那位洪小姐好久不回去了。」他像交卸了一件差使似地說了這句話，立刻就走。李若非想追問一句，他已走下四樓了。「究竟不知鬧的什麼鬼，她需要安靜，需要休息，明明是她自己說的。是不是程浩這個鬼東西拆了他的臺？」李若非默默地苦想。他相信洪蕙君決不是冷酷無情的人，約略知道他和她的關係的，雖也有余先我和薛英小姐；但是他們不會注意這些事。最後，他在程浩身上找到許多證據；好久看不見他，就是最重要最明顯的一個證據。「不必疑心了，一定是他在搗鬼。」他堅決地肯定。

他撳一下鈴，招呼茶役說：「如果洪小姐來，請她在房裏坐。」便輕輕合上了門，馬上出去找程浩。

程浩因為洪蕙君要離開漢口，曾經自告奮勇，代為購買重慶的船票，這件事他是不會忘卻的。在最初，要離開漢口的，不止是洪蕙君一個，像洪蕙君那樣的人，都是早離開漢口一天好一天；所以，到香港的飛機票，廣東的車票，重慶的船票，必須在一兩個月之前登記，按照登記的號數去定購。現在輕鬆得多了，無論要到何處去，都很容易。程浩急於要把這消息告訴她，接連看了她好幾次，從來沒有遇到過一次。

有一天，天剛有點亮，他就起身，草草洗過臉，趕到××寄宿舍，急迫地敲門，門房驚醒起來，發覺是常常來拜會洪小姐的那位程先生。

「洪小姐昨晚深更半夜才回來，你來得太早了，她不到十點鐘，不會起身的。」他似理不理地說。

「噢！噢！我知道，洪小姐託我購買重慶的船票，有辦法了，我必須和她商量，究竟去不去。我在會客室等一會吧。我老是會不到她；但是船不能等她。」他嚕囌地說了一大套，意思是要門房明白他所以要那麼早趕來拜會洪小姐的理由，不至於使他討厭，甚至惹起他別種的誤會；但門房正在睡夢中叫醒，並沒有關心他說明的理由。

程浩在天井裏蹤來蹤去，看看天色。有一株薔薇花開得很茂盛，他嗅了又嗅，摘下一朵，插在自己的紐扣裏，緩步闖進來慣的會客室，瀏覽看熟了的幾張風景畫，撫摩一回枯萎下去的瓶花。陽光已從窗眼裏射進來，幽暗的角落，漸漸明亮，看見有幾天以前的晚報，他隨便拿了一份，坐在沙發上，沒精打彩地翻閱着，幾乎連每一行不重要的廣告都看完了；但是，這一羣求幸福的人們，依然靜靜地安睡，沒有準備起身的動態，他在極度厭倦中，忽然聽得電話機響起來，格林林的聲音，響了好久，沒有人理會；仍舊響着，證明那個人決不灰心。他同情地走過去，拿下聽筒。「喂！喂！」那個人急迫地叫喊，接着問：「你是誰？」程浩想了一想，回問那個人：「怎麼樣？」他們開始簡短的問答：

「請洪小姐說話。」

「那一位洪小姐？」

「洪蕙君洪小姐，請她說話，麻煩你。」

程浩驟吃了一驚，立即巧妙地回答：

「洪小姐沒起身，你有話跟我說。」

「喂！請你告訴她，我就放汽車來，同到公園喝早茶。」

「先生是誰？尊姓大名？」

「她知道的，你就說×祕書，××部的×祕書。」說着，電話截然地掛上了。」

程浩在無意中發現這祕密，鬱積已久的疑團，像冷石塊沉陷到海底，似乎鬆動了一些；但失望懊恨的心情，又使他因乏味掃興而感到說不出的困倦。他回到天井，呼吸一點新空氣，看見門房已從屋子的角落裏轉出來了，便把剛纔的情形告訴他，並且要他對洪小姐說：「他在這裏，是有兩個鐘頭了。」

隔一會，門房跑出來，高高興興地說：「就來！先生！」

時間已經快八點了，他疑心那位×祕書就要到來，奪去了他和洪蕙君談話的機會，一種坐立不安的神色，充分表現他的焦灼和苦悶。待發現洪蕙君姍姍走來時，汽車的聲音已隱約傳入他的耳鼓。他站起來，走了幾步，像是迎接又像是生氣似地說：

「蕙君！眞不容易覓見你，你變成要人了！」

「誰知道你這麼早就跑來。」洪蕙君說着，倒在沙發上，雖然經過一夜的睡眠仍未能祛除

她的疲憊似地伸一個不雅觀的懶腰。

「君你，還像在做夢呢！」

「哼！……哼！……」洪蕙君從鼻管裏發出默認的笑聲，半閉着眼睛說：「我的人，眞的，變得太不成樣子了。」

「我勸你還是離開這裏好。現在無論到那裏，都不像以前的擁擠了。你要到重慶去，後天就有船。怎麽樣？要不要代你把艙位定下來？」程浩關切地建議。

洪蕙君低下頭來，手托着下頷，像在運用她的思考，研究今後的方針，她不能立卽回答。

就在這時候，門房忽忙跑進來，恐程浩聽着不高興，聲音低低地說：「×祕書來了，汽車在門口，要小姐馬上去。」

「我早知道那個×祕書就要來的。那麽，你應該走了。」程浩不悅意地說着，點點頭轉身便走。

「噯！不要走，我有話和你說，我高興和你多談談。唉！誰願意敷衍這些人，討厭得要死，又沒有法子，不能不理會他們。」洪蕙君說時，像非常眞切的樣子。

門房第二次跑進來，不加思索地報告：

「小姐！×祕書着急了，在車上發脾氣罵人，他要你立刻就走。」

洪蕙君不答覆，快速地走近程浩，親切而溫婉地說：「程浩！對不起，看樣子我非去不可

了。今晚上我拒絕一切的約會，在這裏等候你，你無論什麽時候都可以來。」

「不，我不能來，我今晚有點事。你既然不到重慶去，我的責任算是交卸清楚了。」程浩的回答。

「你一定要來，我有事和你商量，你知道，這件事是不便和別人商量的。」洪蕙君在說着這話時，聲音不同她尋常一樣。

程浩不知道她究竟有什麽事必須和他商量，神秘的誘惑力，使他忘記所有的不快之感，沉着地回答：「好罷！晚上見。」

「晚上無論什麽時候都可以來。」洪蕙君又興奮地加重了一句。

他們並肩走近××寄宿舍的大門。洪蕙君輕輕把手一推，程浩機警地退一步，躲到門旁，從門隙裏窺探那位×秘書胖胖的臉，大頭肥耳，項頸裏堆積臃腫的肉，臃腫得縮短了人類應有的高度。當洪蕙君走上汽車時，他便得意地發出哭一般的笑聲。像時刻記掛自己的官銜，是××部的秘書，在他粗硬的掌心裏，自以為掌握着了不起的權力；所以他一點都不自慚形穢，仍舊忝居洪小姐的愛人之列，表現着使旁觀者都非常難堪的肉麻的動作。程浩目擊這情形，說不盡憤害，他不知道像洪小姐那樣聰明美麗的女人，為什麽要親近這樣一隻不懂事的蠢豬！汽車在放氣，他也跟着噴一口氣，吃着汽車揚起的塵埃，在馬路上徬徨而無所適從地走着，腦海裏浮起不可理喻的幻想。

程浩送別了洪小姐，走出××寄宿舍，空虛，悵惘，心靈找不着寄托，像遺失了一件貴重的物品似的。很想到俄國咖啡店小坐；但一個孤獨的人，又提不起這樣的興味。最後，決定轉回家去。

到家，看見桌上留下一個條子，是李若非寫的，說明沒有什麼事，不過來看看他而已。他也希望急於看到李若非。又立即開門走出去，跑到李若非的寓所，纔知道他在三天之內，從沒有回來過。

程浩急忙雇一輛車子，到處找尋李若非。李若非爲了探求程浩的下落，也在那一天早晨，跑到××寄宿舍。他們剛剛走。他從門房那裏探知程浩和洪蕙君的消息，洪蕙君和×祕書的關係。他氣極了，憤怒地留下一封信，說明他本不必到鐵路飯店找房間，完全爲了她的要求，他已等候三天了，期待的苦痛已經夠受，算了，一切就此結束，趕快把詩稿退還他，這是他心血的結晶，他不願把這樣寶貴的禮物，贈給不相干的人。懷着無限惱恨的情緒，趕回旅館，算清三天的房金，連忙搬到武昌去，在一家小客棧裏住下來。他討厭一切的人，甚至憎恨漢口。

程浩也終於沒有找到李若非，疑心他失了蹤，他希望在晚上會見洪蕙君以後，得着確實的消息。

是一個早春的旁晚，薄薄的霧氣，籠罩漢口的屋頂，法租界的街燈，在朦朧的霧氣裏抖顫。程浩對於洪蕙君的約言像有堅決的信任似的，勉強拖着疲乏的腳步，蹣跚地走到××寄宿

會，困倦的眼睛裏，燃燒着希望的火餘；但是，洪蕙君並沒有回來。

他回到距離不多遠的俄國咖啡店，耐着躁急的心情，喝了一杯苦味的咖啡。又跑到××寄宿舍，依舊看不見她的影子。

「不行，不行，她又不會回來了。」程浩咬緊嘴唇，憤恨地自言自語。看時間已是十一點鐘，錶的長短針像賽跑似地比平常特別的快，他不再癡心在街頭徘徊了，他決心忘記了這個不忠實的約會。「管他呢，我並不變愛她。」他在百無聊賴中，找到一個自我寬解的理由。但是，這是不堪的奚落，當着她無恥地抱在那隻蠢豬的懷中時，她將成着怎樣一顆鄙夷的心，侮辱他的人格呢！他被漸隱漸現的自尊心苦惱着，在街樹的蔭影下，偸偸地回去。

突然，一輛汽車迎面衝過來，他敏捷地躲過去，他的侷促，引起車中人嬌滴滴的笑聲，回頭看，背影彷彿是洪蕙君，傍坐着一個上海買辦似的大腹賈。車子距離他很近的轉角，停下來了，由於好奇心的鼓勵，逼着他加快脚步，追趕那女人去。眼望着一個妖嬈玲瓏的女人，在那彪形大漢的肘掖中，擁下車來，邊說，邊笑，直從巷弄裏竄進去。看情形，像從跳舞場來，而忽忙得意的神氣，又像剛要投奔神秘的樂園，盡量享受那不可言說的夜生活似的。他站在巷口微明的燈光下，發現那女人如同瘋了一般地倒在那大漢的臂彎裏，嘴裏喃喃地不知說些什麽，接着，是一陣放蕩的笑聲，隨着開門的聲音，一同隱沒到華麗的屋子裏。

「天喲！正是她！」程浩不自覺地叫起來。

他仔細着，伴着她的那個彪形大漢，並不是白天看見的×祕書。×祕書也許不知道這件事，他的命運，是一樣可悲的，程浩不但沒有仇恨他的心，對於他，反引起一種惻隱的敬意。

洪蕙君像脫離樊籠的鴿子，又經過好幾天，才飛回自己的寓所。她一走進門，門房便交給她一個電報，是從廣州打來的；還有李若非留給她的一封信。

「有人來過沒有？」她問。

「沒有，誰都沒有來過。」門房說着，像忘記了什麼似地想了一想，又繼續說：「噢！不錯！那天晚上，常來看你的程先生，是連來過兩次的。」

「他說些什麼？」

「什麼都沒有說，小姐！」

洪蕙君非常懊喪似的撥轉身子，就走向自己的臥房。

推開房門，一陣發霉的氣味，沁入心肺，幾乎嘔吐起來。這樣糜爛的生活，雖然使她煩厭得要哭死；但她生有潔癖，祇得彎曲瘦弱的腰背，忙着打掃，揩拭書桌上的塵埃，整裏衣廚裏的服飾，把牀底下亂七八糟的皮鞋，集攏在一起。她疲乏得不能支持了，深深嘆一口氣，躺在沙發上，看着許多同住的女客，都像羞與爲伍的神氣，打她的門前走過去。她有些酸心，便憤憤地罵出來：

「不必假正經罷！誰的底細，誰都明白。」

她不願再見她們的怪樣了，睜開淡越越的眼睛，沒精打彩地望着屋頂的天花板。

她覺得此刻已不如從前，人們都把她遺忘了；可是，她並不知道人們爲什麼要遺忘她，如同她在不久以前，不知道人們爲什麼要恭維她，愛慕她是一樣。

她不敢拆看廣州打來的電報；但是，電報裏說些什麼，她無須看，不看也徹底知道的。她事願一切關心她的生活，關心她的健康的人，都忘記了她，特別是她的丈夫；她的思慮和想像，最近也在這方面嚴格的訓練，希望訓練成鋼鐵一般，硬着心腸，忘記了一切關心她的人，甚至是自己的丈夫。她從這些人那裏，聽來的忠告，接到的信，尤其是丈夫從廣州打來的電報，她的良知便在昏迷狀態中覺醒起來，檢舉她的罪惡，控訴她的醜行，她的靈魂如同受了炮烙的毒刑，片刻都不能忍受。

她把丈夫的電報，輕輕擱在一旁。絕不耗費思索似地拆看李若非的信。

「那個很好，若非！你生氣了。你永遠不理我了。」她繼續看下去，忽然瘋狂地笑起來：

「哈……哈……哈……還要索回詩稿呢！傻子！詩有什麼用呢！早給我撕毀了。」

她的疲乏的身體，受了意外的刺激亢奮起來。想起程浩，也給她玩一個花鎗，斷絕了對於她的希望，她很得意。

她初到漢口，原希望在國難中做一點事的，她並不崇拜升官發財的人，常常歡喜和比較超

功利的作家們來往。現在，她最怕見這些人，所有的好人她都怕見，就是，表裏不一致的好人，她也遠遠地躲開他們的。她願意和×部的×祕書，銀行老闆，買辦，大腹賈……這些貪利作惡的人混在一起，一刻都不願意離開他們。他們在她面前，從來不曾誇張自己是了不起的正人君子，也不曾說過一句假仁假義的話，所有談話的資料，都是他們在空前的國難中，依然能夠吃得胖胖的，長得福氣團團的一大篇作惡的祕史，你說他們是壞蛋，他們不否認，你說他們是惡獸，他們也能首肯，你說他們連惡獸都不如，他們都不否認。她自己在一般正人君子的眼光裏，當然是壞到極點了；但是，在他們之中，她覺得自己還沒有完全失卻了人性。她生活在他們之中，滿足了鯨魚一般的慾壑之後，仍覺得是高高在上，能直接駕馭他們，他們雖然醜陋得可怕，甚至粗魯得和蠢豬一樣；但當他們率直地暴露原始的獸性時，她覺得非常有趣，比世界上任何成功的藝術品，還要美麗。

她決心這樣生活下去了。她以爲除了自己的丈夫之外，並不愧對任何人，她不愛任何人，也不希望任何人愛她。不過，祇有丈夫死命地不放鬆她，逼着她回去，非常不舒服，簡直是難受的懲罰；所以，她最怕接到丈夫的電報，不敢看他的電報。

她到了漢口以後的生活，特別是最近的生活，從不使她丈夫知道的；但是，丈夫因爲太關切的緣故，她的情形，已從朋友的傳說中，知道得很多了。他便立定主意，偷偷地從廣州飛到漢口。

這時候，她已從××寄宿舍搬出去了，經她丈夫到處尋訪的結果，是住在法租界一家旅館裏，至於同住的是誰，他不知道，他很想認識那個人。不過，這在客牌上，旅客的巡環簿冊裏，是不容易發覺的，他也就在那個旅館裏住下來了。

他不以為自己的妻像朋友所傳說的那麼壞。他知道，妻的身體，一向是孱弱的，在逃難中，說不定又遭遇着意外的風波，更損害了她的健康，因此，從喧鬧的寄宿舍移住到比較安靜的旅館裏休養幾天，是十分可能的。他不敢從壞的方面，推測許多不幸的變故，摧毀甜蜜的幻想。他們分離好久了，祇要她能生活很好，長得像一朵鮮豔的玫瑰，他什麼都可以原諒。他白天從廣州飛到漢口，經過長途的空航，已經夠辛苦了；但是，他無論如何睡不着，他熱望自己的妻帶着新婚時那樣美滿的幸福，投到他的懷抱裏來。

深夜，人聲已靜，他朦朧地合下疲乏的眼睛，但靈魂還是醒着的，淡綠色的牀燈，放射優美的柔光，在他的意識裏輕輕搖晃。他翻一個身，彷彿一陣親切的細語，隱約傳入他的耳鼓。他凝神靜聽，這聲音是從隔房來的，最初，如同患肺病者一般的低弱的呻吟，接着，像是一隻饑餓的貓拖着獵捕的大耗子蹬在破屋上死命地嚼食，屋頂吼吼地響，幾乎要傾倒的樣子，約莫經過相當的時間，便從幾滿滿的喘息中，聽到尖銳的難於忍耐的叫喊：「跛腳！」，那隻饑餓像放鬆了他的爪腳，喘息就沒有剛才的急促。跟着是旋轉而遼遠地祈求：「親愛的野獸！當心你的腳爪，不要殺了我啊！」緊接着一陣快活的笑聲，從寬闊的聲帶裏發出來，行所無事地

說：「蕙君，我的小羔羊！你是我的什麼？」

「我是你的……」她停一停，不立即說下去。

「你說呢？你是我的什麼？」那個人在催逼着。

「我是……我是你的姘媽。」格吱吱地笑起來。

「你再說，我揍死你。你究竟是我的什麼？」

「我是你的姘頭，你的相好，你的妻。」

「好！好！親愛的，你是我的心肝，我的命呵！」

一種古怪的聲音，響着，響着，不斷地響着，如同小孩子嘘吹走了氣的糖喇叭一般；他們又鼓起餘勇死命掙扎了一回。彷彿握緊了彼此的要害似的突然放聲狂笑了一陣。他們都心滿意足了，幾分鐘後，牛一般的鼾聲，擊破深夜的沉寂。

這種種，都毫無遺漏地傳入他的耳鼓。他彷彿聽到那個人親切地喚喊妻的名字；而那個女人的聲音——特別是他的笑聲，正是自己的妻。他恨極，就是立刻對準她的心，一槍射過去，消滅醜的生命，並不能消滅他心中的恨。「唉！打死了她，不過侮辱我的槍。我不應該比這個醜惡的女人更偉大些嗎？」他咬緊牙關，痛苦地自語。

天要亮了，他們還是快樂地酣睡着。「這一對幸福的人，是不會知道醒着的人，在這裏熬人類無法理解的痛苦的。」他在想。他覺得當面教訓她，罵她，拔出手槍打死她，這種種都

是搭救了她，給她一個最後懺悔的機會。無奈，她的靈魂已深中魔鬼的誘惑，陷入無可挽救的苦海，她不配再受這樣寬宥的恩典了。他如同做了一場惡夢，用着極大的克制力，洗淨情感的成分，盡量宣洩思慮中的悶熱，回復到平旦時清明的理智。便立即算清房金，整頓行裝；並給茶役以超過意外的重賞，要他在離開以後，把他寫下來的幾句簡單的話，傳給那個幸福的人。

「我來過了！為了你的幸福，我忍着痛，犧牲了自己的幸福。」下面署着他的名字。

茶役不明白他的意思，依照他的囑咐，當着洪蕊君像一隻癩母狗剛從牀上滾下來時，就送到她的手中，她一眼看下去，看到丈夫的名字，驚駭得要哭，急忙問：

「人呢？」

「走了！」茶房的回答。

「到那裏去的？」

「不知道。」

「嚇」的一聲，慘絕地叫起來。她叫醒汨沒了的理智，消滅了的人性，她覺悟自己是曾受高等教育的學生，是大時代中一個有為的女性。這是多麼可怕的活地獄——她所居留着的地方。她和什麼人在一起？是可怕的惡魔，是吃人的野獸，她不敢看，不敢看。立刻披着髮，哭紅了眼睛，不顧一切地衝出來。

那個人使命地拖住她，她奮力咬破他的手，鮮血如注地往下淌。

「你瘋了！你瘋了！」那個人一壁忍着痛，一壁嚷着追出去。

但是，她已去遠了。

「淫婦！婊妓！遭漢子的賤貨！」那個人已覺得無可奈何似的，一路狠毒地罵進來。

洪蕙菁趕到飛機場，又趕到火車站，倉皇的神色，正同她初到漢口時一樣；可是，終於沒有發現丈夫的影子。

她去找寇浩，撥了，連忙跑到李若非那裏，也不知去向。一個人在馬路邊百無聊賴地走着，她的神志忽然清醒，企圖在所有認識的人們中，發覺可以告語的人，便想起薛英小姐和余无我來；但是，到那裏去尋找他們呢。那時候她明白了，澈底明白了，她是被大時代所遺棄的人，人們都不寂寞的，祇有她是大時代中一個最淒孤的人！

中華民國三十年三月初版
中華民國三十二年六月渝第一版
(80407渝粉)

大時代文藝叢書
夜奔

渝版粉報紙
定價國幣貳元肆角
印刷地點外另加運費

著作者　王平陵
發行人　王雲五　重慶白象街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印刷廠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各地

